

第九屆

# 美和瑞昌文藝獎

為了推廣本校藝文教育活動，鼓勵學生藝術創作之風氣  
「瑞昌文藝獎」比賽鼓勵學生以創作方式  
相互分享文學的性靈，從而提昇文學欣賞的能力  
有了創造，作品才能受到鑑賞，作者的靈慧才能傳承久遠



## 得獎作品集

主辦單位：美和科技大學圖書館、通識教育中心、文化創意系、珠寶系



美和科技大學圖書館  
LIBRARY, MEIHO UNIVERSITY

專案聯絡人  
田博仁先生  
(08) 7793821轉8158

## 目次

### 小說

第一名	【沒有名字的小鎮】	蔡宜蓁	4
第二名	【浮生，若夢】	巴珮樺	30
第三名	【Honeysuckle】	李婉菱	48
佳作	【花式滑冰狂想曲】	陳欣伶	70
佳作	【True End】	蔡宜靜	87

### 散文

第一名	【巨人受苦記】	陳紀杏	100
第二名	【英雄】	宋晏綾	104
第二名	【出口】	鄒昫珊	106
佳作	【看山】	胡文馨	108
佳作	【莫忘初衷】	梁家婕	111
佳作	【途中】	吳達人	113

現代詩

第一名	【影，化身】	黃瑜修	115
第二名	【心理師】	張鳳菁	117
第三名	【〈考試〉】	林奕辰	119
第三名	【阿弟仔】	蘇卉純	121
佳作	【妳不在了】	李婉菱	124
佳作	【遺愛】	張藝馨	126

攝影組

第一名	【滿路香   飄滿鄉】	張曉鈞	127
第二名	【心安之處】	黃伊廷	128
第三名	【恭送王駕】	許清祥	129
佳作	【問】	鍾又欽	130
佳作	【文化采風縮影】	曾奕瑄	131
佳作	【承襲中華文化】	林裕哲	132
入圍	【照耀前途】	徐瑋呈	133
入圍	【大武山的孩子ㄋㄚˇ~麼美】	鄭宇涵	134
入圍	【籤櫃】	劉峻修	135
入圍	【收成】	楊欣宜	136

## 【沒有名字的小鎮】 蔡宜蓁

### 第一章

「熱牛奶嗎？小孩子別喝咖啡比較好。」她將瓶裝牛奶從冰箱裡拿出來，倒在小鍋子裡後放在瓦斯爐上用小火熬煮，在這樣的咖啡店裡，漸漸沸騰的乳白色液體像是沒必要存在的陪襯，鼻腔被滿是咖啡味的空氣給環繞住。

「叫什麼名字？家裡有幾個人？大概幾歲呀？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小鎮嗎？」她一連拋出了好幾個問題。

熱牛奶被倒進了純白的馬克杯裡，霧氣不斷從杯口冒出來，我覺得頭好暈，世界好像一直在搖。

「我想洗澡。」我開口說道。

「噢... ..，噢當然。跟我來吧！」她起身帶我向吧檯裡走。

那是一條小小，開有黃光的走廊，走廊的牆上掛有幾幅小朋友亂塗鴉的畫，再往更裡面走到底，有個小廚房和擺了些水果的木製餐桌，角落擺放冰箱的旁邊有個同樣是木製的樓梯手把，手把上掛著幾件女款式的大衣。

「廚房和樓梯間的燈在這裡。冰箱旁有飲水機，想吃什麼可以從冰箱或櫃子裡找，如果沒找到可以跟我說，所有食材和家庭用品我會統一在禮拜六一起採買。」她說完後便帶我走上二樓。

2樓分別有3間房間和一間有浴缸的浴室，採光很好，傍晚的夕陽從通往3樓轉角處的大面玻璃窗灑進整棟房子，像是金色細小的粉，把冷空氣覆蓋的暖烘烘的。

「比較大間的臥室是我和我另一伴的。這間比較小，角落放一大堆的模型和戰艦的房間是維維的，哦！忘了自我介紹，叫我菲菲就好，是咖啡店的老闆娘，也是一個7歲孩子的媽，然後... ..」她還沒把話說完，忽然有聲音從樓下傳來。

「菲菲！在嗎？我要一杯拿鐵！」低沉的聲音大聲的喊道，緊接著是急促的脚步聲，一顆男人的頭從樓梯口冒了出來。

「明明就在啊！也不出聲，真是的！快幫我泡杯拿鐵，我帶了包餃子給妳們。」他說道。

「好，馬上來了！嘿！妳自己可以吧？另外角落那間房間是倉庫，妳的房間在3樓，走上去就看的到了。妳先在這間浴室洗澡，乾淨的衣服和毛巾都已經放在架上了。我先下樓去忙，妳自己隨便走走看看。」她將身子蹲低到和我平視的高度，並拍拍我的肩，對我笑了笑。

淡褐色的中長捲髮，大大的眼睛和小小的嘴，像是洋娃娃的五官貼在有一點雀斑的白皙臉上，笑起來嘴角有幾條讓人有親近感的細紋，身形偏瘦，人比我高半顆頭左右。

「對了，晚點記得下樓吃飯！」菲菲說完後，小碎步的跑下樓。

隨意沖洗後，天色比前些時間更暗了些，腳被繃帶纏住的地方已經不再流血，帶著從身上換下來的髒衣服走上3樓。

那是間不算太小的房間，但也不大。淡粉色的床單和棉被是同款式的，枕頭套則是純潔的白。門的對側有個可以看見整個鎮上風景的窗戶，床邊的書桌放著小檯燈和幾本心理醫學的書籍。

我倒在床上，任由濕漉漉的頭髮被棉質被單給吸乾，再吸乾。昏昏沉沉的，我閉上了眼睛。

## 第二章

我是孤兒。

在孤兒院待了17年了，不知道自己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大家管我叫小秦、小秦的，就因為院長姓秦，為了方便就以她的姓氏命名。秦小姐是尖酸刻薄的女人，飯只能吃一碗，因為預算不夠。一件衣服有時要穿個2、3天，因為大家一起洗衣服洗衣機會太耗電。晚上9點燈一定全關，上廁所只能拿著床頭那種裝著電池的手電筒照明。

她在我5歲時，說我只要到了8歲就會被家人接回去，10歲了我還是聽她這樣說，然後12歲、15歲仍沒有改口。她說我的父親是集團總裁，所以我是有錢人家的孩子，而賴肥，那不知道天高地厚，和我同年進孤兒院裡的小霸王，不知道從哪裡聽到這個消息，整天拿我來說嘴。

「家裡再有錢又怎麼樣？還不是跟我們一樣生活在這裡！哈哈！妳一定是私生女所以妳爸爸才不敢把妳接回去，來的時候連名字都沒有，還借用秦小姐的姓氏當名字，笑死我了！哈哈哈哈哈！」他將我推倒在地上，全部的孩子都圍過來看笑話，一邊「小秦、小秦。」的叫喊著。

沒多久後，我逃出去了那個我不該存在的地方。翻過圍牆從白天跑到晚上，我知道沒有人會在意我，也許秦小姐還會在暗地裡竊喜可以少一分飯錢，而賴肥和其他孩子可能會有點失望，因為他們少了我這個玩具。

想到這我不禁開始可憐他們。那些無知的小孩。

這段在外流浪的日子，垃圾桶裡別人吃剩的食物也美味無比，躲避警察的刺激感，讓我嘗到了自由的滋味。鞋子從磨平到破洞，右足跟不斷冒出鮮血，我知道只要等個幾天它就會結痂，跟我過去那些傷口一樣。

「喂！不要跑！」一個穿著休閒服，肚子又大又圓的男人朝我小碎步跑來。

我轉身準備跑。

「等等！等等！我不是警察，也不是壞人，別跑啊！我只是想幫妳。」眼見他使了個眼色，另外兩個看起來一樣不正經的男人從兩邊走了出來，並帶著詭異的笑容。「觀察妳很久了，小妹妹，迷路了嗎？叔叔可以帶妳回家啊！」他們色眯眯的看著我說道，同一時間一起衝向我。

我拔腿狂奔。雖然已經幾天沒有吃東西了，但胃仍因為緊張而開始翻騰，腳磨破，結了一點痂的傷口，又被紅色黏液給浸潤，腿一軟我便跌倒在地。

「警察!警察來了!你們不要跑!」一個女人的聲音由大聲轉為小聲，像蚊子飛來耳邊振翅的聲音。我昏了過去，隱約覺得身體被扶起。

「嘿，小寶貝。」眼睛睜開後菲菲坐在床邊，她伸手搖了搖我的肩，又摸了摸我的臉。

「怎麼不把頭髮吹乾呢?哎呀!忘了拿吹風機給妳。下來樓下先幫妳把頭髮吹乾，然後再吃飯。維維他們已經回來了呢!他說好想見小姐姐。」她將我扶起並對我笑了笑。窗外的路燈把沒開燈的房間照亮了，月亮也已經探出頭來。

「來，手給我。腳的藥也要換了。我們先把頭髮吹乾，吃完飯後再說吧!」她牽起我的手，離開了床。

「媽媽!我不要吃芹菜!芹菜很臭耶!」

「不許挑食。媽咪煮飯煮得很辛苦，而且芹菜是王伯伯種的，你不是很喜歡王伯伯嗎?妳如果不乖乖吃掉它的話，王伯伯知道會哭哭的。」

一個西瓜頭男孩和一個背對著我的長髮女人正在進行不許挑食的對話。

「哇!維維!你看看這是誰?是小姐姐耶!」

「小姐姐!」

那個叫維維的小男孩興奮地從餐桌前跑來躲在菲菲的身後，一對眼睛又大圓的，不停地眨呀眨。

「維維，你去帶小姐姐來吃飯，還有快來把碗裡的芹菜吃完。」那個黑色長髮的女人轉過身看著我說道。

她帶著一副黑色粗框眼鏡，眼角有個小痣，因為沒有瀏海所以前邊的頭髮被勾在耳後，普通身材，看起來很高。她沒有笑，直到對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後才稍稍勾起嘴角。

飯後菲菲替我們泡了一壺茶後就和維維一起在後邊洗碗。

「我叫路佳。是鎮上的心理醫生，凡是進來這鎮上的人都要來見我。這鎮上沒有警察，頂多就是居民組成的保衛大隊，所以我們經過評估確定不是危險的人才會成為鎮上的居民。慧雯有告訴過妳鎮上的規定嗎?就是那個帶妳來我們家的女人。她是鎮長。」路佳從壺裡倒了杯茶給我後，也替她自己倒了一杯。

「沒有。我在她的辦公室醒來後，她就帶我來這裡了。」

「我知道規定嘞小姐姐!第一:要乖乖的，不能做壞事。第二;晚上十點前要把功課全部做完，洗完澡然後躺在床上睡覺。還有第三… …。」維維手上洗碗精的水被他甩來甩去，地板滴了幾滴。

「小寶貝，走，請媽咪幫你洗澡，讓媽媽好好跟小姐姐說話。」路佳摸著他的頭說道，並向菲菲使了個眼色。

「小寶貝走吧!媽咪帶你去洗香香，等等就要寫作業囉!」菲菲走過來牽起維維並拍了拍路佳的右肩，來回撫摸了一下，才帶著小孩上樓。

「媽媽!妳要快點上來陪我寫作業哦!」稚嫩的聲音越來越小聲，路佳轉身看了樓梯

間又轉回來面對我，看著眼前冒著熱氣的茶。

「知道了。」她回應著他。

「呃… …我們剛剛談到哪了?哦!我兒子剛剛說的並不是鎮上的規定，那是我和菲菲替他訂下的規矩。這樣好了，明天早上妳和我一起去上班，我順便排個時間給妳，就當聊聊天，不用太緊張。」

「知道了。」我揉了揉眼睛看著她說道。

「回房間休息吧!杯子放著就好了，我會收。」她說道。

走上二樓經過浴室時，聽見菲菲和維維的嬉笑聲，這幸運的小男孩，童年有滿滿的愛，而我的童年只有秦小姐嚴厲的神情。拖著沉重的身軀，我緩慢地走回房間。

### 第三章

「嘿… …噢!怎麼沒開燈?啊!妳在睡了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一陣敲門聲後菲菲帶著醫藥箱開了燈走進來。我從床上坐起。

她走來坐在床邊，抬起我的右腳放在她的腿上，並拆開了繃帶，那繃帶上還有一點凝固的，深紅色的血。

「慧雯說這傷口在包紮的時候還在流血。我先幫妳消毒好了。」

她將髒的繃帶丟在地板，仔細檢視著傷口又說道：「哇… …真的有點嚴重，但還好已經不流血了。我上個優碘消毒一下，可能會有點痛哦!」

她拿起優點左右搖一搖，打開瓶蓋把那接近黑色的液體倒在棉花棒上，雪白的乾棉花被浸溼，染上了色澤。

她一圈一圈的將藥水塗抹在傷口上。

以前秦小姐也會這樣幫我上藥，我總是因為疼痛而動來動去的。但也許是因為菲菲不像秦小姐那樣粗魯，所以我才沒什麼刺痛感。

「維維今天挺難哄睡的，在睡前還嚷嚷著要我明天放學帶他去公園玩盪鞦韆後才要回家。」路佳走上來站在房間門口看著正專心替我上藥的菲菲說道。

「妳答應他了嗎?去公園玩的事。」她把新的繃帶緊緊的纏在我的腳上後，看著站在房門口的路佳說道。

「是啊!怎麼?妳不高興嗎?我知道我們說好做任何決定前都必須跟彼此溝通。但拜託!只是去個公園而已!而且他今天作業寫得挺不錯的，獎勵一下他嘛!」

「我沒有生氣，只是最近鎮上的事情特別多，我不想要妳太累。去公園我可以帶他去啊!下班之後我只想要妳多休息，最近我知道不好過… …。」菲菲蹲在地板收著醫藥箱，原來勾在耳後的頭髮掉了一些遮住了半邊臉龐，她又將它們勾回去。路佳走了過來，蹲在她的旁邊，手在她的肩上來回撫摸，那動作和菲菲早些時候摸她的肩是一樣的。

「噢!每天下班回來看見妳就不累了呢。」她淡淡地向菲菲說道，眼神已經不像早些時候那樣尖銳，而是平靜的像偶爾才有波紋的湖水，是那樣的溫柔。原先放在菲菲肩上的手也開始收拾旁邊的髒繃帶，這一連串的動作反射到我眼裡，再投射

到我的心，好像心理缺的那個大洞，正悄悄的被填滿。

「明天這小姑娘可以借我帶走嗎？我想排個時間給她。」

「明天？明天不會太快嗎？再讓她休息個 2、3 天不行嗎？」

「我想說既然都住在我們家了，越早了解彼此越好。對了，妳叫什麼名字？」她們邊聊天邊起身後一同看著我問道。

這個夜晚過得很漫長，房間的燈關了，我將拉上的窗簾又拉開，站在床邊發呆了好久，這才發現到了深夜時鎮上的路燈全被關掉了，照亮路面的是滿天的星星和那顆指引人心回家的月亮。

「我沒有名字。」我知道說謊是不對的。但是要我講出那兩個諷刺的字，也就是他們所謂的名字，我還真的說不出來。

就算不抬頭看，也能用餘光瞄到她們互相對看時的表情，然後路佳開口說道：「明天妳會有的。晚安，早點睡。」

這個夜晚過得很漫長。我將頭倚在窗邊不停地想。

「小姐姐！小姐姐起床了！太陽曬屁屁啦！」維維穿著學校的制服跑上我的床跳來跳去的喊叫道。

用手揉了揉眼睛，天已經亮了，我將臉埋進枕頭裡後沒幾秒後坐了起來。

「我起床了。」也許是知道自己沒資格擁有那麼美好的早晨，像是：聽見外面的鳥叫聲、在舒服的被窩裡醒來、有個像鬧鐘般有活力的小男孩，以及這樣的一個地方，真像是一個家。

下樓後聞到的仍是昨天下午的咖啡香。菲菲煎了幾顆蛋，路佳坐在餐桌前喝咖啡看著報紙，抬頭看了我一眼。

「早啊！昨天睡得還好吧？餐盤在那邊，自己拿，當自己家。」她看著我說道，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咖啡。

家？當自己家？有家的感覺是什麼？是像現在這樣嗎？大家一起吃著早餐？

「昨晚睡得還好吧？」菲菲走來也問了一樣的話，然後遞了裝著 2 片烤土司和一顆剛起鍋的蛋的盤子，放在我的手上。

「恩。從來沒有那麼好過。」我說完後坐到維維的旁邊。他已經狼吞虎嚥的吃了起來，吐司的屑屑掉的滿桌子，路佳起身幫我們倒了牛奶。

「小姑娘，昨天晚上我們討論過妳的名字了，想聽聽看嗎？」她說道。原本在洗鍋子的菲菲聽見這番話，將手上的泡泡隨意的抹在圍裙上，走到桌前站在她的旁邊，兩人互相對視後對著我微笑。

「靜庭。」

十多年來我終於有了比較真實的名字，而不是因為方便而隨意給予的”稱號”，它不像小秦兩個字，給我那麼沒意義的自卑感。

路佳的診所不像傳統的醫院，顯得那樣“慘白”，除了門口那盞白色的燈以外，其他都是鵝黃色的吊燈。幾面牆是蘋果綠，另外幾面則漆成淺粉色。空氣裡有一點花香，但不清楚是什麼品種，伴隨著小聲的古典樂，讓人以為躺在戶外的草皮上，又像是坐在音樂廳裡。

「剛載維維去上課嗎？咦？妳身後的人是誰啊？」一個穿著白袍的高大男人問著路佳，並對我笑了笑。

「菲菲送他去上學了。喔！這是靜庭，昨天才剛來鎮上的小女孩。最近累死了，不介意的話，要不要幫我接幾個病人啊？」她把外衣脫下來換上和他一樣的白袍，說道。

「要是時間重來，有些人就是我接了，這樣妳也不會太累。若是當初接到菲菲，現在妳也不會……。」

「住嘴。」

她沒等他把話說完就直接說出這兩個字。

不太友善的早晨。進來診所的人越來越多，路佳和那男人進了各自的診療室，櫃台裡穿著淺粉色服裝的女人開始忙的不可開交，大家排著隊在冊子上簽名，再把自己帶來的東西獻上，像是沒有金錢的世界，彼此都拿著有用的東西交換作為報答，有人拿了一大袋米、有人拿了一籃蘋果，唯獨那個穿得不太得體的女人簽完名後給櫃檯一朵玫瑰花。

「新來的嗎？」她說道。

怪的是診所椅子那麼多，她偏一屁股坐在我右邊。

「恩。」我將身子挪過去左旁邊一點，她的短裙在她坐下來後只差沒看見內褲了。尤其身上的香水味實在重的讓人窒息。

「給王勇文看還是董路佳啊？」她邊說邊從包裡拿出打火機和一包菸。

「這裡不抽菸的，王小姐。」這時路佳遠遠的說道，從診療室走向我們，一把拿走她手上的菸。

「怎麼每次做壞事都被妳抓個正著？妳是在我身上裝了監視器嗎？」說完她便和路佳走進診療室。

那香水味仍圍繞在我四周。

又過了一陣子，診所裡的人來來去去，可能也因為接近中午的關係，進來的人已經不再那麼多。

早上和路佳鬧得不愉快的男人從櫃檯旁邊的另一間診療室裡向我走來。

「靜庭是吧？」他對我笑了笑，蹲在我面前並從白袍的口袋裡拿出一顆小蘋果，擦了幾下後遞給我，我搖了搖頭，他便自己吃了起來。

他真的很高。在蹲下身子後，坐在椅子上的我還得把頭稍微抬高點才能和他平視。帶著一副金屬細框眼鏡，白白淨淨的，臉上沒有一點鬍子，鼻樑很高，眉毛粗粗的。

「我叫王勇文。以後叫我王叔叔就好了。很抱歉早上讓妳看到那樣的場面，實在有點丟臉。」他把頭壓低並無奈地嘆著氣，像是一隻受傷的小狗，等人撫摸。

他說完話的同時，路佳和那個香水味很重的女人從診療室裡走出來，她的臉上多了些淚痕，靠在診療室的門口和路佳又說了幾句話後，沒有看我一眼就拖著沉重的身軀離開診所了。

路佳看著她離去的背影後才朝著我們走來。

「我想我的人還是自己接就好，實在不必要勞煩您。」她將我從椅子上拉起，對著王叔叔說道。

「拜託，妳根本知道我不是那個意思！」

「哦！也許認識你這麼多年我還不知道這一切都是什麼意思呢！」

被她抓著的那隻手開始感覺到脹熱，她瞪大眼睛朝他怒吼，櫃台裡那些女人探出頭來並竊竊私語。

路佳像是隻母獅子，不到她獵捕進食的時間就算妳拿一塊肉在她面前晃呀晃的，她也無動於衷，但要是妳踏入她的領域，侵犯到她或是她在意的人，待她發動攻擊時是不會留情面的。更不用說是隻脾氣不好的母獅，廝殺一番後就算你是塊難吃的肉，她還是將你吞進肚子裡。

「哈！妳好意思說這些話？被丟下的人是我，馬上有新歡的人可是妳！這些年來在妳身上簡直是浪費。」

王叔叔脹紅著臉，原本那隻受傷的狗也不甘示弱的化身成一隻怒髮衝冠的棕熊。氣氛變得很尷尬，除了那些竊竊私語和古典樂成了背景音樂，他倆就僵在我面前，誰也不讓誰的。

就在這時，門被打開了。

「呃… …一切都還好嗎？」菲菲提著2個餐袋，站在門口說道，瞬間那些竊竊私語的女人全都閉上了嘴巴。

#### 第四章

「去外面吃吧，在這裡實在倒胃口。」路佳鬆開我已經沒什麼知覺的手，惡狠狠地對王叔叔說道，轉身進診療室收拾東西。

「嘿… …寶貝妳還好吧？」菲菲走到我旁邊拍拍我那隻麻掉的手，又摸了摸我的頭。

我想路佳、菲菲，和王叔叔之間一定存在著什麼很難說切就切斷的關係，維維是誰的孩子？叫著路佳媽媽，又稱菲菲為媽咪，難道維維會和我一樣是個孤兒嗎？然後被路佳和菲菲領養？

看著菲菲和王叔叔道歉的樣子，熟練的不像是第一次，氣氛終於好一點，王叔叔摸著鼻子離開，很難分辨這時他面對菲菲的臉是因為早些時候說的那些話而有點愧疚，還是不甘心的成分居多？

路佳換上便服後伸手接過菲菲手上的餐袋，我們3人漫步到附近的公園，一路上沒人開口說話，偶有幾個路人向她們倆打招呼，天氣很好，有一點雲遮住一半的太陽，風微微的吹著，低頭看見腳上的繃帶，才想起受傷的事情，但傷口已經不會痛了。

「對不起。」到了公園後，路佳打破沉默向菲菲說道。  
菲菲接過餐袋，拉開了一旁的拉鍊，從裡面拿出墊子來鋪在草皮上，一切也不像是第一次。

「但我真的受不了他每次都要提起過去那些事情，都過去那麼多年了。」  
「這個月第幾次了？妳就不能忍一下脾氣嗎？而且也確實是我們先對不起他。」菲菲拿出3個飯盒遞給我們，又放了雙筷子在我手上。

「我們才沒有對不起他。感情的事就是這樣。況且是他一直跟我過不去，我實在是當初不知道怎樣才會跟這種人在一起！簡直是最大的錯誤！」路佳打開飯盒，用筷子刺起裡面的滷蛋大口咬下。

中午時候公園沒什麼人，除了前面兩個在樹下泡茶的老伯伯，和在不遠處那個坐在板凳上的女人。

她的側臉… …她的側臉好像有點像… …！早上那個女人！是她嗎？是她吧？  
「也許我們現在這樣才是妳所謂的錯誤吧。」菲菲低頭打開飯盒說道。

路佳看著她。

「我能去別處吃嗎？就在前面那邊。」我指著那個板凳的位置問著她們倆。

我想她們現在好像比較適合獨處。

「去吧，別離開我們視線範圍就好。」路佳皺著眉說道，仍是看著菲菲。

我帶著飯盒從她後面繞到她的身邊。她換了一件長裙，也穿上了大衣，和早上看見的她完全不同風格。

「妳吃中飯了嗎？」我問道。

「哦！是妳呀！沒，還沒吃，妳坐吧！」

風一陣一陣的吹，她的裙襬飄啊飄的。我坐在她旁邊打開飯盒遞給她，她搖了搖頭。

「我叫王萍。妳呢？第一次來到這個鎮上嗎？以前沒見過妳。」她的妝化得很濃，但可能因為早些時候掉眼淚，所以眼線已經被暈開，眼眶周圍都黑黑的。

「我叫靜庭。第一次來這個鎮上。為什麼今天早上妳本來沒事，但後來離開診所的時候卻在哭？」

是因為和路佳談話很可怕嗎？我不禁開始擔心了起來。

在吃完飯後不久，路佳和菲菲牽手來到我和王萍的面前，菲菲上前抱了王萍，並邀她下次到咖啡廳來坐坐，也就是這個時候王萍知道我住在路佳她們家裡。

「幸運的小女孩啊… …。」說完這句話後她笑得很深，並和我們道別。

這一笑讓她原本凹陷的臉頰更顯消瘦。

「所以你們剛剛都聊了什麼？」路佳問道，並拿走我手上的空飯盒遞給菲菲。

「沒什麼。她什麼也沒說。」

「哦？是這樣嗎？時間差不多了，走吧！菲菲待會會和我們一起會談，希望妳不要有壓力，就只是一般的聊天而已。」

她們倆大致上是和好了吧?牽著手走在我前面，路佳拿了菲菲手上提的所有東西，兩人時不時回頭看我有沒有跟上。

回到診所後，已經不見王叔叔的身影，不知道是開始看診，還是出去吃午餐了。路佳帶著我去櫃檯簽名，順便簡單的說明以後報到的流程，就帶我和菲菲進她的診療室裡。

那是一間很簡約的房間，寬大的黑色長桌，上面放著一台電腦和一些紙本資料，旁邊茶几上放了熱水器 and 一堆茶包跟咖啡粉，角落還有個躺椅。她從門後的衣架上拿起白袍穿上，並把外衣掛上，然後背對我們聳了肩，做了幾次的深呼吸。這一連串的動作好像是宣告外界和提醒自己:要開始工作了，絕對不要帶有任何一點私人情緒。

「妳坐這吧!要咖啡還是茶?」路佳指了長桌對面的小椅子對我說道，並拉了另一張椅子給菲菲。

「恩… …不用了。」這樣的氣氛讓我想起在孤兒院時每隔幾個月就會有幾個穿著西裝的男人帶很多資料讓我們填，秦小姐會站在他們的後邊監視我們，。那些紙本上大多都是孤兒院的問題，像是:秦小姐對我們好不好?飯夠不夠大家吃飽?環境、衛生的問題。她大概是怕我們會亂寫吧，所以總站在我們能看見的地方，瞪大眼睛盯著我們的一舉一動。

這種感覺很有壓力，而且不太舒服。

「不然給靜庭一杯茶好了。」菲菲牽我上前坐下後對路佳說道。

「妳別太緊張，先做一些調查，這和大家來鎮上時的程序是一樣的。」菲菲拍了我的肩，拿了一份放在電腦旁的文件遞給我。

「嘿!不是那份啦!那是王小姐的。」路佳端了兩杯熱茶放到我們面前，並把菲菲給的那份文件收到後面的資料櫃裡，再從旁邊一格的櫃子拿出另一份文件放到我的面前。

右上角已經寫上我的名字了，上面有各式各樣的問題，像是父母的姓名、鎮外的居住地、婚姻狀況，兄弟姊妹等等。

她遞了支筆給我後在我對面坐下。

「王小姐最近還好吧?」

「恩，還是老樣子。她自己有走不出來的那關，而我能做的就只有陪著她。」

「下次一定要叫她來我們店裡坐坐。」

「恩，知道了。對了，說到店裡，咖啡店現在是沒人顧嗎?」

「陳奶奶早上來店裡找我聊天呀!我說下午店要關起來了，因為要來找妳，她就說反正她老人家閒閒沒事做，下午就幫我顧店。」

「哦?陳奶奶會泡咖啡啊?」

「陳奶奶是不會泡咖啡啊，但妳忘了她是泡茶高手嗎?」

她們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我則是一直在放空。這些空白的格子要寫上什麼?爸媽的名字、那些簡單的基本資料，我毫無頭緒。最後只在居住地填了隨便一個我

也不知道是哪裡的地址，和在年紀那欄填了17歲，然後遞給路佳。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不想對她們說坦白自己是孤兒院裡偷跑出來的小孩。

「哦… …恩!基本資料就只知道這樣嗎?那爸媽的名字是… …恩,沒關係。來,妳先看一下這個。」她搔了搔頭看完基本資料後遞給菲菲,再從桌子的抽屜裡拿出一本小冊子放到我的面前說道。

「這是鎮上的一些規定,妳翻翻看。來妳看這條,他說的是基本上人和人是沒有利益關係的,像是… …就像是妳早上看到的,來這裡看診的病患都是拿東西予以報答,沒有金錢上的來往。對外面的世界錢非常重要,但在這裡其實沒什麼用。」路佳說道。

「在這裡心意比錢更值錢。」菲菲補充道,然後摸了摸我的頭。

「對,心意才是最值錢的東西。還有,在這裡並沒有所謂的街道清潔工,但垃圾車還是有的。我們住在這裡,我們對自己的環境負責。每個禮拜慧雯,也就是鎮長,她會帶著大家上街清掃,然後如果大家都有時間,傍晚還會聚在一起吃飯。」路佳說道。

「所以我現在是鎮上的一員了嗎?我能留在這裡?」她們講得再多,冊子上的規定在怎麼瑣碎,如果我不能留在這裡,這一切也都沒有意義。

「恩… …關於這個嘛,一般我們看診完後會將所有的紀錄和資料都送去給鎮長,由她來審核我們評估的人是不是能留在這裡,大部分的人都會留下來,但… …但是因為剛剛看了妳的資料,妳還沒成年,再加上基本資料裡寫得實在太少了,妳是發生了什麼事才忘記所有事情嗎?不管怎樣,我會先跟鎮長討論一下。別害怕,會沒事的。」她面有難色地邊看著菲菲邊跟我解釋道。

「恩,我知道了。」特意跳過路佳問的那個有關基本資料的問題,我答道。

「別擔心,這陣子妳先在我們家住下來吧!別害怕。」菲菲安慰著我說道。

## 第五章

這個下午過得很快,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講鎮上的事情,每當她們問起以前,我總技術性的逃避掉那些問題。

路佳給了我一本筆記本,用來記錄生活的小事,像是日記一樣,一個禮拜至少兩篇,下次看診時再給她,然後就要菲菲帶我回家了。

「晚點見了,維維放學我去接就好,我還要帶那小子去公園呢!」路佳收拾桌上的東西對菲菲說道。

「知道了,記得早點回家,別玩太晚。今天晚餐想吃什麼嗎?」菲菲將剛剛坐的椅子收到旁邊,再把我從位置上牽起來。

「沒什麼特別想吃的。留陳奶奶下來吃飯吧!不然她一個人準備吃的也挺不方便的。」路佳在送我們離開診所前這樣對菲菲說道。

「陳奶奶!我們回來了!」回到店裡後,菲菲對著坐在吧檯上的老女人說道,並關上了咖啡廳的門,掛在上頭的鈴鐺還在叮噠作響。

「回來啦?咦?還帶了個人啊?」她說道。

「對啊!是早上我跟你說的小女孩，靜庭。靜庭來，這是陳奶奶。去給奶奶看一看。」菲菲說道，並將我帶到她的面前後就走進廚房了。

「陳奶奶好。」

她從椅子上慢慢地站起來，人非常的嬌小瘦弱，穿著有碎花瓣的上衣和卡其色棉褲，臉上沒什麼皺紋，皮膚雖然偏黃但卻非常光亮。她的兩隻手在我的肩上、手臂上，再遊走到臉頰，來回摸了兩三遍後露出了笑容。

「真是個美麗的女孩子。不過妳太瘦了，得叫菲菲給妳補一補才行。」她的眼睛很明亮，清澈的像是早已看破這世間，笑起來的時候嘴邊的線條非常深，臉頰微微的凹陷。

「奶奶妳小心點!」菲菲穿著圍裙從廚房朝我們小跑步過來說道，並上前輕握住她的手。

「唉!妳跟路佳這孩子就只會瞎操心，是說現在幾點了?我得回去給阿橋澆水了!」

「奶奶，水晚點也能澆阿!今天留下來吃飯吧!路佳說很久沒見到妳了呢!她可是很想妳的。」

「不用麻煩啦，昨晚鎮長給我帶來的菜還沒吃完，還冰在冰箱呢!好啦!別囉哩八唆的，我先走啦!」奶奶說完後，用手扶著前面一個又一個圓桌到門口。

「靜庭，我送陳奶奶回家，她老人家眼睛看不到，等等跌倒可就不好了，我馬上回來!對了!後面廚房我在煮湯，妳記得幫我看一下，我馬上回來哦!」菲菲反手快速的將綁在後腰上的圍裙解開後，又撥了撥頭髮快步走向門口。

「不然我去好了!反正我現在也沒事。」當這句話從我嘴巴衝出來時，我也很意外。

「真的嗎?那妳可能要快點，她現在可能走到左邊轉角處的那路口了。」

跑到轉角後，她老人家已經過了馬路，我趕緊追上去。

「奶奶!奶奶!」我在後面邊叫邊喊道。

「啊?哦!是靜庭啊!怎麼啦?」

「奶奶我陪妳回家吧!」

「唉!三八啊!我家就在前面而已，哪還要人家陪?緊張啥啊真是的。」她雖然這樣說道，但臉上還是浮出了笑意。

夕陽照在她的臉上。我看見了，淡淡的，歲月走過的痕跡。

回到店裡後天色已經暗了。

「回來啦?」路佳聽見我開門的聲音後，從廚房走了出來對我說道。

「恩，回來了。」

「維維在找妳呢!去洗手可以準備吃飯了。」她說道。

陳奶奶的家非常簡約，除了沒什麼家具以外，連電燈也沒有。她說她們那種人不需要燈光也能生活，像是行走在夜裡的蝙蝠，僅靠著超聲波來辨認方向，而她們的超聲波就是雙手、眼睛、耳朵，和心。

在窗上有一盆向日葵，旁邊放著用相框框起來的照片，照片裡是年輕時候的奶奶，和一個抱著她的男人，兩人躺在向日葵田裡笑得很開心。

「來，靜庭，來看看奶奶的阿橘。」她抓著我的手說道，彎下腰拿了窗台下裝著水的寶特瓶，遞到我的手上。

「只需要撒上一點點水就好了，來，妳試試看。」她伸手摸到花瓣後，往下摸到莖，再往下摸到土壤，就像她早些時候摸我時一樣的溫柔。

「奶奶，相片裡的人是妳先生嗎？」

「哦不！那渾蛋是拋下我的未婚夫。」

她拉我到旁邊的椅子坐下，娓娓道來這個故事。

「有對很年輕的戀人，她陪他打下江山，他給她用再多錢也買不到的幸福感，後來他在滿是向日葵的地方單膝下跪，她應他的願，說許彼此一生一世。可這不是童話故事，往往有了幸福卻總不會有美好結局。在舉行婚禮的當天，禮車被載著滿是磚頭的大卡車迎面撞上。

這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了，她想。但這也是她從天堂摔進地獄的一天。

整車除了新娘受重傷以外，其餘的人都命送黃泉。他倒在她的肩上，不及將別在胸前的花遞到她手上就斷氣了。那是朵紅色的玫瑰花，那鮮紅卻沾滿了他的血。那年，她坐在車裡看著他，在等她一輩子都在等的那句，我愛妳。

那年，他一輩子都想套在她手上的婚戒，一直躺在他胸前的口袋裡。

他的世界不再有聲音了。她的世界也是，只剩下眼淚能反應她的情緒。他生前說最愛她的眼睛，淚以洗面的幾年後她瞎了，眼睛變成為她最後送給他的禮物。」

「靜庭妳還好嗎？看妳都沒什麼吃東西。」菲菲擔心的看著我說道，眼前的濃湯正冒著熱氣。路佳夾了幾塊烤肉片放在我和維維的碗裡。

「恩，我很好。」我將肉片夾起來一口吃掉，腦中想起奶奶那個故事的最後一段。她好像是這樣說的。

「等他有天把她的眼睛還給她，她才從他一輩子的未婚妻，變成他的新娘。」

## 第六章

在鎮上的日子過很快也很充實，維維放學後會來我房間找我玩，像是拿蠟筆在路佳給我的筆記本上塗塗寫寫，現在那裡除了裝了陳奶奶的故事以外，還有那些白天來咖啡廳裡形形色色的人。像是：瘋狂炫耀自己擁有很多珠寶的李太太、急著嫁掉自己女兒的陳伯伯、總是把功課拿來問我，上課都在睡覺的同年齡學生，王同學。

於是我開始做起”等價交換”的生意了，菲菲教我怎麼泡咖啡，當客人上門我便推銷他們我的方案：用一個故事換一杯咖啡。偶爾還會附上奶油酥餅或是當天剛出爐的小蛋糕，如果故事夠精彩的話。

反正閒著也是閒著，在審核通過成為鎮民之前我也沒課能上。

「歡迎光臨。」那是一個下著雨的午後，菲菲送文件去給路佳了，店裡只有我一

個人，和站在門口抖掉身上雨滴的王萍。

「菲菲去找路佳了，所以現在店裡只有我一個人。如果妳要找她的話可能得晚點再來，因為她才剛出門。」我邊洗著上桌客人喝完咖啡的杯子，邊抬頭看著她說道。

上次菲菲才要她來店裡找她聊天，結果她什麼時候不來，偏挑個人家前腳剛離開的時間才來。

「哦！我是來找妳的呢！」她邊說邊把大衣脫掉掛上椅背上，從包包裡拿出一朵玫瑰花走到我面前。

王萍是那種有點神經質的女人，上一秒還笑著，下一秒就能陷入悲傷。而且她似乎對環境溫度沒感覺，在悶又熱，還下著雨的午後穿著一件大衣，在有點冷的天氣穿的不是長褲而是短裙。

我遞給他一杯她想要的藍山咖啡，和早上剛出爐的草莓蛋糕。

「有時候咖啡的口味和天氣、心情是要相配的。」她說道。

藍山咖啡有點偏酸，外面的雨沒有停反而越下越大，她撥了撥頭髮娓娓道來自己的故事。

25歲的王萍，來鎮上3年了。父母在她小時候離異，她跟著那個再嫁的母親，和繼父3人開始了新生活。

「剛開始他會對我毛手毛腳的，後來更大膽，總會再半夜潛入我的房間，像隻惡狼一樣，脅迫我做那些我一點都不想做的噁心事。」她很輕描淡寫的說著這聽起來就很悲慘的童年，好似只是在說著隔壁幾條巷子某家小孩的事。

「妳媽媽呢？她知道嗎？她沒有保護妳嗎？」

「剛開始有。但幾個月後她卻改口說是我在勾引她的男人，然後把我從那個不像家的地方趕了出去。」

那年她17歲。她說她不恨她，因為她們母女倆都是靠他吃穿，所以事情再發展下去到後來她們可能連生活也不能好好過。但當時想想，也許這樣趕她出門其實是好事，是讓她能快速逃離他魔掌的方法。

「那妳之後去找妳爸爸了嗎？去找他要他安頓妳的生活？」問完這問題後才發現自己有點蠢，若是王萍真的去找她爸爸了，那現在大概就不會坐在我面前和我說這些傷心事了吧。

「沒有，他們離婚後我就再也沒見過我爸了，聽我媽說他有了新生活，哪還希望我打擾？當時在路上遇到了一個混混，他問我是不是沒地方去，要不要去他家？當下也沒想那麼多，反正就也真的沒地方去，所以就這樣答應了。」

「那個混混就這樣給妳地方住嗎？不用付出任何代價？」我拿起叉子戳了蛋糕上的草莓問道，不知道在這樣一個緊張的氣氛，適不適合吃上一口。

「他家有將近十個女生左右，從小到老都有，他供我們吃、穿、和睡的地方，代價當然是有的，就是替他賺錢。他給我們一些客戶，安排時間和地點讓我們辦事，偶爾遇到一些不好的，他也會幫我們出氣，反正有黑道背景的後台都挺硬的。」她喝了一口咖啡，沒有一點情緒的說道，好像一切都很稀鬆平常。

「所以工作內容是... .?」雖然心裡有底了，但還是想確認。

「有人打電話來，我們接了就有錢賺，大部分工作時間是半夜，但因為有些客人是有家庭的，所以他們都挑下午的時候。說起來也好笑，當時居然還覺得靠自己賺錢是件很光榮、又有安全感的事。嗯?工作性質購明顯了吧?簡單來說就是陪人家睡覺。」

坐在她對面 17 歲的我，聽著她說她 17 歲時的生活，忽然覺得自己也不是真的那麼可憐，沒有父母又怎樣?這些日子過得不像是以前的生活，菲菲和路佳給的家庭，多了一個叫維維的弟弟，這一切、甚至這 17 年來再重來一遍也沒關係了。只要能感受到愛。

「那玫瑰花呢?妳到鎮上之後就轉行了嗎?改種玫瑰花?」

「喔... . . . 玫瑰花呀... . . . 。」她說著又從包裡拿出一朵遞到我的手上。

「再我 19，還是 20 歲的時候，有個男人，高高壯壯的，我常在清晨 4、5 點時接他這個客戶。說也奇怪，他從來不碰我，也從不要求我做什麼事情，我們很少約在旅館，大多都是在他家。做我們行的，我剛也說啦，大多都是在半夜工作，不然就是下午，清晨這時間正是我們剛要休息了，所以偶爾見他時我都會不小心睡著，他就這樣坐在對面看著我。醒來時他人就不在了，但皮包裡都會被塞滿錢，但我很清楚我們之間什麼都沒發生。」她說完挑了眉搖了搖頭，吃著蛋糕，語氣很堅定。

「那沒睡著的時候呢?你們會聊天嗎?」

「也不會。我們就只是彼此乾瞪眼，他不講話我也不講話，他沒有動作我也不會有動作，大概... . . . 大概 2 個小時左右吧?他會給我和平常一樣的錢，然後放一朵玫瑰花到我手上。」她說著說著就沉默了，然後用叉子反覆戳著剩一半的蛋糕。

窗外的雨還在下，雖然雨勢轉小了，但當它一滴一滴的落在屋簷，還是傳來很清脆的聲音。

「那後來呢?」一段時間後，我主動打破這樣尷尬的沉默。

「後來我就厭倦了遊走在一大堆不一樣的男人的半夜裡，也就也不回去那個充滿女人的地方。只是過程很辛苦，那個混混在外頭放風聲，說找到我的人有賞。反正就是要把我抓回去，無論用什麼方法。所以那段日子我理所當然沒工作，身上的錢也僅剩最後一點。到處躲躲藏藏，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實在很不好過。」

「那、那個客戶呢?就是高高壯壯的玫瑰男?」

「他後來找到我了，我們住在一起一段時間，他很照顧我，跟他在一起從來都不用煩惱生活，即便我對他一點都不了解，有時候很多天都不見他的蹤影，晚上到了就一個人入睡，早上再一個人醒來。唯一他是真實存在的證明，就是床頭的玫瑰花和大把鈔票了。」

「那他後來去哪裡了?」

「不知道。家裡只剩我一個人的味道，他不再回來了，那些他存在的證據再也無法得到證明。玫瑰花開始凋謝，我生活的地方開始有了腐敗的味道。」

「然後妳就在這裡了，帶著花，對不對?」

「3年前的冬天，下著雨，就像現在外面的天氣一樣。我當時就是拿著那些花瓣掉的只剩下莖跟梗的植物站在雨中。現在想想那場景應該很好笑。」她說著嘴角慢慢上揚，然後慢慢的把咖啡喝完，蛋糕吃完後，穿回早些時候被雨用濕，已經乾的差不多的大衣。

「謝謝招待。」她說道，整理了衣著，然後打開門，消失在雨裡。

還好雨勢轉小了。我在心裡想著。

玫瑰男最後可能被那混混給抓走了吧？也許葬在玫瑰田裡，又或許最後是躺在和紅玫瑰顏色相近的血泊當中。結果是怎樣也許只有王萍知道。

像是，風吹了，草會知道，雨要下了，雲會知道。那些閒雜人等才不會在意那麼多。

颳風了就穿上衣服，下雨了就撐傘，頂多只是失去生活中的一點溫柔。

但反正也沒人在意。可我知道她是會在意的那種少數人。

## 第七章

將盤子和杯子洗乾淨放進烘碗機時，路佳和菲菲帶著維維回來了。

「真是辛苦妳了！今天下午還好吧？聽到什麼有趣的故事嗎？」路佳將車鑰匙放在吧檯上看著我說道。

「都還好。王萍來了一個下午。」我說著，拿起早些時候被我收起來的玫瑰花，在路佳的面前搖了搖。

「王小姐？」本來牽著維維進屋的菲菲聽到我和路佳的對話後，又走出來看著我們兩個問道。

「一切都還好嗎？沒發生什麼吧？」路佳皺著眉頭說道。

「沒有。應該要發生什麼嗎... . . . ?」我將因為洗碗而沾著水珠的雙手在褲子上擦乾，不解的問道。

她們兩在對看後，對我搖了搖頭。

「維維去哪了？去把她帶出來吧！今天出去吃飯，不用煮了，我順便有事要說。」路佳將門上寫著營業中的吊牌拿下，掛上休息中。

「媽媽，我快餓死了啦！」維維已經換下身上的校服，菲菲進屋後拿著包包牽著他走出來。

那是一間西餐廳，燈光沒有很亮，只有幾組客人在角落用餐。維維點了牛排，菲菲用刀又再將肉切得更小塊。

「最近有人在鎮外發傳單，我接到通知了，但不確定他們在找的人是不是妳。」在服務生送上2杯紅酒給她們兩個大人後，路佳喝了一口看著我說出了這句話。其實好像也不意外聽到這句話，確實啊，路佳之所以一直沒處理我的事情，可能是因為忙碌，但另一個原因可能是經過相處後發現我並不會給他們帶來什麼危險，所以才那麼不積極，再說我和她住在一起，有什麼突發狀況她都能顧及。這些日子也想過要坦白，對她們說過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但話到嘴邊總是吐不出來。我太希望能跟她們一起過生活，說了可能就得被送回去。

可我始終堅信，被關在籠子的鳥，有天仍會被迫以自由作為代價再回到原來的那個地方。

「發傳單的人是中年婦女嗎？」我開口問道，如果是的話那一定是秦小姐，這種時候也只有秦小姐了。

「實際上對方是誰我也不知道，但確實是個中年婦女。鎮長說她已經多次在鎮外發送妳的傳單。看，這是早上警衛遞給我的，是妳嗎？」路佳從包裡拿出一張皺巴巴。A4 大小的紙放在我面前。

上面印著看不清人臉的黑白照片，和那些我看了都覺得陌生的，我的基本資料、失蹤日期、和秦小姐的電話號碼。

「這才不會是靜庭呢！上面寫的是孤兒院，這照片也印的不清不清楚的，還有啊，這人有名字，叫... ..小秦嗎？靜庭之前說沒有名字，所以我們才幫她取一個的啊！這... ..這才不會是靜庭呢！這傳單哪來的啊！以後不要再拿回來了。」菲菲接過我手上的傳單端詳了一番後很不安的向路佳說道，然後將手上的紙揉成一團。路佳沒有說話，只是看著我。

誰會在活了 17 年後說不出爸媽和自己的名字？那些苗頭都指向我，而紙終究是包不住火的。

「我查了妳之前填的那個地址，根本沒那個地方。我現在只問妳，傳單上要找的人，是不是妳？」路佳將手上的紅酒全喝完了，然後語帶平靜的問道。

「是。」我說道。

菲菲驚訝的看著我。

「靜庭，我要妳誠實，讓妳從那個地方逃出來將近一個月的原因是什麼？妳是偷跑的吧？為什麼要對我們不誠實？哦？還是我應該要改口叫妳小秦了？」路佳的語氣還是沒有起伏，但整個人看起來很火大。

「路佳妳不要這樣，她還只是個孩子而已。」菲菲在一旁打著圓場。

最後這還是變成了一頓令人不愉快的晚餐，這些年我大概是一個人抓著太多秘密了，所以變得不擅和人分享瑣事。以前的事不想提，現在過的那麼好，提了怕就會回到以前的那個地方。

但從來不想和人分享生活的我，直到有天闖入了她們一家子的生活，好像終於看見愛，並且有活著、過日子的感覺。

在經過一個晚上的坦白和解釋所有來龍去脈後，我整個人像是被掏空，像隻無殼蝸牛，不再背負任何東西，任何事情。但路佳並沒有因此消氣，就算菲菲不斷替我說好話，也於事無補。

路佳說，年紀小並不能當作不夠誠實的藉口。我不能同意更多，隱藏那些過去的生活，甚至對自己的一切閉口不談，本來就不是一件正確的事情，更何況我還是和她們一起生活。

日子又過了一個禮拜。路佳才慢慢會跟我說話，可我想她應該還是有點生我的氣。

我也開始學會簡單的拉花技巧，陳奶奶來店裡教我泡出人生第一杯好茶。

「三分之一的茶包用熱水泡開後，在加冰牛奶。切記，牛奶一定要慢慢加。」

「奶奶，這茶這樣可以嗎？我要加牛奶囉！」

「唉！這茶泡得太涼了，重泡重泡，再重泡一遍，水用熱一點。」

她老人家說看不見後手和鼻子就成了眼睛，就像是第一次我們見面時雖然我沒開口說話僅站在菲菲後面，她也聞到了以前從沒聞到過的陌生味道。第一次用手摸我，就知道我是個長得怎麼樣的小女孩。

偶爾陳奶奶的阿橘也會因為時間而凋謝，我會帶上新的阿橘去探望她老人家，並讓它們為那個沒燈光的地方增加一點生命力。

生命就這樣短暫，而我還能為人付出的，只剩陪伴。

學會泡茶的那個下午，王萍帶著玫瑰花前來，她很少出現，自從上次她說完故事後已經是好幾天前的事了。

「要咖啡嗎？」我指著我們上次坐的位置說道，暗示著她要不要聊聊。

她看起來不太好，比上次夠瘦，更憔悴。

「不了，給我杯熱奶茶就好了。」她將玫瑰花放在我和奶奶的前面說道，然後一個人走到靠近落地窗邊的位置坐下。

「唉！就快凋謝了。唉！可憐啊，王小姐。人生過的實在不順遂。」陳奶奶皺著眉頭說道。

「奶奶，王小姐從不給人凋謝的玫瑰花的，她給的永遠都是最新鮮，枝桠最嫩的。」我將玫瑰花放在吧檯上那個裝著水的玻璃杯裡後，拍著奶奶的肩像是安慰著她說道。

「花是新鮮的，但我說的是人啊！人就快要凋謝了... ..」

等奶茶泡完後，奶奶默默地說出這句話。我停下了手上的動作，看了奶奶又看了王萍。

她很安靜，用手撐著頭看著窗外發呆。這天天氣很好，陽光灑在她的臉上，她轉頭問我茶泡好了沒，我向前遞上。

我知道那樣的眼神是在等待什麼，在孤兒院裡的時候我就曾那樣等待我的家人。王萍在等什麼？我不知道。但在這裡，她等的絕不只是我手上的這杯熱奶茶。

奶奶說的對，我也聞到了，人凋謝的味道。

事實又再次證明，看透一個人用的不僅僅是眼睛，而是心。

## 第八章

王萍喝完茶後就離開了，菲菲獨自顧店，而我送奶奶回家後，在走回店裡的路上遇到了剛下班的路佳牽著維維向我走來。

「小姐姐！」他甩開路佳的手朝我撲上來。

「嘿維維！下課了呀？」我蹲下來捏了捏他紅潤的小臉頰說道。

「對啊！小姐姐我明天要跟媽媽和爸爸一起去玩嘞！」他說完後路佳已經走到我們的旁邊了。

媽媽和... ..爸爸？所以是路佳和... ..！路佳和勇文！對！維維的爸爸就是勇文！

想起第一次見到王叔叔的場景，這一連串串起來就都說得通了。

「媽媽，小姐姐可以和我們一起去玩嗎？我還想要媽咪一起去。為什麼媽咪都不和我們一起去？」維維拉了拉路佳大衣的衣角，皺著眉頭噘著嘴說道。

路佳將他抱起，我伸手接過她手上的提包和維維的書包，好讓她將孩子抱好。

「維維，媽咪很忙的，不然回家後你再問問看媽咪有沒有時間和我們去好不好？」她說完話後，轉身看了看我。

「靜庭，明天是週末，我和勇文每個月的最後一個週末會帶維維出去玩，這個月出遊的日子就是明天。妳想來嗎？」她說完後被抱著的維維用期待的眼神看著我。

「維維，你想不想去公園玩盪鞦韆？」她見我沒講話就轉頭問著維維。

「好！我要去！」他扭來扭去的掙脫了路佳的手後就開心地跑到前面的公園去了。

「喂！跑慢點！」路佳朝著他喊道，並伸手拿走我手上的所有包包，然後我們只是走路，沒有人開口說話，一直到走到公園，坐在維維正在玩的盪鞦韆對面的椅子上後，她才又開口。

「這是我們說好的，維維和我跟菲菲一起生活，但有個週末是他所謂的家庭日。其實說家庭兩個字也挺諷刺的，因為我們不在一起，唯一有關的就是工作和孩子。」

她看著盪著鞦韆的維維又繼續說道：「我們剛分開不久的一個家庭日，菲菲也去了。情況很糟糕，她甚至覺得我應該跟勇文和維維在一起生活，而不是這樣和她過日子。」

她嘆了口氣，又接下去說道：「什麼是正常生活？過正常日子？有正常的感情關係？後來我再也沒邀她一起加入我們了。到這日子我都很頭痛。每次一個週末回來，她就會有疙瘩，我們就會陷入尷尬期。我實在找不到什麼話來說她說的，我應該過正常的生活。抱歉啊！不應該跟妳抱怨這些事情的，畢竟妳還太小了。」

路佳開始低著頭玩著自己的手指頭，維維的笑聲時不時會傳入我們的耳裡。

我清了清喉嚨，看著她。

「還沒遇見妳們之前，我從來沒體會正常生活。每天十多個人擠在一間房間，沒有自己的床，我常會被孤兒院裡的孩子王欺負，秦小姐，也就是院長，她對我一直都很嚴苛，又小氣。我聽過人家說過我的家人，而我卻沒有看過他們，任何東西都有影子，可是他們沒有，他們的樣子我甚至連幻想也想不出來。逃出來的路上我餓了很久，遇到幾個壞人，後來鎮長出現，才把我帶來這個鎮上。」我看著抬起頭的她說道。

「我的天啊！還好鎮長的出現才及時救了妳。」她輕輕摸著我的肩，眼裡滿是心疼。而我卻向她搖了搖頭。

「實際上救了我的不是鎮長，而是妳和菲菲。」

我指了指右腳踝的變成疤的那個傷口看著她。

「妳們讓我的傷口部再流血，妳們讓我有感情，讓我坦承，並願意開始相信人。正常的生活不是學習平凡人的模式過日子，只要是愛，有愛才是正常。是妳們的愛才讓我變成現在這樣。」我真誠的說道，希望她能知道以前的我，和在遇見她

們後的差別究竟是什麼。

她講我拉過去，伸手抱緊。天有點黑了，風吹起來有一點冷冷的，維維朝我們跑了過來，用小小的身軀環著我們，心好似在大冬天室內的暖爐，熱熱的好溫暖。

「我們回來囉！」路佳打開咖啡店的門後朝著廚房的方向喊道。  
「可以洗手吃飯了！」菲菲的聲音從廚房傳來，空氣中飄著飯菜香。  
「靜庭，妳帶維維去洗手準備吃飯了，我關一下店。」路佳說著並放下包包，然後拉下落地窗的簾子。

「小姐姐快點來洗手了！我好餓！」維維拉我繞過擺滿食物的桌子，到流理臺拿起他鴨子形狀的肥皂，在小小的手上來回搓揉。

「哇... . . . 我的天啊！怎麼煮的那麼豐盛？是有要慶祝什麼嗎？」路佳進來廚房後先是在餐桌前愣了一下，看著菲菲說道，然後洗了手，到她平常坐的位置坐下。

全部人都坐下了，維維對一桌子的食物顯得格外興奮。  
「媽咪！妳做了一桌媽媽愛吃的菜耶！」他接過菲菲遞給他的一碗馬鈴薯泥沙拉，便大口吃了起來。

「恩！媽媽最近工作很辛苦，所以要獎勵她。」  
我也伸手接過一碗沙拉，菲菲也在路佳的桌前放了一大碗。  
「那我也要給媽媽獎勵！我會好好用功念書！啊！對了！媽咪，妳明天可以跟我和爸爸、媽媽一起出去玩嗎？媽媽說妳很忙，但是她說我可以問看看妳有沒有空。我跟妳說哦！我們可以跟爸爸一起玩飛盤，爸爸玩飛盤超厲害的啦！上次媽媽玩還玩到跌倒，超級好笑的！」他一個孩子拼命提上次出去玩的趣事，菲菲用很溫柔的眼神看著他，路佳則低著頭不說話。

我想再怎麼樣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還是會有不敢面對的事吧？像是路佳這樣的人生勝利組，也不敢面對跟過去和現在感情重疊時候的尷尬。菲菲呢？也許那樣給人安全感的她，其實才是最害怕失去的人。

「不，媽咪不會去，但是維維要聽爸爸媽媽的話知道嗎。」菲菲還是用一樣的眼神看著維維，但嘴角已經維維上揚了。

這我就真的不懂什麼意思了。為什麼菲菲的嘴角在這時卻上揚了呢？也許有天應該和陳奶奶討教一下看人的技巧，她老人家挺擅長這事的。  
「為什麼妳不去？妳每次都不去！是不是因為妳討厭爸爸！」他看起來很不高興，放下湯匙皺著眉頭說著。

「嘿！注意你跟你媽咪講話的態度，不要太誇張！」  
路佳終於把一大碗沙拉吃完，菲菲看著地板，神情很凝重。維維沒有再說什麼，氣氛變得很奇怪，好像大家都在水裡憋氣，誰一開口，用光肺裡面的氣就會被宣判出局。

「維維，對不起，是我叫媽咪明天教我泡咖啡的，所以我們才不能和你跟爸爸、媽媽一起出去玩。」我打破沉默，再用手將他吃的滿嘴的薯泥擦掉。  
「咖啡哪要學怎麼泡！就是水沖下去攪一攪啊！媽咪都是這樣做的！」

他噘起嘴又繼續說道：「還是妳也討厭我爸爸？」

「咖啡當然要學呀！不同溫度泡出來的咖啡，味道都會不一樣的呢！你媽咪是這方面的天才，但小姐姐太笨了，她光是教我就得花上一整天的時間了。還有啊！你爸爸是我見過幾乎和你媽媽一樣厲害的醫生呢！」

「真的嗎？小姐姐你認識我爸爸啲？」

「是真的啊！如果你那麼想要跟媽咪一起出去玩的話，可以問媽媽有沒有空帶我們出去玩。小姐姐也好想去玩哦！」

「好呀！媽媽！媽媽我們可以像小姐姐說的，大家一起出去玩嗎？」他將頭轉向路佳興奮的喊道，似乎已經開始期待什麼。

「可以是可以，但你現在應該先跟媽咪說什麼？你剛才很不禮貌，沒有人會帶不禮貌的小孩子出去玩。」

路佳說完話、維維道歉後氣氛才終於好一點。菲菲表情不再那麼不自然，也開口吃點東西了。

不得不說她們在教育這方面做得很好，並沒有讓孩子覺得生活在這種家庭有什麼不一樣，而且還多一個人愛他。知道做錯事時也沒什麼大不了，就是承認它，以及改變它而已，雖然這些在勇文的身上也能學到，而我也知道他會是個好爸爸。

可感情的事、誰和誰相愛，總是很難說。

飯後路佳帶著維維上樓寫作業，我和菲菲一起洗碗。

「剛剛謝謝妳了。」她說道。

「噢！不會。」

我將手上的水甩乾，在衣服上拍了幾下說：「明天有什麼事情做嗎？」

「以往他們出去玩，咖啡店會公休，我會一個人到外面走走，然後到晚上很晚才回家。很失控吧？」她乾笑著說道，然後嘆了口氣。

「那明天就照舊吧！」我回應著她。

晚些時候上樓經過維維的房間時，恰巧碰到一臉疲憊的路佳從裡面走出來。

「啊！洗完碗啦？」她輕悄悄的關上維維的房門對我說道。

「對，妳要準備明後天的行李嗎？」

「是啊！妳先去洗澡吧！剛幫妳放了套乾淨的睡衣在浴室的架上。我... 我得去忙了。」她站在樓梯口，看著懸掛在牆上的黃燈說道。

「菲菲在樓下，也許妳可以下去找她聊一聊。」

「如果妳有時間的話啦... 。」上一句話才剛說完，我想了想，又補上這句話。

「恩。只是我想我還是對這種事處理不來，但我會試看看的。謝謝妳今天晚上幫忙打圓場，沒有妳實在是... 。」她的眼神還是有點空洞，但語氣不再那樣沒精神了。

隨後，我們一個踏入浴室，一個往樓梯下走。

在四目交接時都相視微笑，像在交換彼此的勇氣一樣。

## 第九章

隔天一大早，勇文開著休旅車停在店門口按了兩下喇叭，我拉開窗簾後看見維維飛奔撲到勇文的身上，他伸手將他抱起，舉的好高高，路佳和菲菲在門口講話，互相擁吻後菲菲拿了一頂圓帽子替路佳戴上，並送他們上車，和他們道別。

他們開車走後菲菲也背著包包出門了，我走下樓看見餐桌上除了早餐還有一張寫著：午餐在冰箱裡，吃之前記得用維波爐加熱。的字條。

果然菲菲中午是不打算回來了。

吃完早餐後泡了杯茶，上樓打開日記本又寫下了最近發生的事情，本來這些內容路佳都會在我看診時和我討論，然後用筆也同樣在上面寫下一些字，但最近她只要我口頭向她報告就好，可能是自從講開那些之前隱瞞的事後，她對我變得更放心、更信任，所以給我一點隱私權，但同時也要我保持紀錄生活瑣事的習慣，她說這樣我才不會沒事做，老了才不會癡呆。

我才不會癡呆，而當然，保有的隱私權也不再是我一個人藏著的什麼秘密。

一天很快就過了，吃完中飯後躺在床上不小心睡著，直到被一樓的開門聲吵醒。我走下樓。

「嘿！我會來了，來，我買了西餐，一起吃吧！」菲菲提著大包小包的菜回來，她將它們放在桌上後對我說道。

她看起來有點累。

「會不會買太多了啊？我們只有兩個人而已。」

「也是。我總是習慣買3人份，以往這天我也是買那麼多，還好今天還有妳陪我！吃不完沒關係，就冰著明天再吃。」她將一道一道菜從塑膠袋裡拿出來，再盛到盤子上，並拿了碗和筷子給我。

真是... ..飽到有點讓人精神衰弱了。菲菲專心的消滅眼前的食物，所以沒有說太多話。我想，如果路佳和維維在就好了，她一定硬著頭皮吃完，就為了不讓菲菲傷心，而維維那貪吃鬼，看到這整桌菜鐵定很興奮。

飯後我上樓洗澡，洗完澡後站在樓梯間看著菲菲不斷的走去確認店門是不是鎖上了。

喀啦。喀啦。每隔一陣子就會有幾聲門鎖到底的聲音傳到我耳裡。

我走回房間關上燈，拉開窗簾躺在床上，僅讓路燈的光照進房間，我想起了到鎮上的第一個晚上，這些日子我開始變成一個會哭會笑、有感情的人，除了這些改變以外，本來那天在家的路佳和維維今天都不在，空氣變的很安靜，整棟房子像是被掏空一樣。

我想菲菲一定很想他們，因為我也是。

躺了很久以後還是沒能睡著。時鐘裡分針每前進一格，齒輪轉動的聲音聽得清清楚楚。已經快半夜兩點了，路燈不知何時被關掉，同樣是那顆神奇大的月亮和滿天的星星和我對看。

我起身準備下樓去喝杯水，這才發現樓下的燈還開著，空氣中飄散著茶葉的芬芳。

「呃... . . . 妳還沒睡啊?」我有點意外菲菲這時間還醒著，她背著我坐在餐桌前，用手撐著頭的。

「哦! 妳還醒著啊?」

「是啊! 睡不太著，所以想說下樓喝杯水。」

「既然睡不太著那就陪我聊一聊吧!」她倒了杯茶放在我面前說道，示意我坐下。

「所以妳今天都去哪了?」我拉開椅子坐下說道。

此時很像剛進來這個家時第一次認識路佳的場景，她就是拿著一壺茶，坐在我對面隨便講些無關緊要的事，只是現在人換成菲菲了。而也因為會診的關係，平時和路佳談話時間比較長，和菲菲頂多就是講咖啡豆的事情。

所以這也可以算是住在這裡後和菲菲第一次比較深入的談話。

「找慧雯聊天去了，她說在找妳的人還是天天來，也許等路佳回來我們應該處理一下這件事，和那個叫什麼... . . . 妳說叫秦小姐是嗎? 是秦小姐吧? 也許和她談談，看能不能讓妳待在我們家。妳放心，路佳這人別看她平時冷冷的，她頭腦很聰明，一件事妳開頭都還沒想，她已經在腦裡把所有流程從頭走到尾了，這件事她一定有解決方法。然後... . . . 後來幹嘛去了? 啊! 後來我就去公園坐了一個下午，再帶向日葵去給陳奶奶。妳呢? 今天過得如何?」

「今天就寫了日記，在下午的時候不小心睡著，可能是因為睡太久了，所以才導致現在睡不著吧!」

「路佳如果午睡了，晚上也會睡不著覺，即使只是小睡 10 分鐘，很扯吧? 但這是真的，我們做過實驗。最後解決她失眠的辦法就是泡一杯熱牛奶給她，神奇的是她喝完就馬上能入睡! 就像個小孩一樣。」

每當菲菲說起路佳時，眼神總是特別溫柔。

「維維是路佳和勇文的小孩對吧?」我喝了口茶看著她問道。

就算這個問題早些時候已經被路佳說的很清楚了，但不知道是哪根神經短路，我還是開口問了菲菲一次，雖然我知道這樣問實在不太應該。

「他們曾是一對夫妻，大概... . . . 大概 5 年前吧! 維維那時才 2、3 歲，當時我才剛來鎮上，還因為剛結束一段感情，天崩地裂的。其實緣分很奇妙，原來我應該是讓勇文看診的人，但他當天出鎮外去處理事情，所以我就是這樣遇見路佳的。」她說道，還說了路佳這個人以前跟冰塊沒兩樣，這些年才變得比較好。

路佳跟冰塊阿... . . . 他們的溫度確實是挺相近的。

「所以路佳當時和勇文仍在一起嗎? 還有，妳以前也是和... . . . 和一個... . . . 恩... . . . 女生，和一個女生在一起嗎?」問起這事實在有夠奇怪的，但在這種深夜就是會讓人嘴巴失控。

「路佳當時已經有想提出離婚的想法了，只是我恰巧出現，但我們就是清清白白。她跟另一個人有感情關係，我們就從來都不越矩。還有阿，妳問的這個問題其實非常有趣，我們以前都只和男生約會，直到遇見彼此。妳長大後有天會遇見一個人，無關性別，妳看到對方妳就知道，對，我就是想找這個人，上天就是會安排一個這樣的人出現在妳生命當中，無論當時妳過得很好或是很狼狽。該怎麼說呢?」

靈魂伴侶嗎?對，就是靈魂伴侶了。」她逗趣的說道，像我挑了眉喝了一口茶。

這挑眉的動作路佳最會了，果然人在一起是真的會越變越像。

「那妳們是怎麼在一起的?」我問道，並在心裡仔細想了她說的靈魂伴侶這個詞。「在她準備離婚那年我們很常約出來，後來她和勇文分居了，帶著維維也沒地方去，我就問她要不要暫時住我家，那時我一個人找了間小套房住在裡面，後來又她們多了一大一小。反正事情就是這樣開始的，不久後我們就搬來這，小孩長大了，生活也穩定了，一直到現在，我們又多了一個妳這孩子。」

我們相視而笑。第一杯茶喝完後，所幸又倒了一杯。

「那勇文沒有要孩子嗎?」我又繼續問道。

不得不說和菲菲聊天很舒服，相比跟路佳聊天時，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感覺。菲菲話裡都帶有畫面和一種幸福感，彷彿當時她和路佳見面時的場景、路佳帶著孩子搬進菲菲家的樣子就在我的面前。路佳是比較務實派的人，說的都是一些道理，雖然很重聽，但是也給人距離感。

個性完全不同的人才會走在一起吧?用自己的角，把對方的角給磨圓，然後再一起走下去，再碰到角，就再磨圓。後來就契合成一顆球了。生活就是這樣，總有岔路，但最後妳們會一起想方法找另一條路，只有一條，不會再有岔路，然後牽手走下去。

「那是當初他們協議的，路佳很少說到勇文的事。我也知道其實一直到現在勇文一直都還愛著她，只是路佳說當初會和他結婚只是因為時間到了，她選擇做了常理的人都會做的事，直到後來遇見了我... ..。這些年我也一直在想，也許我們都該過上正常人的生活，維維一定也很想和一般孩子一樣，家裡有個會陪他玩飛盤的爸爸，而不是又多一個媽。」她嘆了口氣說道，眼神變的很落寞。「也許維維覺得自己比其他孩子幸福，除了有爸爸、媽媽愛他以外，現在還多了個媽咪。而路佳和勇文在一起也不會比和妳在一起還幸福。家庭再怎麼健全，也比不上在愛的環境下長大。」

我又繼續說道：「在孤兒院的時候我是個很絕望的人，妳們給了我家庭，愛就應該是這樣，正常兩個字是人界定的，但在這個鎮上才沒有這種說法，不是嗎?」

聽完我這番話後她笑了，我們心裡都知道現在這個大晚上路佳一定也睡不著，因為躺在她身邊的人應該是坐在我對面這個溫柔的女人，而不是維維，更不是勇文。

這個晚上我們喝完了一大壺茶，拿了毛毯就直接趴在桌上睡了，菲菲說這就是她以往一天的行程了，但這一切會是最後一次，也會是她最後一次擔心她不必要擔心的，路佳對勇文早就不存在的感情。

清晨很快就來了。我們一起被敲門聲吵醒，菲菲上前去開門，然後我聽到了鎮長和一個熟悉的聲音。

是秦小姐。

## 第十章

路佳獨自坐車趕回來了，除了鎮長睡眼惺忪的，其他人都挺直著腰。

菲菲泡了咖啡，那味道和我第一天來到這裡聞到的味道是一樣的。

我想我要走了，從哪裡來，始終也得這樣離開。

「我的人，我今天就會帶走。」秦小姐把我從位置上抓起來說道，並拉著我快步走向門邊。

「嘿！放開你的手！」路佳跑向我們，伸手拍掉秦小姐抓著我的那隻手，並把我抓得很緊。

「既然你在我還沒去找你時就自動走上門了，那我們就直接說清楚好了，沒有人，能帶走我的孩子。」路佳咬牙切齒的說道。

「你就沒想過她怎麼會跑出去？你關心過她嗎？你們院內是不是不太安全？還有漏洞能讓孩子跑出去？誰還敢再把孩子交給你們？」她朝著秦小姐吼道，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她那麼生氣。

「好了好了。都冷靜下來，好好說話才能解決事情。」鎮長和菲菲眼看她們就要打起來了，連忙把夾在中間的我拉到旁邊，一邊勸和。

「你說誰敢把孩子帶過來？她們就是沒人要的小孩才被送來孤兒院。也不看看你兩這是什麼關係，還組成家庭？笑死人了！這像話嗎？」秦小姐用嫌惡的嘴臉說著，好像非常有自信自己會打贏這場仗。

沒有人再說話，路佳氣得直發抖，菲菲瞪著秦小姐，鎮長牽我的那隻手也因為生氣而抓得很緊。

「夠了。我會和你回去，但噁心的是你說出來的話，而不是讓我體會到有家人是什麼感覺的她們。」我說完後把鎮長的手從我手上拿下來。

我的人生，16年來都是鬧劇，第17年因為遇見這家人，改變了我的一生。我開始有了家人，有2個媽媽、有弟弟，以及認識這個神奇，沒有名字的小鎮，給人帶來希望和安全感，讓人不用活在恐懼和歧視裡，請相信你永遠都不會在這裡受到傷害，因為它給你帶來的只會是治癒。

上了秦小姐的車後，路佳和菲菲站在車窗外掉著眼淚，車子開始駛出鎮外。

「有天我們會把再把你接回來。」她們抓著我的手承諾著。

## 後記

「拜託！慧雯你別鬧了，找了個27、28歲的年輕人來跟我共事？不行不行，再找人來。」路佳坐在鎮長的辦公室翹著二郎腿說道。

十年過去了，勇文在出鎮外處理公務時遇上一個和他年紀差不多的女牙醫，兩人火速交往後就閃婚了，他辭職後在鎮外找了新工作，買了新房準備和他的妻子定居。

「誰叫你不把你搭檔顧好？人家勇文就要在外面開始新生活了，來別鬧彆扭了，我先和你說對方的資歷，恩... ..說也奇怪，上面資料很少，性別女，27歲，在17歲時休學一年，18歲又復學。你說這休學時間點怪不怪？」鎮長拿著資料仔

細的看了看後說道。

17歲可是人生未來很重要的轉捩點啊!

「聽起來就不正經。叫她不用來了，在另外找人吧!我先回家了，菲菲還在等我回去吃飯呢!」路佳說完話後站了起來整理衣著準備離去。

此時辦公室的電話響起，鎮長快速接起來。

「好，好，讓她進來吧!」

她掛掉電話後她對路佳說道：「人來了，至少看一看再決定嘛!不要這個人就不要啊!但若找到合適的新搭檔不是挺好的嗎?」

一陣敲門聲後，門被打開，辦公室的2個女人同時看向門口，張大眼睛。

「我是新來應徵的心理醫生，我叫靜庭。這裡有缺人吧?我是看到你們在鎮外發送的傳單才來的。這是我的學歷，妳們看一下。」

路佳衝上來抱住我。

27歲，終於又踏進這個沒有名字的小鎮了。

就是這樣了。

18歲成年後擺脫孤兒院，離開了秦小姐，那年路佳和菲菲帶著維維來找過我，而秦小姐卻不讓我們見面。離開孤兒院後半工半讀又復學把17歲那年沒上到的課都補回來，然後往上爬，再往上爬，直到現在可以撐直腰站在她們的面前說，妳們的孩子長大了。

「妳們的孩子長大了，回到家了。」

## §評語§

### 楊錦富老師

主要人物：靜庭、小蓁、菲菲、路佳、文勇、維維。

故事寫來，曲折有致。由悲涼而喜悅，由喜悅而悲涼，再由悲涼到喜悅，略若禪門的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終而回歸於見山是山的論題。從另一角度說，是青年17歲到27歲軀體的轉成，也是10年當中生命境涯的轉成。故事主題寫的雖是一個無名的小鎮，其中卻蘊蓄著女主角「靜庭」的生命悲情。其中有愛有恨，有同性的感情，也有異性的情結，前後發展雖迷離撲朔，然在人間世中竟似有一分存在的真實。

### 林文華老師

1. 文辭洗鍊，敘述有條理，故事架構完整清晰，人物個性分明。
2. 小說中的心理醫師與個案談情說愛，並進而組成家庭，有違諮商倫理，並不可取。

### 曾喜城老師

文句順暢，結構完整。寫烏托邦的想像小鎮。

### 陳麗娜老師

文筆流暢，惟故事結構不盡完整，說服力不足。

### 孫中峰老師

主題清晰，情味深濃，有對人性的探索與理想的憧憬，實為佳作。

### 孫吉志老師

刻意營造的美好故事，情節不緊湊，人物性格不明顯，衝突點亦不突兀。

章一：所謂禍不單行

佟月失業了，起因卻連他自己也不太清楚。

那天，佟月被老闆找到了辦公室，他戰戰兢兢的坐下，老闆高深莫測的眼神看的他心裡一顫一顫的，良久，老闆終於開口了，最先溢出的卻是一聲嘆息：「小佟啊...我們公司，可能不能再繼續雇用你了。」

佟月臉上的表情像是被凍住了一般僵硬，他頓了幾分鐘才回過神：「難道是因為我一個禮拜前不小心打破了您最心愛的那盆盆栽？」

空氣凝滯了很久，久到佟月覺得一個世紀就這麼過去了，老闆才露出一個慈祥的笑容：「這不是我做出這個決定的原因，雖然，我很樂意就著這個問題跟你詳細的談談！」他刻意加重了“談談”這兩個字。

佟月不敢再隨意說話了，免得不小心再抖出更多秘密，他只是靜靜的等待老闆的下文。

老闆又換上了那副哀傷的表情——雖然佟月覺得他根本不會悲傷——道：「小佟啊，你被開除的原因跟你染一頭金髮很有關係，雖然本公司向來以開放自詡，但…」

佟月又不小心嘴賤了：「所以您開除我的原因是因為我很帥？」

老闆：「……」

佟月最終被老闆“恭恭敬敬”的請出辦公室，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當他整理好所有東西準備離開時，坐在隔壁桌的同事才悄聲的告訴他，老闆的兒子剛從國外歸來，老闆想將他送進公司歷練，佟月覺得很詭異，他只不過是個小小職員，老闆的兒子就算要擠掉一個人也不該是他，最後，佟月將這一切歸咎於，他打破了老闆心愛的那盆盆栽。

拖著疲憊身軀回家的佟月又被房東告知了一個壞消息：因為要將房子作為兒子的新房，所以房東決定不再租房給他。帶著微笑送走一臉歉意的房東後，佟月坐在窗邊看著窗外的景象，邊在心裡將老闆兒子與房東兒子罵得臭頭，突然響起的手機鈴聲嚇了佟月一跳，他急忙接了起來：「喂？」

電話那頭響起一個低沉的聲音：「佟英……是你嗎？」那人的聲音中帶著一絲顫抖。

佟英，一個許久未在佟月生命裡出現過的名字。佟月曾有過一個哥哥，品學兼優、個性溫和、孝順父母、愛護弟弟……所有的一切都是那麼完美，與當時被稱為小霸王的佟月簡直是天壤之別，但他卻在佟月十八歲那年過世，從那之後，再也沒有人敢在佟家提起他哥哥的名字。

而佟月的哥哥，就叫做佟英。

那人見佟月沒有回答，以為佟月默認了，便自顧自的說下去：「你昨天……打電話給我……我很高興，我以為，自從那件事之後，你再也不想看見我了！」

剛從回憶裡脫身的佟月聽到這番話覺得很離奇，這個聲音他今天是第一次聽到，他根本不認識對方，更何況打電話跟對方敘舊？而且那人似乎把他當成佟英了，這讓佟月更覺奇怪，那人難道不知道佟英已經過世了嗎？

想了想，佟月認定這是一個惡作劇電話，若是換作平時，他一定很有興致陪對方玩玩，但現在他才剛剛失業，又要被房東趕出去，他實在沒有什麼心情捉弄對方，於是沒好氣的對著電話道：「我不是佟英！佟英已經過世十年了！」

那人不可置信的道：「不可能！他……他昨天晚上還打電話給我，叫我去陪他……他還說他很冷……」

佟月翻了個白眼，正想將電話掛掉，去找點東西來吃的當下，卻不經意的瞥過月曆，全身的雞皮疙瘩爭先恐後的立起來。

—昨天，是佟英的忌日。

這樣的巧合讓佟月莫名的心慌，剛剛還是晴天的外面現在卻下起了大雨，一如他們得知佟英死訊的那天。

警方告訴他們，佟英是墜崖而過世，佟英為什麼會上山沒有人知道，但警方在佟英的住處找到一本日記，日記最後幾頁反覆提到了他想要“遠離這個虛偽的世界”，詭異的是，儘管警方竭力想找到更多線索，但除了這本日記，竟然再也找不到關於佟英案的一絲線索，最終警方只能無奈的以自殺結案，留下許多未解的謎團。

那麼…電話那頭的人，是否跟他哥哥的死有關？

想到這裡，佟月眯起了眼睛，厲聲道：「你是誰？跟佟英是什麼關係？」

那人結結巴巴的道：「朋，朋友關係。」

佟月冷笑連連：「朋友？你是我哥的朋友卻不知道他的死訊？連他的告別式也不參加？」

那人頓了很久，才低聲道：「我當時出國了，沒有得知到這件事，非常抱歉。」

佟月愣住，待他再次回過神，電話那頭的人早已掛掉電話，佟月將電話摔到床上，煩躁的揉揉頭髮，低吼道：「佟月，你到底在幹嘛？！」

隨後他又將視線移到日曆上，許久才轉開視線，喃喃道：「巧合罷了。」

## 章二：向陽不向陽

但佟月的心理始終很在意這件事，於是隔天他便搭上了最早的一班車，來到了當初佟英身亡的那個縣市，那座山。

熱血過頭的下場就是佟月遺忘了自己是個路癡的事，於是他理所當然的迷路了。佟月臉色淡然地看著漸漸落下的太陽，內心的絕望也一絲絲增長，佟月甚至自暴自棄的想著：乾脆就這樣永遠待在這山中吧，反正他也失業了，老媽也從不喜歡

他這個被街坊鄰居稱為小霸王的兒子，也許就算他消失了，也沒有人會發現。

一陣冷風吹過，讓佟月打了個哆嗦，也讓他的腦袋清醒許多，佟月搖搖頭揮去那些自暴自棄的想法，正準備要繼續找路時，他感覺到肩膀被人輕輕碰了一下，他非常自然的回頭，他的背後空無一人。佟月在這時非常不合時宜的想起了小時後阿嬤與他說過在山上時，如果感覺有人拍你肩膀絕對不能回頭，否則會被山中的精怪帶走，儘管佟月不太相信這些，也不免感到背脊發涼。

正胡思亂想間，佟月看見遠方似乎有黑影在聳動，他不自覺的退後了一步，卻落入了一個有點冰涼的懷抱，那個懷抱的聲音卻是與他懷抱溫度相反的溫柔：「別怕。」

佟月抬頭，卻只看到那個人一暫且稱他為人一的下巴，那人低下頭與他對視，他不由自主的屏住自己的呼吸，佟月覺得自己似乎看到了造物主的傑作，那人的五官俊美，眼睛如一汪平靜而深沉的湖水，奇妙的是，佟月就是感覺的出來那隱藏在平靜之下，如涓涓細流般的溫柔。

正當佟月著魔的盯著那人的眼睛時，那人便將他的頭轉開，冷淡道：「沒事了。」佟月順著那人的動作望向前方，原本隱隱有黑影聳動的森林變得平靜，佟月的心跳卻越發的快起來，不知是因為心有餘悸，還是因為身後的那人。

那人輕輕的嘆了一聲，道：「你莫要怕，他們不過是在這山中待的太久太久，想找些樂子罷了。」

佟月瞬間轉身，直視著那人的眼睛：「你是誰？」

那人眉峰微挑，似乎在疑惑為什麼他現在才問這種問題，卻還是道：「我叫向陽。」佟月正想繼續問下去，餘光卻瞄到一個熟悉的身影，他猛然一震，快速的追了上去。

不過他才剛跑出幾步，就被自稱向陽的男子給拉住，佟月回頭對著他冷冷道：「鬆手。」

向陽眉頭微皺：「就算我鬆手你也追不到了。」

佟月被這句話徹底激怒，他一拳揮向向陽卻被他輕鬆的擋下來，向陽低聲道：「他不是人類，也不是你要找的那個人。」

佟月停下動作看著他，向陽平靜的對上佟月的目光，解釋道：「我知道你這次上山是為了你的哥哥——佟英。但是你哥哥並不在這裡。」

佟月漸漸的冷靜下來：「你說的……不是人類是什麼意思？」

向陽解釋道：「那些傢伙是魑魅魍魎，魑魅魍魎就是……」

佟月打斷了他：「山上的精怪，我知道。」

向陽沉默的看著他許久才頗為無奈的嘆了一口氣，低聲道：「走吧，我帶你去找你的哥哥。」

佟月眯起眼睛：「我為什麼要相信你？」

向陽淡定的看著他：「我若要害你，我就不會讓你完好無損的站在這裡與我吵架。」  
佟月一噓，訕訕地跟在向陽身後，朝森林的深處走去。

### 章三：當市僧遇上精英

向陽帶著佟月向森林的深處一直走，走到佟月覺得腳已經快失去知覺了，眼前的景色豁然開朗，一條吊橋靜靜的懸在那裡，底下的河水氣勢磅礴的向下游奔湧而去。向陽轉頭看了他一眼，便走上吊橋，佟月有些害怕的往下一看，然後深吸一口氣，快速的往吊橋的對面走去。

僅僅幾分鐘的路程佟月卻覺得像是過了幾百年一樣，他蹲在地板上喘氣，眼睛不自覺得看向前面那人，他這才注意到向陽留了一頭長髮，如墨般漆黑的髮絲垂墜在腰間，隨著微風輕輕飄動。

佟月總覺得這個背影莫名的眼熟，但又說不上來到底是哪裡眼熟，向陽轉身看著他，輕聲的問道：「怎麼了？」佟月搖搖頭，站起身來，示意向陽繼續走。

走過吊橋後沒多久，一座小鎮映入他的眼簾，小鎮旁一個快要倒下的木牌上面寫著：神木村。

整個小鎮安靜彷彿連針落地的聲音都聽的到，向陽帶著他穿過大半個小鎮，最終停在一個木製的建築前面，建築上方的匾額寫著三個大字：羽之形。與剛剛佟月在小鎮門口看到的字跡一模一樣。

向陽拉開木門，一個人倚著櫃檯而立，鼻子上架著一副眼鏡，妥妥一副精英的樣子。精英帶著商人特有的市僧微笑看著他們，不知是不是錯覺，佟月總覺得還在那笑容裡面看見一絲八卦。

向陽淡然的聲音響起：「他叫鳳無，羽之形的老闆。」

帶著市僧微笑的男子——也就是鳳無，笑道：「你好，你是來這座山玩的？」

佟月搖了搖頭，解釋道：「我是來……找人的。」

鳳無眼中閃過一抹精光：「哦？是嗎？那不知先生是想找什麼人呢？」

佟月露出一個禮貌的微笑：「鳳先生不用那麼客氣，我姓佟，叫我佟月就好。」

他頓了頓，又繼續說道：「不瞞你們說，我是來找我哥哥的，但是他……已經過世了。」

鳳無輕笑一聲：「那佟先生還真是找對地方了。」見佟月不解的看著他，鳳無推了推眼鏡，意味深長的道：「不屬於人界的東西，就該到不屬於人界的地方尋找，不是嗎——不過，今天已經很晚了，不如我們明天再繼續談？」

佟月愣了一下，答應了。今天奔波了一天，他也覺得很累，腦袋也有點無法消化他們所說的話——這就是為什麼佟月聽到他們的話還能這麼冷靜的原因。

鳳無領著兩人走到各自的房間便離開了，佟月稍微環顧了一下房間，然後一眼就鎖定了靠牆的那張大床。

他助跑著跳上那張床，心理想著等下要幹嘛幹嘛，疲累的身體卻拉著同樣疲累的

意識沉入夢鄉。

#### 章四：往事

夢中，佟月不停的奔跑，不停的往山上奔去，他不知道自己將會通往何處，他只想要逃離，逃離所有的一切。一道白光打在他眼睛上，有個人逆光站著，是誰呢？即使聽不見那人在說什麼，但佟月就是知道那個人很溫柔，很溫柔。然後那人輕輕的伸手推了佟月一把，佟月感覺自己的身子在往下墜落。他忽地驚醒，窗外的枝桠上鳥兒歡快的唱著歌，陽光順著窗簾的縫隙射入房內，佟月帶著一身冷汗躺在地板上——他剛剛摔下床了。

佟月想起了一些往事，他跟他的哥哥差了四歲，但是兩人的個性卻天差地遠。從小到大佟月便聽著眾人對佟英的褒獎長大，有一次他考到了第一名，鄰居太太笑著對他說：「阿月真不愧是佟英的弟弟！」就連向來對他冷淡的母親也對著他說：「阿月，你要繼續保持。」年紀尚小的佟月將這句話牢牢記在了心裡，後來的許多年他也一直努力的讀書一直到他國三那年因為基測熬夜讀書結果隔天精神不濟而考差的那一天。佟月看著成績單上的成績，看來他是上不了第一志願了。他嘴角彎起一個比還難看的笑容，他垂頭喪氣的走回家，期望著能從家人身上得到一點安慰——但他失望了。當他的母親看到成績單時，沒有說任何一句話，只是沉默的走進廚房，做自己的事。他握緊了拳頭，腦中不斷回放著佟母走進廚房的冷漠背影，佟母的表現就好像不論他做得是好是壞都與他無關一樣。佟月突然轉身衝出門外，他想要逃離這裡沉悶的空氣。

年僅十二歲的佟月漫無目的的在街上亂走，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他就這樣走著走著，直到遇見晚自習結束正要回家的哥哥。佟月覺得腦中有一根線“啪”一聲的斷裂了，淚水像開關壞掉的水龍頭一樣不停的流出來，向來疼愛弟弟的佟英將他湧入懷裡，聽著佟月一抽一抽的說出來龍去脈，他也只能輕輕的拍著弟弟的背安撫他，儘管最後事情算是平安落幕了，但佟月卻變了。

他開始抽菸喝酒、打架鬧事，現在佟月想起來都覺得那時候的自己真是幼稚的可以，以為與別人眼中的正常背道而馳就是所謂的做自己，其實不過又是一場迷失自己的路途罷了。有時候佟月常想，如果重來一次，他是否會做出別的選擇？但是他想破腦袋還是想不出來，他找不回當時做出這個決定的自己，卻一直記得高三那年改變他生命的轉捩點——佟英之死。

佟月記得那天下著大雨，但他不顧身上的衣物都被淋濕了也想要趕快回家，家裡燈光昏暗，他的母親與警方坐在客廳，他聽見警方低聲道：「我們很遺憾。」然後母親將臉埋在手掌間，肩膀顫抖著。他呆呆的站立在客廳，就如當年他被趕出家門一樣，只是會拍著他的背安慰他的

大哥已不在。

佟母順著警察的視線看向佟月，半晌又收回了視線，沉默著。就連鄰居也會看著他竊竊私語，他們以為佟月聽不到，其實他聽得無比清楚，他們在說：「老天無眼啊。」而佟母始終沉默著，沒有對佟月說一句話。

佟月始終搞不明白為什麼佟母可以無視他到這種程度，很久以後他才知道，他是他父親外遇生下來的孩子。他的出現簡直就像是對佟母宣告了她苦心經營的婚姻是多麼失敗，也難怪佟母從沒給過他好臉色了。想到這裡，佟月不禁露出一個苦澀的微笑，不管他做什麼佟母總是視而不見，而他沒有因為常常被拿來跟佟英比較而討厭佟英，相反，佟英是他從小到大最尊敬的一個人。

因此聽到佟英去世，他受到了非常大的打擊，有一段時間甚至會模仿佟英的一切，不論是說話的語氣或是走路的神態甚至就連佟英什麼樣的情緒會做出什麼樣的表情他都要模仿一下場當然是受到佟母的無視。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到現在，佟月已經走出了佟英那件事的陰影，但模仿佟英這件事彷彿成了他的一個習慣，他根本改不過來。只有偶爾氣得狠了，才會流露出本性，佟月從回憶裡脫身，望著窗外的陽光伸了一個懶腰，然後起身去洗漱。

#### 章五：離奇的知識

待他洗漱好走出來後，便看到向陽與鳳無分別坐在椅子上，中間隔著一個古色古香的桌子。鳳無臉上還是那樣帶著幾絲市儈的笑容，而向陽背對著他，看不清臉上的表情。

鳳無見到他來了，便替他倒了一杯茶，笑道：「坐。」

佟月從善如流的坐下，他沒有坐在鳳無或是向陽的旁邊，而是坐在了空著的另一邊，形成一種三足鼎立的情形。

鳳無笑著看佟月端起茶杯輕輕的啜飲一口，臉上的笑意更加高深莫測起來。佟月放下茶杯抬起頭，就看見了鳳無怪異的笑容，他疑惑的皺了皺眉，不太確定的問道：「怎麼了……嗎？」

鳳無搖搖頭，不答反問道：「不知佟先生是否還記得昨天的事？」佟月想了想，緩緩的點了點頭。

鳳無又繼續問道：「那你可知我昨天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佟月搖搖頭，他會知道才有鬼。

鳳無露出了一個“我早就知道是這樣”的表情，說道：「這座山，是現在少有的靈氣聚集地。所以這座山裡有很多很多精怪，而這座山終年雲霧繚繞，不只是因為氣候的關係，更是因為這些精怪的障眼法。為了遏止這些精怪搗亂，於是咱們的頂頭上司便派駐了一位山神來這裡維持秩序」鳳無指著向陽「他，就是這座山的山神大人。」

佟月瞪大眼，有點無法消化鳳無的話，不過他的潛意識裡，就是有一個聲音在告訴他，這些都是真的。鳳無看著佟月臉上的表情，頓了頓，繼續說了下去：「而我們呢，就是負責輔佐山神大人的小妖怪啦，為了掩飾自己的身分加賺錢，於是我便在這裡開了間旅館。」

佟月看著鳳無臉上那笑容，覺得一定是賺錢的成分比較多。

眯了眯眼，佟月說道：「就當作真的是這樣好了，那麼你說得這些事，跟我哥哥的事有什麼關係？」

鳳無道：「不只有關係，簡直是非常有關係。你哥哥是在這座山過世的，前面也提到了這座山是少見的靈氣聚集之地，你的哥哥吸收了這裡的靈氣，加上他本身的怨氣，驅使他成為了一個非常強大的惡鬼。但好在他還保有自己的意識，所以並不像其他惡鬼那般到處作亂，但是你哥哥身上的怨氣就像是定時炸彈一樣，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吞噬他的意識，所以保險起見，向陽一直把他困在這座山裡。」佟月用自己對這些玄乎東西的淺薄知識思考了一下，問道：「那他為什麼不投胎呢？」

鳳無嘆了一口氣：「要是事情能夠這麼簡單就好了。本來嘛，我們可以替佟英洗去怨氣，然後送他去投胎的，但是你的哥哥是個不完整的惡鬼。」鳳無知道佟月聽不懂，所以不等佟月發問，又繼續說了下去「正常人類的靈魂應該有三魂七魄，但是你哥哥卻只有二魂六魄，通常來講，這樣的靈體是不會成為惡鬼的，反而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漸漸消失，直到最後魂飛魄散。但是你哥哥不但沒有魂飛魄散，反而成為了惡鬼，而且那些怨氣是支撐他的靈體完整的因素，如果強行洗去怨氣，你的哥哥很有可能直接魂飛魄散。重點來了，就算他僥倖的沒有魂飛魄散，他還是沒有辦法投胎，因為冥府是不收不完整的魂魄的，所以即使將佟英送到陰間，他也走不進酆都城。」

佟月覺得鳳無還沒說完：「於是……？」

鳳無笑：「所以我們希望你跟你哥哥好好聊聊，他丟失的一魂一魄只有他自己知道在哪裡，當你問出他的一魂一魄在哪裡，我們便會派人將他的一魂一魄帶回來，然後再替他洗去怨氣，送他去投胎。」

佟月的確是有很多事要問他哥哥，於是他點頭答應了——他根本沒有想過自己是不是被騙了——從剛剛到現在一直被晾在一旁的向陽終於開口了：「今晚子時，你隨我來，我帶你去找佟英。」

佟月用一種奇怪的眼神看著向陽，向陽忍不住皺起眉頭：「何事？」

佟月眨眨眼睛：「我只是想問一下，子時是幾點？」

向陽：「……」

鳳無在一旁笑的眼淚都流出來了。

現在才剛剛要進入中午，離子時可說是還有很長一段時間，佟月邊輕輕啣著

茶邊問道：「鳳無先生，其實有一件事我一直很好奇。」

鳳無點點頭：「你說。」

佟月放下茶杯：「你說有沒有可能……人們喝了孟婆湯，卻沒有將前塵往事全部忘卻，而是帶著一絲絲的記憶輪迴轉世呢？」

向陽猛地看向佟月，卻見佟月望著窗外，不知看向了哪裡，鳳無瞄了一眼向陽，摸著下巴道：「的確是有可能的，但是隨著他轉世的，並不是你所說的殘存的記憶，而是執念。孟婆湯會讓你忘卻前塵往事，但是刻在骨子裡的執念卻是孟婆湯所帶不走的。酆都爺發現這件事之後，便命人從忘川引水，用業火溫熱後，令那些有執念的魂魄淨身，將執念洗去，好好的重新投胎。」

佟月喃喃低語：「執念……？」說著，他的眼神若有似無的往向陽身上飄去，正好撞上了向陽如止水般平靜望著他的目光。

佟月感覺自己就像是要溺斃在那深邃的眼眸裡，直到鳳無在一旁咳了一聲，佟月才像是驚醒一般，收回了自己的目光，像是要掩飾著什麼佟月快速的起身：「我先回去休息了。」

鳳無莫名其妙的看著他走遠的背影，納悶道：「他不是才剛剛起床嗎？」向陽則是看著佟月離去的背影，眼中閃過一抹幽光。

#### 章六：佟英

子夜就這樣在奇妙的氣氛下來臨，佟月走到羽之形的門口，發現向陽已經在那裡等他，他一樣穿著那身白袍，不同的是他那頭漆黑的青絲不像以往那樣披散著，而是用髮帶稍微的綁了起來，平添了幾分讀書人的氣質。佟月愣愣的看著沐浴在月光下向陽，總覺得這個場景很熟悉很熟悉，熟悉到讓他有一種心臟都被揪住的感覺，向陽突然瞪大了眼睛，手也微微抬了起來，似乎是想觸摸佟月，佟月這才發現自己的眼角已被淚水打濕。

他笑著擦去了眼淚，說道：「哎呦，突然有沙子跑進眼睛了，走吧，別耽誤時間了。」

向陽收回了手掩去眼中不明的情緒，起步走在佟月的身前，兩人一路無話。

向陽帶著佟月走到了一處湖邊，佟月第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湖邊一塊大石上的身影，藉著月光佟月認出來那人正是佟英。

但是佟英卻跟佟月印象中的樣子相去甚遠，他記憶中的佟英，是個有著溫柔微笑的人，不論遇到什麼困境都不會皺起自己的眉頭，而面前這個帶著輕佻笑容，全身散發著風流氣息的男子，真的是他的哥哥嗎？

佟英皺著眉掃過來人，最後停在了佟月身上，他用著不確定的口氣道：「阿月……？」

佟月一聽這個稱呼眼眶一紅，叫道：「哥。」

佟英總算露出了佟月所熟悉的那個笑容：「這麼久沒見阿月你都長這麼大了。」

佟月急切的問道：「哥，向陽他們說你丟了一魂一魄，到底是怎麼回事？」

佟英眼神變得有點哀傷：「這個嗎……就要從很久以前開始說起了呢……」

「我在大學的時候認識了一個人，我跟他一見如故，一開始並沒有想過我們會有更進一步的關係，但是愛情就那樣悄聲無息的來臨了。我們總在下午時坐在咖啡廳門外靠近花圃的那張桌子，我撐著下巴帶著微笑聽著他用感性的語調說著情詩；下完雨後我們會手牽著手在校園裡漫步，暢想著我們的未來；我們會坐在教室的最後一排，趁著教授看不到的時候偷偷接吻，所有的一切都是那麼的美好，可我早該想到的，我早該想到的……」

佟英抱著頭彎下腰，看起來竟是那麼的痛苦，周圍隱隱有黑氣瀰漫，向陽正想上前，但佟月卻先他一步上前輕輕的拍著他的背，就像是小時候佟英安慰他那樣，佟英似乎平靜了一點，用嘶啞的聲音繼續說道：「他的父親發現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很生氣，他的父親還告訴我他早就有談婚論嫁的對象了，我和他之間的愛情在我眼裡像是美好的童話，但在所有人眼裡不過是一個笑話。最後，他親手將喜帖交到了我手上，我原本不想去的，但我還是忍不住去了，那天他笑的好燦爛，是我從沒見過的樣子，後來我就決定放棄了，畢竟我還有你們嘛。」佟英像是很愉快的一樣笑了出來，但笑著笑著眼角就流下了眼淚「只因為我愛的是一個跟我一樣的同性，所以我就活該不幸福嗎？所以我就沒有為自己的愛情爭取的權利嗎？」

佟月不知道他該反駁還是贊同，只好尷尬的沉默著，而佟英看起來也不需要一個答案，他擦了擦眼角的淚水，臉上掛著淡淡的笑容，看著蹲在他身邊一臉關切的望著他的佟月，說道：「我後來就想散散心，於是就上了這座山，沒想到卻不小心滑了一跤，我再醒來就是這個樣子了。」

所以他的哥哥不是死於自殺，也不是被(前)戀人的父親暗殺，而是因為情傷太重，導致腿腳無力而失足墜崖？得知真相的佟月無論如何都止不住嘴角的抽動，他乾咳了一聲努力將自己的表情調整到最嚴肅的狀態然後問道：「那你丟失的一魂一魄是怎麼回事？」

佟英懶洋洋的靠在石頭上，表情似笑非笑：「我的一魂一魄就在……梁嘉樂身上——就是我大學時期的戀人。」

向陽冷冷的看著他：「你究竟想要做什麼？天灣部有令，凡是失去肉體之魂魄皆不可接近人類，如有違反者，該地駐守之神明得令其魂飛魄散！」

正當氣氛變的越發劍拔弩張之際，佟英看著向陽皺起的眉頭笑了：「騙你們的~」佟月發覺佟英真的變了，至少他記憶中的哥哥是不會這麼輕易的對別人開玩笑的，難道這是丟失一魂一魄的後遺症？

佟英聳聳肩：「其實我也不知道那一魂一魄跑去哪了。」

見向陽依舊飽含敵意的看著他，佟英雲淡風輕的笑著：「我真沒說謊，我一開始就說過了，我摔一跤再醒來就是這樣了。」

佟月眼底寫著明顯的擔憂，他突然想起某一件事，他大叫一聲，把一鬼一神都嚇了一跳，佟月道：「在我來這裡之前，有一個人打電話給我，說哥你有打電話給他，他不知道你過世的消息，我問他為什麼沒參加你的告別式，他說他出國了。」佟英嗤笑一聲：「怎麼可能啊，老媽子又沒燒手機給我我打給誰啊？！況且你看這山上是會有訊號的樣子嗎？」佟英突然臉色一變，低聲道：「說到出國……我倒是想到一件事，當初梁嘉樂結婚沒多久就出國了，他的確有可能不知道我死的事情。但是，我才不會為了一個負心漢放棄我投胎的機會呢，我又不是被虐狂趕著用熱臉貼別人的冷屁股。」

向陽收回視線，淡淡道：「我會請人去那位先生的家看看。」

「那就麻煩大人了。」佟英雖然還笑著，但眼底卻不見笑意。

雖然進展看起來非常的微小，但比起以前已經算是有很大的進步了——以前鳳無根本什麼都問不出來。

也許他們都該感謝當初打電話給佟月的那個人，如若不是他，也許佟月根本不會上山。而佟月上山，他們便不能插手這件事，畢竟他們有一條規矩就是命令他們不能主動干涉人類的的生活，所以向陽他們以任何方法誘佟月上山都算是違規。但是現在是佟月主動上山來“委託”他們，便不算違規——但也接近了。

#### 章七：更進一步

東邊微微有光亮起，佟英嘆了一口氣：「看來我必須去休息了，天要亮了。」向陽淡然的語聲響起：「不需要。」向陽手一揮，佟月只覺得眼前一花，一人一鬼一神便回到了羽之形內。鳳無坐在早上的那個位子慢條斯理的喝著茶，看到他們回來了也不覺得驚訝。

佟英看到鳳無，倒是有點訝異：「是你啊，難怪難怪，我就說阿月身上怎麼有一股臭味原來是你這隻山雞啊~」

鳳無不可置信的看著佟英：「山、雞？！」他愣了一秒便跳起來吼道：「我才不是山雞！」全然不見平日的精英氣息。

佟英被他的反應逗得哈哈大笑，佟月則是在心中思考，自家哥哥什麼時候有這種欺負別人的習慣了？而向陽則是不知去向。

鬧夠了的佟英坐到鳳無對面，自己替自己斟了一杯茶，鳳無看著他笨拙的倒法忍不住將茶壺搶了過來，邊碎碎念邊替他倒好了茶，佟英的嘴角一直掛著高深莫測的笑容。

正當眾人各做各的事之時，羽之形的門被拉開了，掛在門上的鈴鐺發出清脆的聲音，鳳無快速的變換表情，帶著專業的笑容看向來者。

「打擾諸位了，在下是隸屬冥灣部的黑無常，關於向陽大人委託在下查的事在下已查出來了。」來人身著黑袍，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頭上帶著的官帽寫著四個字：天下太平。

佟英輕笑道：「原來是黑無常大人啊。」

黑無常的語氣不卑不亢：「不敢當。」

剛剛不知去向的向陽突然出現，淡淡的說了一聲：「請說吧。」

黑無常展開手中的卷宗，道：「我與白無常根據大人給的線索一路調查，查到了佟英所散失的一魂一魄就在梁勇——也就是梁嘉樂的父親——的家中。不僅如此，佟英的骨灰罈也被冷藏在梁勇家中。」

在場的所有人都皺起眉頭，尤其佟英更是露出一抹厭惡的表情，佟月驚奇的問道：「梁勇？XX企業的那個梁勇？」

黑無常看了佟月一眼，微微的點了點頭。

佟英向佟月問道：「你認識梁勇？」

佟月不知道該做出什麼表情：「他是我的前老闆。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他兒子回國他要開除我了！」

鳳無冷冷一笑：「因為梁勇不希望自己的兒子再想起有關於佟英的一切。」

佟英疑惑道：「但是為什麼我的一魂一魄跟骨灰罈會在梁勇家中啊？照理來講，他應該恨不得有關我的東西離他們梁家越遠越好吧？」

佟月突然低聲道：「鳳無先生……你之前說過缺少魂魄的靈體是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漸漸消失最後魂飛魄散的。」

鳳無點頭：「我的確是這麼說過。」佟月得到肯定的答案又繼續道：「你也說過像哥這樣的例子是極為少見的。」

鳳無聽出了什麼，訝道：「你的意思是……？」

佟月眯起眼：「梁勇是不是因為怕被哥報復所以動了什麼手脚想令哥魂飛魄散呢？」

鳳無摸著下巴道：「這麼說起來……大約在漢代的時候的確有一種法術是可以使魂魄分離的，但那個法術因為學習非常的困難，應該已經失傳了才對啊！」

佟月道：「但是為什麼梁勇會怕被報復呢？聽哥的描述，他跟梁嘉樂分手梁勇也算不上“有插手”吧？」

佟月又看向黑無常：「黑無常大人，生死簿上是否記載著人類的死因呢？」

黑無常搖搖頭，用平淡的口吻道：「生死簿不記死因，只記載世間眾生之壽命。」

眾人聞言露出失望的表情，黑無常話鋒一轉：「但是……當日佟英死去，我們接到的命令是將佟英帶到十殿閻王殿前領黑令旗。沒想到佟英卻失了一魂一魄，而且成了惡鬼。」

鳳無臉色一變：「黑令旗？也就是說佟英是遭大冤而枉死？而不是失足墜崖？」

向陽看向佟英，卻見他也是一副茫然的表情，佟月道：「現在看來，這事許多的謎團都跟梁家父子有關，如果能直接去問他們就好了。」

黑無常道：「萬萬不可。向大人跟鳳掌櫃都是受天灣部的規矩所制。按天灣部的規矩，擅自干涉人類生活是重罪。」

佟英皺眉：「什麼天灣部嘛一大堆破規矩！」

鳳無跟向陽的視線在空中相觸，電光火石之間，鳳無心中已有了定奪：「我們會

幫忙你們的。至於默姐那邊.....我等下親自過去跟他說明狀況。」

向陽道：「我去吧。」

黑無常見鳳無跟向陽如此堅持，也不好再說什麼，只道了告辭便消失在蒼鬱的森林裡。

眾人於是暫緩一天，向陽前去找“默姐”說明情況，剩下的三人沒事幹，只好向往常一樣坐在桌前聊天。

佟月好奇的問道：「天灣部跟冥灣部是什麼啊？你們剛剛說的“默姐”又是誰？」  
鳳無擺出一副專家的姿態道：「自盤古開天闢地以來，宇宙便分為三大界：天界、人界、冥界。億萬年前，三界發生了戰爭，此場戰爭死傷無數，結束此場戰爭的時期大約是在夏朝的時候，這時候天界與冥界商議，為了維持三界的和平，便在各地成立了天界行政分部及冥界行政分部，舉例來說，中國的分部就稱為天中部跟冥中部，也就是天界中國行政分部及冥界中國行政分部。而台灣的分部則成立在鄭氏時期，也就是天灣部及冥灣部，而我們剛剛提到的“默姐”便是天灣部的老大—媽祖娘娘。而冥灣部的頭頭有兩個，一個名為城，一個名為隍，這兩位都是城隍爺，黑白無常便是隸屬於兩人麾下。順帶一提，黑白無常並不是特指誰，而是一種職位。至於我跟向陽，算是天灣部的編制內成員，佟英則算是冥灣部的管轄範圍。」

佟月看向佟英，發現他臉上沒有任何一絲可以被稱為驚訝的情緒，不由得納悶道：「哥你怎麼一點都不驚訝？」

佟英似笑非笑：「因為我沒有肉體的限制，所以所能知道的東西比你想像的多，用白話來講，就是我比你聰明。懂？」

佟月：「.....」被自己的哥哥嘲諷真是一種微妙的滋味。

鳳無嗤笑一聲：「少在那邊五十步笑百步。你那顆腦袋跟本光滑的一點皺摺都沒有，充其量是個裝飾品罷了。」

見佟英想反駁，鳳無便道：「你要真的聰明，也不至於連自己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佟英默默的閉緊了自己的嘴巴。

向陽一回來看見的就是這樣一副詭異的場景：鳳無用有點得意的眼神看著佟英，而佟英則是一臉無奈的回望著鳳無，而一旁的佟月還在消化剛剛鳳無所說的話。

#### 章八：靠近真相

佟月率先注意到了向陽，他站起身走到向陽面前：「結果如何？」

鳳無及佟英也轉頭望向了向陽，向陽道：「部長同意了。但是事成之後必須交十萬字檢討。」

鳳無微微瞪大眼，強自鎮定的問：「你同意了？」

向陽淡淡道：「我沒有不同意的理由。」說完，逕自回房休息了。

在房間裡隱隱約約還可以聽到鳳無的怒罵聲。

夜幕低垂，休整了一天後的眾人集合在羽之形的門口，向陽的視線掃過一遍所有人，然後他一揮袖子，佟月又再度感到眼前一花，他們又站在了一個陌生的房間裡。

房間中央的大床上隱約可以看出是一個人的形狀，幾人對視一眼，佟英清了清喉嚨，用著哀戚的聲音道：「梁勇……梁勇……」

梁勇微微動了一下，卻沒有醒過來。佟月嘆了一口氣，上前“啪啪”賞了梁勇兩下巴掌，梁勇終於醒了，卻還是迷迷糊糊的，乍一看到佟月，還沒反應過來，佟月鬆開梁勇的領子後退一步，梁勇順著佟月後退的方向望過去，卻看到了令他毛骨悚然的一幕——那個本該死了的佟英竟站在他的床尾看著他。

梁勇一下子嚇瘋了，叫道：「佟英你不要來害我啊，我也是為了我兒子的幸福著想，我這麼做都是為了我兒子啊！嗚嗚嗚！我也不想害死你的，可你握著麼多對我兒子不利的東西你叫我晚上怎麼安心睡覺啊！」

佟英覺得很可笑，難道他害死他晚上就能安心的睡覺了嗎？況且面前這邁入中年的男人看似是在懺悔，實際上不過是在為自己所做的一切狡辯罷了。

梁勇見佟英不說話，神色變得有些顛狂：「阿樂他是我唯一的兒子！我怎麼可能看他的人生葬送在你手裡？這不怪我，都要怪你自己！是你帶壞了我的兒子！是你帶壞了他！說什麼他愛你，簡直是胡鬧！兩個男人之間哪裡算的上愛！」

佟英不想跟他爭辯，只是低聲的催促梁勇交出他的骨灰罈。而佟月站在一旁看著這個近乎癡狂的男人，恍惚間好像看到了當年的佟母。也許他們都只是太愛自己的孩子了，天下父母心，又有哪個父母不愛自己的孩子呢？可沒有一個人應該為了成全這些父母的愛被犧牲，例如佟英，又或者……例如他。

正當佟英受不了想動粗的時候鳳無拍拍他的肩膀，佟英回頭，就見鳳無手上拿著一個非常眼熟的罈子——正是佟英的骨灰罈。

向陽上前一步站到梁勇身旁，手掌輕輕貼上他的額頭，梁勇眼睛一閉就昏了過去。向陽再次揮動他的袖子，眾人又回到了羽之形，鳳無將骨灰罈遞給了佟英，然後問道：「向陽，你剛剛消除了梁勇的記憶？為什麼？」

## 章九：愛，不愛

向陽垂下眼：「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他的報應，待他死後自會有人替他算的一乾二淨。」

佟英邊把玩著自己的骨灰罈，感覺連同骨灰一起被關在裡面的一魂一魄在左右搖擺著，邊漫不經心的問道：「你是在哪找到我的骨灰罈的？」

鳳無道：「地下室。就被放在最顯眼的地方。但是……為什麼？」

向陽道：「梁勇害死了佟英，怕被佟英報復所以請人施法將佟月的一魂一魄封在

骨灰罈裡，想藉此令佟英魂飛魄散，不料骨灰罈卻被梁嘉樂帶回了梁家。那通電話也是梁嘉樂所為，目的在於故意引佟月上山，為的就是要讓佟英的魂魄得以完整。」

佟英驚訝道：「梁嘉樂？為什麼是他？」

向陽道：「他並不像你所想的麼薄情，他得知你過世的事情後非常難過，甚至因此得了憂鬱症，最後他也跟妻子離婚了。」

佟英皺眉：「他不是不知道我過世的事嗎？」

向陽微微歪了歪頭：「他一直都知道，他十年前就知道了，只是當時他爸爸跟他妻子盯得很緊。這十年來，他為了幫助你跟彌補他父親所犯下的錯一直很努力。」

佟英又問：「你又為什麼知道這些事？」

向陽似乎挑了挑眉：「因為九年前他在你的忌日上山來尋求我的幫助。」

佟英突然不知道該說什麼，他一直以為在那段戀情裡輕易放手的人是梁嘉樂，沒想到到頭來，最先放棄的其實是他自己，而他卻還像狗血八點檔的女主角一樣自以為是的認為只有他付出了一切、只有他在犧牲，其實他才是這段感情裡最為吝嗇的人。

鳳無神色有些怪異的道：「沒想到你居然連我也瞞，默姐也知道這件事？」

向陽將視線移到鳳無身上，緩緩的點了點頭，氣的鳳無差點咬碎一口白牙。

佟英蒼白的手指有點顫抖著揭開了骨灰罈上的封條，他原本以為這是梁勇動的手腳，現在他才發現，這是一封信，一封來自梁嘉樂的信。

他將信打開來一看，眼眶立刻就紅了，他用顫抖的手捂住自己的臉，眼淚卻從指縫間滑落，滴在信紙上，暈開了梁家樂秀麗卻又帶著一絲英氣的字跡，信紙上只寫了短短幾句話——佟英，我很想你。

此時，一道藍色的光芒待著幾許灰飄了出來，在佟英的身邊圍繞著，像是終於確認了他的身分，藍光緩緩沒入佟英的體內。與此同時，佟英也想起了那些隨著他的魂魄一起喪失的記憶。

佟英像是有些撐不住的踉蹌幾步，鳳無上前扶住他，一個人影走了出來，一個妖異的「隍」字刺青在他的脖頸上。他身後跟著不久前才見過的黑無常。他的臉上帶著平易近人的笑容：「我叫隍，是冥灣部的部長之一。今天前來，是有些事要找佟英。」

佟英微微喘著氣抬起頭：「我就是。」

隍從又寬又長的袖子裡拿出一個卷宗，清了清喉嚨道：「為因應近年來人類死亡率下降，我跟城決定要破格免試錄取幾名代理無常，默姐向我推薦了你。佟英，你可願意？但你要知道，成為了代理無常就等於放棄了自己投胎轉世的機會。」隍收起笑容，嚴肅的看向佟英。

「你將不可能再跟你的戀人有任何可能。」

## 章十：道別

佟英靜默了很久，露出了一個苦笑：「就算我能投胎轉世也不可能再跟他有任何可能了。他已經為我付出了太多，所以，就讓我記著這份愧疚，在餘下漫長的時光裡慢慢贖罪吧。」

「希望你不要後悔做出這個決定——雖然你也沒有後悔的餘地了。」隍將卷宗交到佟英手上「我們去你墳前上一炷香再走吧。」

東方微露出魚肚白般的光，一群神怪加上一個人類站在佟英的墳前，隍將手上的百合花放在佟英墳前，然後用眼神示意佟英告別。

佟英看向鳳無跟向陽：「大恩不言謝。以後兩位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我定會為你們兩肋插刀。」

鳳無扯扯僵硬的嘴角，露出一個有點詭異的笑容，而向陽則是一如既往的淡定，只微微點頭表示自己知道了。

佟英又看向佟月：「阿月，要替我好好照顧爸媽。我知道你跟媽媽有些心結，阿月，媽媽其實很愛你。」

佟月垂下眼：「如果他所謂的愛便是那樣，那我寧可不要了。」

佟英揉揉佟月的頭髮：「媽媽他啊，向來就不是一個善於表達自己情緒的人。雖然他看起來對你很冷淡，實際上他只是不知道要用什麼表情來面對你。你國中有一次將一個人打到住院你還記得嗎？其實對方本來要告你的，是媽媽不斷的向對方道歉，對方才作罷只讓學校記你一隻大過跟禁學一個禮拜。還有你考完基測的那天，媽媽其實做了一桌你喜歡吃的菜，沒想到那天你跟他吵架了還離家出走，害他擔心得要死。阿月，媽媽從沒有因為你不是他所生的而給你比較少的愛，你覺得她對你不好，其實這世上再沒有哪個人比她更愛你。阿月，你究竟是真的“不知道”還是“不想知道”？」

佟月啞口無言。也許他是知道的吧，只是潛意識裡總將這些事屏蔽在腦海之外，不去聽，不去看，不去想。

佟月的眼前漸漸模糊起來，佟英的聲音也漸漸變得很小：「阿月，媽媽只剩下你這一個兒子……別讓她在傷心了，好嗎？就當作是……」

「……我做為哥哥的，最後一點小要求……」

## 終章：結束亦是開始

佟月睜開眼睛，鬧鐘依舊賣力的在他耳邊呼喊著。佟月翻身按掉鬧鐘坐起身，嘴裡嘟囔道：「做這什麼怪夢……？」隨後起身去洗漱。

一個月後，佟月搬離了那棟房子，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家鄉。

當他走出車站，便看到了混跡在人群中的佟母。

他愣了一愣，腦海中浮現了一句話：「你總覺得她對你不好，其實這世上再沒有哪個人比她更愛你。」

他慢慢的走到佟母面前，她的表情像當年一樣冷漠，只是臉上多了幾條由歲月的痕跡，早年烏黑亮麗的長髮，現在變的花白並用一隻髮簪挽了起來。

佟月低聲道：「媽，我回來了。」

佟母瞪大眼，霎時紅了眼眶，佟月見狀也紅了眼眶：「媽，對不起。請你原諒我好嗎？」

橫亙在佟月心中多年的心結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開的，萬幸的是，佟月終於能夠勇敢向前一步，只要一直前進著，那麼總有一天一定會看到他們所希冀的終點，不是嗎？

番外：相逢的太陽與月亮

向陽本是山中的一棵冷杉樹，他一動不動的站在原地，看著許多動物或從他身邊經過，或倚著他休息，看著太陽每天升起每天落下，他想，這樣平淡的生活，也很是幸福。後來，他修煉出了人形，每天都聽著鳥兒站在他肩上嘰嘰喳喳，訴說著人類世界有多好玩，直到太陽西下，鳥兒飛回家時，向陽都沒有說一句話，只是唇角依舊微揚，似是愉悅，似是淡然。

其實鳥兒說的，他都知道。他去過人類的世界，很多很多次。但他卻對這個只有短暫幾十年壽命的種族沒什麼好感，因為他看過太多屬於這個種族的勾心鬥角，所以他總是想方設法不讓人類踏進這座山，而這座山也漸漸成為人類口中的精怪聚集之地。

再後來，一位女子走進了山中，向陽感覺得出來，她並不是人類。女子請求向陽保護山下的居民，也就是要他成為山神，向陽拒絕了，他本就對人類沒什麼好感，不危害人類就很好了，更遑論保護人類？

女子也不惱，只是用平靜而淡然的目光看著他，向陽依舊沒有答應，儘管他覺得在女子的注視下他有種無所遁形的狼狽。女子離開前對著向陽道：「並不是所有人類都是那般險惡，你若不信也無妨，待你哪天想通了，再來找我也不遲。」向陽有些嗤之以鼻，他從不覺得時間可以改變什麼。

這樣的想法持續到那一天，那個孩子誤入了山中。向陽始終想不明白為什麼那孩子能夠走進他設下的結界裡，也許，冥冥之中有什麼安排這一切。

話又說回來，那孩子迷路了，年紀大約七八歲，一張白嫩嫩的小臉哭得跟小花貓似的。向陽無奈的拿著自己的袖子替孩子擦去淚水，道：「別哭了。」殊不知，孩子卻哭得更大聲了！向陽被吵的頭疼，又沒有辦法，正無助之際，看到身旁的植物，便摘下幾片葉子來，對孩子柔聲道：「你看。」孩子怯生生地朝向陽的手心看去，幾片葉子孤伶伶的躺在那裡，只見向陽對葉子吹了一口氣，葉子就變成了蝴蝶，翩翩起舞在孩子的身邊。

孩子終於破啼為笑，向陽見狀，不自覺的笑了，那便是他與他的第一次相遇。

後來，向陽將孩子送回了家，孩子的爹娘對向陽感激不已，向陽心想，成為山神，也許真的沒有什麼不好。

隔了沒多久，孩子又跑進了山中，向陽無奈的看著孩子在山裡不停的喊著他，直到太陽西斜，孩子的嗓子都喊啞了，孩子卻依舊固執的站在原地，斗大的淚珠一顆顆滴落，向陽嘆了一口氣走了出去，抱起孩子小小的身軀，一步一步往山下走去。

天色完全暗了下來，孩子伏在向陽的肩上，聲音還帶著濃濃的鼻音：「大哥哥叫什麼名字？」

向陽語聲淡然：「向陽。」

孩子笑了，笑的很開心：「大哥哥是太陽啊~那我就是月亮呢！」

「什麼？」向陽沒聽懂。

孩子認真的回答：「大哥哥的名字是向陽，所以大哥哥是太陽，我的名字叫佟月，那我就是月亮！」

聽著孩子天真的童言童語，向陽不禁露出了一個笑容，向陽一直都記得，那天孩子臉上純真的笑容，以及像是閃耀著星光的晶亮雙眼。

自此以後，向陽成為了山神，也成為了孩子的玩伴。他每天都會在山與村莊的交界處等著孩子，他們一起遊歷山水，一起參加廟會……向陽的生活不再像以前那樣千篇一律，而是多了許多新色彩。孩子也一天天長大，從孩子成為了少年，從少年成為了青年，青年長大了，便不再像以前那樣天天都去找向陽，有時候向陽就這麼等啊等的，等到了夜幕低垂，向陽總是看著掛在天上的月亮嘴角露出一抹溫柔的笑。

有一天晚上，青年走進了山中，向陽有些不解的看著他，不明白這麼晚了為什麼他會出現在這裡，青年看著他，告訴向陽自己要離開了。向陽沉默了許久，說了一句話：「我等你。」青年一愣，急忙解釋自己並不是要向陽等他，只是想來道別。

向陽搖了搖頭，又重複了一遍那句話：「我等你。」青年轉開視線，淚水早已蓄滿眼眶。

人類的世界不停的變化，向陽卻始終如一的等待著那個曾給他生命帶來許多色彩的青年，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直到青年的容貌在他的記憶裡變得模糊，他依舊等著。

這些年來，山裡也多了許多新訪客，都是當初那名女子介紹來的，鳳無曾笑他太傻，他又何嘗不知？向陽常常想，如果對青年的思念是一種毒，那麼這毒可能早已深入骨髓，戒也戒不了。

直到數不清的很久很久以後，一個青年因為迷路走進了這座山，曾被時間沖淡的容顏在剎那變得清晰起來，在經歷過了無數次的季節更迭，向陽終於尋回了他的月光。

〈FIN〉

## §評語§

### **楊錦富老師**

主要人物：佟月、佟英、向陽、鳳無。

虛幻陳述中，側見光怪陸離的情狀，雖不甚合常理，但能用物我相連的方式寫出人鬼的溝通和想法。說到鬼也者，是人間世相的墮落，可稱為六道輪迴的修羅之姿，其魂魄是飄忽的，搖動的，因為飄忽搖動，是以墮落後，無法直升天堂，只好掉下地獄成為鬼魂，鬼魂的蕩魄卻由夢囈來完成，形態是奇特的；而作者塑造的鬼，卻充滿人性情意，以致人鬼的愛恨情仇溢於紙上，因之，全篇看去，卻是情意的交流，卻無害怕可言。結局雖然回到鬼的世界，但維繫人世間的情感依然存在，可見人鬼未必一定殊途，只要心存善念，魂魄雖遠，仍可飄然而來，與人心相契。

### **林文華老師**

故事生動有趣，頗具奇幻性，但部分情節的合理性待加強，佟英的行為與個性不夠清楚分明。

### **曾喜城老師**

故事曲折、結構完整。

### **陳麗娜老師**

故事情節雖玄妙但不符邏輯，題旨不明。

### **孫中峰老師**

小說文字流暢，線索清晰，在超現實的情節中寄託對於人性與人生的思考。

### **孫吉志老師**

番外章情感邏輯不通。

章一 自首

「喂……喂？警察嗎？……我殺、殺了人！」

早晨時分，大部分人都還在睡夢之中，東京警察署的報案電話卻劃破了這份寧靜，帶來讓人心驚的命案消息。

大街上呼嘯而過的警鳴聲不但刺耳也令人心顫，而路上行走的行人們卻連抬起頭來看一眼都懶。

今天的東京，依然籠罩在灰暗的霧氣之中，就如同這個城市光鮮亮麗的背後，有著連純淨的雪都稀釋不了的黑暗一般。

刑事警察大隊・第三小組的組長若月佑美在早晨等待紅綠燈的車陣中，有些短暫的失了神。

她是在買早餐的時候接到來自下屬的電話的，連同早晨那一通帶來騷亂的自首電話的錄音一起，讓她顧不得已經付了錢的餐點，急急忙忙跑出了早餐店。

等到到達自首者描述的案發現場的時候，周圍已經拉上了封鎖線。若月佑美被圍觀的好奇民眾擠在了後頭，這讓一向好脾氣的她也升起了陣陣的煩躁感。

扭曲著自我的價值觀，欣賞著來自別人的不幸，這就是現在已經病態的社會。

「組長好。」

年輕刑警朝氣蓬勃的聲音及時解救了正奮力穿越人群的若月，那些圍觀著的民眾詫異地給眼前這位束著馬尾、身材稍稍有些矮小的年輕女性讓路。

竊竊私語在人群中滿溢了出來，帶有著輕視與不屑的話語紛紛竄入站在封鎖線後方的每一位刑警耳裡。

好一些今年才從警校畢業，剛加入第三小組的年輕刑警們聽到那些話語，有些忿忿不平地準備上前驅趕民眾，卻被一些資歷較長的前輩按住肩膀，阻止了大清早的心浮氣躁。

「設樂，外面麻煩你了。」

若月佑美前進的腳步沒有被身後的指指點點給絆住，而是不慌不忙地穿上鑑識組遞來的保護衣，邊吩咐著一旁正用無線電通訊著的自家副組長設樂統。

「收到，另外自首的嫌疑犯也正被帶來這裡的路上」

輕輕點了頭，若月再次開口詢問著。

「這次負責的檢察官是誰？」

「橋本奈奈未，同樣也在趕來的路上，她好像昨天才處理完一個案子，這會兒正在局裡休息」

一想到橋本那總是一臉正經耍人的冷淡面孔，受害最多的若月嘴角就忍不住抽搐了一下。

## 章二 犯罪現場

橋本是在滿溢著咖啡香味的情況下，被只剩下一半電量的手機鈴聲吵醒的，被壓麻的臂膀拿起不斷震動的手機，一看到來電者，橋本就知道自己默默奢望著の休息日注定要被打擾了。

「哎呀，我們可憐的橋本大忙人看來又接到任務了！」

辦公室的另一頭，同樣身為檢察官的同事看到因為睡眠不足而板著臉起身的橋本時忍不住打趣著，大大的哈欠卻也跟在俏皮話的後頭，顯示出身體的主人其實也很疲憊的事實。

呼嘯的警鳴聲再次穿透圍觀民眾的竊竊私語，橋本穿著風衣面無表情地走下辦案時才會掛上警示燈的休旅車，快步地靠近被人群結結實實堵住的封鎖線。

「都讓開，檢察官來了，別影響辦案啊！」

設樂統在橋本一下車的時候就發現了她，高挑纖瘦的身材配上俐落的棕色短髮，哪怕是放在澀谷的大量年輕人群中都會顯得矚目。

設樂統是個年紀40歲出頭的中年男子，他高大的身材下卻是體貼的內心，已經與橋本合作多起案件，他深知橋本向來不喜歡與人群碰觸的個性，就率先用擴音器給對方開了條路。

橋本拋給設樂一個感激的眼神，穿越了繼若月的到來之後再次炸開鍋的圍觀民眾。

剛跨越封鎖線，橋本立刻看到有一名菜鳥刑警已經衝出案發現場止不住的嘔吐，雖說現在是可以稍微延遲屍體腐爛速度的乾燥寒冷氣候，卻還是有著極度令人反胃的屍臭瀰漫在封閉式的命案現場內。

這麼強烈的氣味甚至可以在封鎖線外的幾公尺處就聞得到，封鎖線外面的那群人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也真是卯足了勁。

皺著眉頭剛準備靠近已經採集完樣本，正等著法醫前來蒐證的屍體，橋本的肩頭就被一隻手按住，轉頭對上的正好是若月佑美熟悉的臉。

「做好點心理準備吧，剛剛有好幾個學弟衝出去吐了。」

「謝了，不過我現在胃裡應該是也沒什麼東西好吐，連咖啡都沒有。」

輕輕的拍了若月的手，橋本戴上橡膠手套後緩緩的掀開沾染上屍液與血液的混合物的白布。

劇烈的噁心與不適感衝擊著橋本的神經，自認已經閱屍無數的橋本看到屍體後還是忍不住乾嘔了幾次。

已經呈現腐敗巨人觀的屍體上爬滿著白蛆，沒有衣物遮蔽的皮膚有著大大小小的瘀青以及擦傷，脖子上也有著一條明顯的勒痕，手腕上甚至還有被綑綁過後所留下來的瘀青。

「屍體陳屍的地點是客廳，現場沒有明顯的打鬥痕跡，整間房子的灰塵分布都很均勻沒有哪裡明顯被特別的擦拭過，不過……」

「不過這並不能表示，客廳就一定是第一現場。」

擦了擦眼角因為乾嘔而不自覺流出的淚液，橋本還是冷靜地抓住若月話裡想要表達的意思。

若月還來不及回答，一聲響亮的嘔吐聲伴隨著鑑識小組與刑警們此起彼落不耐煩的「嘔」聲就打斷了兩人之間的交談。

「佑美，那個嫌疑犯剛剛一進來門口就吐出來了！」

橋本與若月剛剛互相交換了疑問的眼神，穿著白色實驗衣的鑑識官櫻井玲香就睜著她那雙充滿怒氣地大眼氣憤的走到了兩人身旁。

「而且還差點吐在了準備帶回去化驗的樣品上，要不是你家副組長反應快把人往外推就會破壞現場了」

「好了，別生那麼大的氣，什麼樣的人我們都會遇上，這種事計較起來只會氣死自己，嗯？」

若月輕聲哄著對方，一邊打手勢讓一名剛剛跑來自己面前的下屬說話。

「組長、檢察官，那位打電話自稱嫌疑犯的人被我們帶來了。」

「把人帶進來吧，順便給他拿個大塑膠袋備用，吐到屍體上的話你們的美女法醫大概會揍人。」

「負責的法醫是西野七瀨嗎？」

若月擺了擺手示意，橋本卻從屍體上轉移了注意，心不在焉的詢問著若月。

「是啊，不過她說她晚點過來，等嫌疑犯模擬完現場再說。」

「嗯，知道了。」

橋本輕輕的點了頭，剛想把屍體上的白布蓋上，就被一大群人的腳步聲給打斷。

「嗚嘔」

當剃著平頭的男子被刑警連拖帶拉的扯進來客廳後，率先打破沉默的是對方的嘔吐聲。

「可……可不可以把…嘔…白布蓋、蓋…嘔…起來……？」

「怎麼？敢殺人還不敢看遺體了是嗎？」

櫻井玲香眯起眼睛不滿的說著。

「我們還得請你好好演示一下如何犯案，以及死者身上大大小小的傷痕是如何造成的」

橋本面無表情的從遺體旁邊站起，順便示意一旁已經脫下手套的若月從自己的風衣內袋拿出錄音筆準備做紀錄。

「我…我當時是偽裝成快遞按門鈴的……趁那女人轉身拿筆的時候用繩子從後面勒住她的脖子摀住嘴巴，等、等她死了之後，再趕快跑、跑走的……」

「當、當時那女人反抗的很激烈，所以有碰撞到一些家具，所以有一些瘀青。」

「一切都是這女人不好，偏、偏偏要來惹我，我討厭她所以殺她……我……」

「好了，殺人動機等回去局裡偵訊的時候你再慢慢說吧，上銬帶走！」

當嫌疑人吞吞吐吐說完犯案過程，已經是半個小時過後了，對方畏畏縮縮以及不確定某些傷痕造成的行為，已經讓橋本、若月以及櫻井等人在心裡起了疑心。

不耐煩的擺了擺手，一旁的刑警立刻會意地給嫌疑人銬上手銬。

「佑美，我也先回去了，我想快點檢驗一下那些證物。」

「好，回頭見。」

橋本與若月目送著櫻井玲香快步地走出了封鎖線之外，隨之而來是映入眼簾的另外一名白袍女子。

### 章三 破綻

「外面的人群好討厭.....」

女子柔軟的聲線伴隨著可愛的關西腔輕聲抱怨著。

迅速的放下手中的法醫包，西野七瀨給自己戴上了手套，毫不猶豫的再度把遺體上的所有白布給掀了起來。

「有推測過死亡時間了嗎？」

西野帶著手套的手指輕輕劃過死者手腕上的瘀痕，眼神仔細的掃射著死者裸露出來的肌膚上大小不一的瘀痕以及擦傷，最終視線停留在脖子上的勒痕。

「依照嫌疑犯的說法，行兇時間是在一個月前。」

「你們自己推斷的時間呢？」

「依照屍體腐化的程度來看，差不多吻合。」

若月佑美的回答，讓西野七瀨眯起了眼睛。

「把屍體帶回去解剖吧，我覺得有問題。」

「順便，奈奈未的錄音紀錄也給我聽一下！」

西野七瀨起身脫下自己的手套，伸出漂亮的手掌到橋本的眼前。

「內袋裡。」

「晚點還妳。」

西野毫不避諱的從橋本的風衣口袋裏掏出剛剛才放回去的錄音筆，抬手晃了晃筆身後轉身離去。

「哇，橋本檢察官還真是艷福不淺吶，不過她是怎麼知道妳有錄音習慣的？」

目送西野的背影離開之後，若月忍不住的打趣了一下身旁明明比自己高出不少，面對西野還要刻意矮下身子的橋本。

「所謂的艷福，是指七瀨還是妳呢？妳的話還是算了吧」

斜眼睨視了一下正在偷笑的若月，橋本悠悠的重新給遺體披上白布後脫掉手上的手套。

「至於錄音嘛.....我們合作過很多起案件，這些小習慣她還是知道的。」

「回歸重點吧佑美！我現在想要調查一些東西。」

本來還在處於玩笑狀態的若月立刻正經了起來，迅速的從口袋內掏出筆記本跟筆，等待著正閉眼皺眉的橋本的交代。

「死者生前的社會關係、常出入的場所、病史，還有順便幫我調一下這個小區的監視器，還要找幾個附近的鄰居問一下最後一次看到死者進出家門是什麼時候。」

「好的，這些資料中午前大概就弄得到了，另外我的人已經把嫌疑犯跟死者的基

本資料都傳到了妳的電腦裡，要不還是妳先回去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緒吧？」

「好，不過這次案件我總覺得有點問題，嫌疑犯交代過程的時候有些畏畏縮縮，很像在隱瞞什麼？」

若月佑美也皺起眉頭，回想著剛剛嫌疑犯的身材以及面容。

「佑美，過來一下！」

還來不及想出哪邊怪異，若月就聽到橋本的呼喊而走了過去。

「怎……哇！嗚……嗚！！」

沒想到剛走過去，橋本一個箭步就跨到了若月身後，迅速的伸出左手摀住若月的嘴巴，並且用空出來右手手肘卡住了若月的脖子。

突如其來的舉動讓大家措手不及，若月持續掙扎著，卻因為客廳的寬敞而什麼都勾不著。

「妳看，什麼都勾不著，哪來的掙扎碰撞家具所以造成的淤青呢？」

鬆開了對若月的束縛，橋本冷靜的整理了一下自己凌亂的衣服。

「我去妳的橋本奈奈未，妳想殺了我嗎？演示而已有必要勒那麼緊？」

一旁的若月佑美紅著臉大口的喘氣，忿忿不平的斥責著看上去滿臉愉悅的橋本。

「死者身高與妳相仿，都剛好是 160cm，我恰好又比妳高了那麼一點點，不拿妳當示範拿誰呢？」

「而且，用我 168cm 的身高比照嫌疑人身高 180cm 還滿身肌肉的狀況來看，勒斃死者後應該也可以很輕易的移動體重 54 公斤的死者，這裡的居住空間相對而言也寬敞許多，就算拖動遺體，也根本沒有機會給死者造成淤青，不是嗎？」

原本因為身高被羞辱而再次炸毛的若月，聽到橋本的分析之後也冷靜下來，在腦海重新演示了一下犯罪現場。

「還有就是，依照嫌疑犯剛才的描述來看，他勒斃死者之後沒有理由再度挪動死者的遺體，他也說過他沒有移動過。」

「這表示，基本上排除了移動遺體很可能會造成的碰撞後，死者基本上不可能再有任何的損傷，所以那個嫌疑人有事在隱瞞我們。」

若月驚呼一聲之後順著橋本的推理飛快地接了下去，剛剛自己感到的怪異感也終於有了解釋。

「行，回頭妳偵訊那個嫌疑人的時候記得通知我，我想知道那傢伙究竟在隱瞞什麼？」

當橋本風風火火地帶著滿身屍臭味回到檢察官辦公室的時候，已經接近中午時分了，整理的一絲不苟的桌面上放有一杯還微溫的美式無糖咖啡跟一份簡單的美式三明治，以及一支用透明夾鏈帶包裝好的錄音筆。

「那位美女法醫來過，說是要還妳錄音筆的，她還交代讓妳下午有空過去找她一趟，有些有趣的發現。」

辦公室的其他人這麼嘟囔著，橋本禮貌性的微笑後拉開椅子坐下，順便點開了電腦裡的檔案。

嫌疑人姓名：山崎 大介

出生年月日：1988. xx. xx (28 歲)

基本資料：XX 高中畢業，在校成績良好，與男性交友居多，平常不會主動接觸女性，性格比較懦弱，高三時曾經受到健美選手的影響而加入校內的健美社，畢業後進入人力派遣公司，與人群接觸率不高。

死者姓名：宮村 咲美

出生年月日：1985. xx. xx (32 歲)

基本資料：家庭富裕，有個小四歲的妹妹，從小患有嚴重過敏以及先天性氣喘，同時也患有慢性支氣管炎，最近半年病情頻繁發作。平常基本不離開家裡，生活起居都是靠著一個半個月來一次的妹妹打理的。

A 鄰居證詞：已經有好幾個月沒看過她啦，沒看到她也不奇怪，是個藥罐子也不能常常亂跑，反倒是她那個妹妹呀，最近好像出差囉，最後一次看到她啊手上拎著大包小包的罐頭食品跟耐放的蔬菜水果呢。話說回來，她的房子在社區比較偏僻的角落，那裡如果不是刻意觀察的話很難知道有誰進出，我們會知道她妹妹也是一年前無意間路過，看到她妹妹拿出鑰匙進出住宅才知道的，後來基本上都只在社區的門口看到他妹妹出入，我知道的就只有這麼多。

B 鄰居證詞：那女人好像幾年前有跟誰同居過來著，聽說好像是未婚夫，後來也不知道怎麼了突然就沒看過對方的身影了。不過那女人身體好像很虛弱，基本上不出門的，未婚夫還在的時候看過她幾次，是一位很和善的女人，笑起來挺溫柔的。

「喂？佑美嗎？我需要其他的資料，對，關於她妹妹還有她未婚夫的，山崎的交友資料我需要更詳盡一點，麻煩妳了，還有幫我調閱一下通聯記錄，好，謝謝。」反覆看了幾次這幾則有些簡單的資料，橋本撫著額頭按下公務機的內線打電話給若月佑美。

掛掉電話後本來順手的拿起桌上的三明治，卻一想到西野七瀨讓她過去找她的交代，又只好默默的放下那散發陣陣香味的美味食物。

開玩笑，吃飽了再過去看解剖過的屍體，橋本奈奈未還真怕自己會在莊嚴的解剖室內吐了出來。

#### 章四 驗屍

橋本起身給自己披上風衣，推門走出辦公室，冬天冷冽的風一下子就竄進沒有擋得很嚴實的衣物內，橋本縮了縮脖子走向了另一邊解剖室的房間。

推開解剖室的房門，橋本更是直接打了個冷顫，房裡的異味以及為了保存屍體而更加冰冷的溫度讓橋本不管來了多少次都還是習慣不了。

下意識的搓著手環視一下解剖室內潔白的四周，橋本在不遠處的儀器前看到西野七瀨披著防護衣的身影。

「這次的案件聽玲香說有些棘手吶，妳說，會不會影響到妳的升遷呢？」

橋本就這樣罰站了一陣子，直到西野終於把眼睛從顯微鏡前移開，並且打開櫃子給橋本拋來一件自己備用的防護衣時。

看著比自己高出將近一個頭的那個人笨拙的拉著有些過短的防護衣，西野七瀨打趣對方的說著。

橋本不置可否的笑了一下，目光卻聚集到不遠處已經解剖完成並且完美縫合的屍體上。

「對了，我發現了一些有趣的東西。」

不在意橋本對自己的話蒙混過的態度，西野起身從不遠處堆滿文件的桌上拿起了屍檢本遞給了橋本。

「死者的身上有多處的擦傷與大力碰撞硬物所造成的瘀青，雙眼眼瞼球結合膜佈滿凝血點，心血不凝，指甲呈現烏青；死者的手腕上有明顯的瘀血表示曾經被繩子網綁過，口腔與聲帶被鹽酸破壞，體內還殘留極少量的三氟氯溴乙烷，而身上的創口呈現血紅色，表示不是死後才受傷，是非常明顯的他殺。」

「那死者是死於脖子上的勒痕還是身體上這些大大小小的擦傷？」

點點頭，橋本翻開手中的屍檢本，語氣有些凝重的詢問著。

「最主要的死因是機械性窒息，從屍體上的牙頸部表面有玫瑰血色跟雙眼眼瞼球結合膜佈滿凝血點這幾點可以判斷；而且死者的胃袋裡面沒有任何的食物殘渣，表示死前並沒有任何的進食，所以只能從身體腐爛的程度推測死亡時間……我能肯定的是，死者生前是在毫無防備的狀況下死亡的。」

一口氣彙報完死因的西野卻還是躊躇著，手上糾結的小動作被橋本用餘光看的一清二楚，橋本嘆了一口氣，「啪」的一聲把手上的文件本闔上。

「妳的想法呢？我想聽聽身為法醫的感覺。」

抿了一下紅潤的嘴唇，西野七瀨其實不太喜歡被人看穿的感覺，但也明白這是來自對方的善意，也就緩緩的開了口。

「奈奈未……死者身上殘留著的三氟氯溴乙烷是液態性吸入麻醉藥劑，先不說嫌疑犯哪來的手段去取得這類的管制藥品，重點是為什麼既然死者都昏迷了還要特別用鹽酸把聲帶破壞……殺人存在著那麼大的風險，為什麼要拖那麼長的時間呢？」

「人的每一個選擇都是驅近利益的，既然兇手選擇這樣子的手段，那就一定有著特殊的理由。」

橋本輕輕的拍了一下西野低垂下去的頭，到底是普通的女孩子，每次只要接手到的屍體有被凌遲過的跡象，西野七瀨的心情就會很低落。

這種行業，情緒太過柔軟總是大忌。這是西野七瀨的老師最常對西野怒吼的一句

話。

「還有就是，那個嫌疑犯大概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不是兇手，依照嫌疑犯的說法，他是趁死者不注意的時候從後方用繩子勒住死者脖子的，死者有留指甲，我卻沒有在死者的指甲內驗出不屬於她的皮肉組織跟毛髮，照理說招受襲擊的第一反應應該是反抗與掙扎，慌亂的時候指甲多少都會刺進攻擊者的皮膚的。從這點來看，可以確定他是個只參與部分殺人案的同夥而已，甚至根本沒有參與到整件計畫，明天我想再回去現場一趟，看能不能有什麼發現」

倔強的偏了偏頭躲過橋本的安撫，西野提出了要求。

「好，我跟若月明天再陪妳回去一趟，有什麼發現我們之後再連絡。」

才剛跨出了解剖室，橋本放在風衣內袋裡的手機就開始震動了起來。

「妳要的資料已送達，另外還有一個發現，剛剛鑑識組的人在搜查二樓閣樓的時候新發現了三樓閣樓，時間有點太晚了所以我叫鑑識組的人先回去休息，明天我們一起去現場看看吧？」

劃開已經提示低電量提醒的手機保護鎖，橋本對著若月的傳來的訊息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容。

「好，順便帶著七瀨一起，晚點看完資料後再跟妳分析一些東西。」

修長的手指舞動在手機的鍵盤上，訊息回復完成的同時，橋本也已經回到自己的辦公室中。

## 章五 閣樓

姓名：宮村 咲羽

出生年月日：1989. XX. XX (27 歲)

基本資料：醫學院畢業，職業為刀房麻醉師，在校成績頂尖，對人冷漠、對父母孝順，從小與姐姐感情十分要好，一個半月前被醫院派遣到美國短期進修，半個月前剛回國。

嫌疑人姓名：山崎 大介

出生年月日：1988. XX. XX (28 歲)

基本資料：XX 高中畢業，在校成績良好，與男性交友居多，平常不會主動接觸女性，性格比較懦弱，高三時曾經受到健美選手的影響而加入校內的健美社，畢業後進入人力派遣公司，與人群接觸率不高。

追加資料：十分沉迷網路交友遊戲，案發前曾與父母說過「只要完成一件事情，就有女孩願意跟他結婚」等等的話，資訊組目前正在過濾山崎所有接觸過的女性網友。

姓名：志野 修澁

出生年月日：1984. xx. xx (33 歲)

基本資料：與死者宮村咲美為大學前後輩的關係，後成為戀人並訂婚，直到志野一年前被公司高層派去夏威夷進修後解除婚約。

一口氣讀完這些資料，橋本撐著自己的額頭緩緩的吐出一口嘆息。

手指再往下滑，這次出現的資料卻讓橋本瞪大的雙眼，也讓放鬆後一瞬間湧上來睡意瞬間消失的無影無蹤。

「死者最後一次與外界通聯的紀錄，是半個月前，通信地點為夏威夷。」  
絕對有問題，依照屍體腐爛的程度以及嫌疑犯的自述，死者的死亡時間都應該是一個月前才對，但那通半個月前來自夏威夷的電話……

「去聯絡志野修濊，快點。」

按下內線電話，「嘟嘟」聲一被接通，若月佑美就聽到橋本奈奈未難得有些命令式的語氣。

「怎……」

「死亡時間與證物，不符合！」

電話那頭停頓了好一段時間，傳來了若月佑美詢問下屬的聲音。

「志野正在趕回來日本的路上，大概明天早上就可以抵達成田機場了，還需要什么幫助嗎？」

若月的聲音傳來微微的顫抖，一方面蒐集到的資料沒有過目就直接送交給檢察官這的確是她的失職，另一方面則是對這件案子的突破而感到興奮。

「我覺得有必要親自帶志野修濊去一趟案發現場。」

對著電腦銀幕沉吟了好一會，儘管有些猶豫，橋本還是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於是隔天志野修濊掛著大大的黑眼圈走下飛機時，等待他的就是設樂統以及其他兩名便衣刑警。

一天的時間不太可能讓那麼濃厚的屍臭味散去，案發現場的封鎖線前依然還是擠著一群嘟囔著監督辦案的圍觀民眾，甚至多了打著追查真相的各大知名媒體。  
響著警鈴的兩台休旅車一同到達現場，前後走下來的四個人剛好都是女性，立刻引來一陣喧鬧的竊竊私語，媒體的閃光燈也瘋狂的閃爍，橋本皺了皺眉頭。

「對於這次案件身為女性的妳們有什麼看法？」

「有自信替同樣身為女性的死者討回公道嗎？」

「四位都是擔任要職的女性，請問對國內男性的工作能力有什麼看法嗎？」

「是否覺得自己的辦案能力勝過其他男性呢？」

「是不是靠什麼關係才有今天這個位置？可以說明一下嗎？」

「與本案無相關的內容，請恕我們一率不做回答。」

墊後的若月佑美看著前方三人散發出濃厚不耐煩氣息的背影，只好勉強撐起笑容

面對一開口就瞬間遞來無數支麥克風的媒體。

眼看著媒體們微愣之後又再度準備詢問問題的架式，若月佑美只好用快步跨越到封鎖線後方，心裡則暗暗哀嘆自己把負責發言的設樂統派去機場才會造成這個窘境。

狼狽的跨進屋內，其餘的三人都已經套好了腳套跟手套，正滿臉戲謔看著灰頭土臉的若月。

「辛苦妳了，組長大人~」

沒好氣的接過櫻井玲香遞來的防護裝備，若月皮笑肉不笑的笑了一下，然後領著其他人往昨天凌晨被發現的閣樓前進。

「不愧是嚴重過敏及氣喘的病患，連閣樓這種地方都會整理。」

「也只有很重視身體健康的人才會連閣樓都打掃的那麼徹底吧！」

二樓的閣樓內，一絲不苟的放著暫時用不到的家具，上面雖然也有著一層灰塵，但用手劃過就會發現，其實灰塵累積的程度跟客廳的電器相差不遠，顯露出了有人會定時打掃的事實。

「這很正常吧，難道妳們平常都不會整理閣樓的嗎？」

聽到若月跟櫻井的感嘆，橋本揚起眉毛露出有些惡意的笑容反問著。

「也只有妳這個重度強迫症的人會每週清掃一次。」

身邊的兩人還反應不過來橋本的鄙視，一旁冷靜的西野就已經嘲諷回去了，被反咬一口的橋本撇了撇嘴，開始乖乖的查看二樓的所有雜物。

「組長，志野修濊來了。」

鉅細靡遺的地毯式搜查才剛完成，設樂統就叫住準備前往三樓閣樓的四人。

活動了一下脖子的筋骨，若月接收到橋本的眼神指示，便叫設樂統把志野修濊帶過來二樓閣樓。

「對了，外面的媒體……」

順利把志野修濊領到正在搜查的四人面前，設樂統剛想下樓離開，就聽到若月佑美有些無奈的語氣。

「啊，我會負責處理好的，組長放心！」

朝著若月微微行禮之後，就把一直站在自己身後的志野修濊往前一推，隨後快步的走下樓梯。

志野修濊眼眶微紅，看著眼前停止搜查動作，一臉擔心的看著自己的四人，勉強的點了一下頭。

「您好，我是負責這次案件的檢察官橋本奈奈未，想請您陪同我們搜查現場，若發現有那裡不妥的地方，請您務必告知我們。」

志野修濊平緩情緒似的深深吸了一口氣，麻木的點了一下頭後率先的爬上通往三樓閣樓的樓梯。

沉重的氣氛一下蔓延在眾人之間，連上樓的步伐都僵硬的像是綁了鉛球一般。

三樓的空間看上去比二樓還大出不少，志野修濊默默的把窗戶的窗簾打開，一瞬

間透進來的光線讓大家同時把視線集中到了窗戶旁不遠處的一個顯眼物體上。

「那是之前咲美找人訂製的一人用三溫暖木屋，她一直都很注重皮膚的保養。」注意到了其餘四人的視線，志野修濊勉強撐起一抹微笑體貼的解釋。

「她平常會上來這裡使用這個三溫暖木屋嗎？」

櫻井玲香皺起眉頭，手指著牆壁角落的插座，上面正好接著三溫暖木屋的插頭。

「據我所知應該是不會的，咲美買回來後用不到半年就嫌麻煩，找人把這個東西搬上來這裡。」

志野修濊順著櫻井雪白的手指望過去，看到插座的狀況後也有些微愣。

聽到志野的話，四人不動深色的交換了一下眼神，隨後若無其事的開始搜查其他雜物。

三樓的空間大，搜查的進度相對的也就比較緩慢，直到太陽快要西下，大家才結束地毯式的搜查。

「抱歉，我要先回去了，咲羽今晚刀房的麻醉手術要到明天才會結束，我想咲美的爸媽需要陪伴，等等要過去看看他們。」

志野修濊拍了拍身上沾染到的些微的灰塵，對著四人致意一下後，就快步的走下了樓梯。

「有這麼方便的東西我怎麼都不知道呢，在家就可以保養皮膚……」

目送志野的背影消失後，櫻井就走到三溫暖木屋前，嘴上還輕聲的嘟囔著。

「嗚……裡面的味道熟悉的難聞呢……」

用力把門推開，一陣撲鼻而來混雜著木頭以及精油的怪味就竄進在場的人的鼻腔裡，櫻井玲香露出笑容，話中有話。

「熟悉的屍臭味。」

「這也是為什麼，屍體的腐化程度是一個月以上，卻還會在半個月前跟志野通話了。兇手在這裡，利用三溫暖木屋的高溫以及濕氣，對屍體動了手腳。」

一旁的西野七瀨眯起雙眼，把櫻井玲香沒說完的話說了出來。

「加速屍體腐化的兩個要點，就是溫度跟濕氣。過去幾年著名的案件中也發生過兇手利用冰凍後退冰法，或者濕氣法來加速屍體腐化的事情，這次案發是在天氣比較寒冷的冬天，我想冰凍法應該只會延遲屍體的腐爛，這樣就不能達到兇手想要呈現的效果了。」

用無線電呼叫了底下待命的鑑識組上來蒐證後，櫻井玲香接過西野七瀨的話，繼續解釋著。

「也就是說，之所以會呈現出死亡時間高於半個月以上的的原因，就是因為屍體被動過手腳了？」

「對，而且因為嫌疑犯自述殺人的時間點也是在一個月前，所以我們被先入為主的觀念蒙騙了，還好有那一通半個月前來自夏威夷的電話，不然我們大概就真的會陷入兇手設計的時間差陷阱裡了。」

對著還反應不過來的若月耐心的解釋著，櫻井卻持續的若有所思著。

「加速腐化一般都會有著嫌犯自己的目的，那麼那名嫌犯會這麼積極的加速腐化

程度，目的恐怕是……」

「創造自己的不在場證明。」

一旁的橋本冷靜的明白了櫻井話中的思路，講出了不約而同浮現在四人心裡的答案。

## 章六 水漬

鑑識組過來接手蒐證後，四人踩著疲憊的步伐緩緩的來到一樓大廳。

「怎麼了？」

眼看著走在自己前方的西野七瀨一臉心不在焉，橋本輕聲詢問著，走在前方的兩人也回過頭來，眼神關注的看著西野。

「我在想，既然麻醉藥劑是吸入性的，那就會需要誘導吸入的工具，醫療用的太過顯眼，而且也不方便攜帶，那麼犯人應該會利用這邊本身就有的器材吧？」

西野七瀨轉身環伺了四周一圈，眼神犀利的掃過客廳的每一樣物品。

接受到眼神訊息的其他三人嘆了一口氣，各自在一樓散開來尋找可能的麻醉誘導物品。

只是這次的搜查不如前一次那般順利，客廳比起閣樓而言更加寬敞，放置的家具以及雜物也更加的多。窗外的景色逐漸變成墨黑，封鎖線外的人群也逐漸散去，鑑識組的組員來來回回匯報了好幾次有關於三溫暖木屋內的血液、尿液等等一系列的反應。

「佑美，要不要先叫其他人先回去整修，今天他們也累了一天了。」

抬手把一搓濕漉漉的瀏海往後一撥，櫻井玲香看了一眼四周也累得不像話的鑑識組員，以及第三分隊的隊員一眼。

「只要能保證有一組鑑識組的組員能夠隨時待命的話就好，上頭希望我們盡快破案。」

橋本奈奈未甩了甩酸澀的手臂，從開放式的廚房中走出來。

「先讓他們去吃飯吧，中午在這樣的環境應該也吃不太下飯……嗯？」

西野七瀨疲憊的聲音也從書房幽幽的傳了出來，卻意外的夾雜疑惑的尾音，下一個瞬間其餘的三個人就如同快速移動一般，十分矯健的出現在書房。

「我記得死者患有氣喘以及慢性支氣管炎，所以長時間以來習慣以噴霧式蒸氣吸入器來做症狀的緩解，對吧？」

西野七瀨緩慢的從桌櫃旁直起身子，眼神散發出精明的光芒，對著橋本奈奈未求證。

「嗯，資料上的確是這樣子寫，怎麼了？」

站在一旁若月偏了一下頭，眼神來回打量著桌櫃上擺放著的機器。

「這台蒸氣吸入器的附近，很明顯的被人用粗布擦拭過，而且當時的時間應該很緊急，所以才會擦拭的不完全，還有灰塵殘留，但殘留的量相對其他物品的灰塵量來說很少，表示這裡是被額外的、特別擦拭過。」

西野七瀨的手輕敲了敲桌面，一邊示意櫻井用相機把痕跡拍攝下來。

「不止灰塵殘留，旁邊還有一些水漬，如果死者真的有潔癖的話，那應該忍受不了這種污漬。」

而一旁的橋本聞言立刻從風衣的口袋拿出小型的手電筒，半蹲與桌面平視時打開燈光，隨後找尋到更多線索。

「而且我想應該順便檢測一下機器內的水盒殘留物，既然時間那麼緊急，那搞不好最重要的證物會留在裡面。」

櫻井玲香與西野七瀨交換了一個眼神，突然間明白了為什麼西野七瀨眼神會那麼興奮。

「妳是指……犯人是用這台機器來進行誘導麻醉的!？」

倒抽一口氣的若月順著思路推測下去，也突然間明白這其中的可能性。

「就用台機器來達成麻醉？」

橋本皺起眉頭，看著桌上的機器，語氣帶點保留。

「誘導的效果大同小異，而且這台的確是面罩式的機台，三氟氣溴乙烷的麻醉效果其實很強烈，臨床上也常常出現麻醉過深的情況，一般手術使用的濃度差不多是0.5%~3%，依照屍體體內殘留的極少量情況來看，兇手應該加重了劑量。」西野七瀨嘴角揚起愉快的笑容，示意一旁待命的鑑識組開始存蒐證。

「佑美，資訊組的人過濾的怎麼樣了？」

腦袋開始迅速運轉過昨天接案子後到現在的種種發現，橋本早已在內心把山崎大介從「主嫌」的位置上劃掉了。

涉案呢？一定有，但絕對是被教唆的那個；線索呢？十之八九跟山崎口中那位完成某件事情就願意嫁給他的女性有關。

「嗯？妳說交友軟體那個？今天中午是已經過濾出來有三個女網友長期在跟山崎大介來往，但其中一個女性的照片是盜用外國網美的照片，留下來的交友資料也全都是刻意捏造過的。我有請資訊組追蹤對方的網路IP位置了，但還不知道查得怎樣。」

若月佑美無奈的攤了攤手，隨即又從口袋中拿出已經一個下午都沒有察看過的手機翻閱著未讀的訊息，爾後面有難色的抬起頭來。

「剛剛我翻閱了一下未讀訊息，發現資訊組的人有回報已經定位到了，只是……地點顯示的位置是在六本木的一間高級網咖內……」

「還是個高智商罪犯呢，呵呵。」

一旁的櫻井聞言，忍不住眯起眼睛嘲諷了一番。

「今晚我們先去網咖過濾監視器，明天再找時間去審問山崎大介；佑美，我想請妳吩咐資訊組的人，去追查一下山崎大介所屬的人力派遣公司之前都把他派去哪裡工作過。」

橋本用力揉了揉抽痛的太陽穴，思考了一番還是決定先去追查網咖的監視器，畢竟那些資料隨時都會有被洗掉的可能。

任務分配下去後，四個人兩台車又毫無怨言的匆忙前往位於六本木的高級網咖，車上也顧不及斯文以及橋本的潔癖，直接打開早已冷掉的食物就這樣吃了起來。

在無法反抗與分心的開車途中被西野七瀨強勢的塞了幾口飯糰稍微補充了血糖後，橋本為了不讓愛車有被食物弄髒的可能性，而終於乖乖的順著把西野不時會遞來的，已經剝成好入口份量的食物吃下。

「妳也在懷疑了對嗎？關於麻醉劑的事。」

車已經開到了六本木的繁華街道上，剛剛彷彿鬧劇一般的餵食秀也終於在食物吃完後到了一個段落，西野七瀨把垃圾收拾完畢後伸了一個大大的懶腰，對著一旁表情還是很警扭的人問著。

「多多少少有些敏感，再加上那麼熟悉死者家裡的擺設這件事……很難不去懷疑吧？」

凝視著由紅轉綠的紅綠燈，橋本修長的手指輕敲著方向盤，若有所思的回答著。前方不遠處若月的車打起了左轉的方向燈，橋本也順從的跟著在下一個路口轉彎，霎時間一棟氣派的高級網咖出現在面前。

「不愧是高級的網咖，居然連停車場都有！」

等停好車匯合後，若月忍不住發出感嘆。

「畢竟會來六本木消費的都不是普通人，我現在比較擔心的則是，因為消費者不是普通人，所以店家主打隱私保護做得滴水不漏這點。」

橋本率先按開了網咖的電動門，緩步走到了櫃檯前。

「您好，請問有什麼需要服務的嗎？」

訓練有素的櫃檯小姐立刻露出親切可人的笑容，熟練的詢問著剛剛走進店內的四名女性。

「您好，我們是東京警政署的警務人員，目前正在追查一件命案，想要請你們配合一下，調閱監視器畫面給我們做為調查案件的依據。」

領頭的橋本從風衣內袋中掏出警徽，對著一瞬間收起笑容的櫃檯小姐沉穩的說著。

眼神不安的一直來回掃射橋本四人，櫃台小姐有些著急的用無線電呼叫著甚麼人，過沒多久一個手臂上有著刺青的男子就從一旁的VIP包廂內走了出來。

「這件事我做不了主，還是請我們老闆親自跟妳們談吧！」

刺青男有些鄙視的打量著眼前自稱警察的四位女性，而後不耐煩的轉身朝著吧檯的方向前進。

「老闆，外面來了幾個條子說要調監視器調查命案。」

刺青男快步的走進吧台後方的豪華休息室內，對著另一名正在抽煙的男子不悅的說著。

動作頓了頓，有些可惜的捻熄了才剛抽沒幾口的香煙，男子起身走了出去。映入眼簾的就是站在櫃台前四名臉色疲憊卻仍然執著想要把案件了結的女子。

「調監視器是吧？可以，但我們的人不會幫忙，我也只開放讓妳們四個自己動手查；另外我們店裡的監視器大概三天抽帶一次，所以妳們如果要找前幾個月的話自己去監視器的光碟暫存室找吧！」

神色自若的對著四個警察說著，男子雖然面帶笑容，卻多少有著一絲不懷好意以及輕視。

四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女人還出來當警察？別傻了，他倒要看看這幾個女人有什麼本事。

「可是老闆，這不太妥當……」

一旁的女服務生及剛剛進去請出男子出面的小弟卻因為對客人的保密協議而再次勸說著。

抬起手制止兩個人說到一半的話語，被稱呼為老闆的男子不等橋本一行人的反應再度開口。

「我給妳們幾個小時的時間，要是到天亮妳們還沒找到，那我會直接把妳們趕走。妳們有妳們辦案的難處，我們也有我們道上的規矩，這幾個小時的時間已經是我最大限度的讓步，就看在妳們幾個女人居然是警察的份上，我讓步這一次！」

男子語氣流出來態度堅決的不容讓人討價還價，橋本她們也不是不看眼色的人，自然明白了這已經是所能爭取到的最大的辦案協助了，於是也不在多說什麼，而是對著男子點頭示意後跟著一旁的小弟走向監視器光碟的暫存室。

## 章七 腳印

「天，這裡是多久沒有整理了？」

推開暫存室的門，濃厚的霉味就直接竄進大家的鼻腔內。

若月忍不住別過頭去乾咳了幾聲，低聲碎唸著。

「行了，時間有限，我們先跟資訊組調一下對話記錄中女方的上線時間在分頭找吧，麻煩佑美聯絡了！」

一旁有嚴重潔癖的橋本看到這樣髒亂的環境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最後忍不住從風衣口袋內掏出隨身攜帶的口罩以及橡膠手套開始穿戴。

「到底有誰會隨身攜帶橡膠手套這種鬼東西啦！？」

一旁對環境同樣很無語的櫻井看到橋本的舉動後更是啞口無言。

「哦~因為奈奈未那個工作狂說過，查案的速度永遠趕不上犯罪的速度，所以為了能隨時查案，她就將一些有的沒的東西全部帶在身上了。那件風衣的外套口袋跟哆啦A夢的百寶袋一樣什麼都有。」

而西野七瀨則是毫不在意暫存室的髒亂，手已經開始整理著一旁日期看起來比較新的監視器光碟了，只是動作的同時仍能忍不住揶揄了橋本一番。

「我那叫認真負責！」

「我看就是嚴重強迫症+嚴重潔癖罷了！」

掛掉電話的若月聽到橋本的反駁忍不住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

「資訊組說女方最後一次上線的時間是一個半月前的凌晨2：00，網路IP大致的位置在網咖C區的46、47、48、49這四個位置，剛好這裡的分類就是五個位置的監視器燒錄成一片光碟，找起來稍微方便一點。」

再次吃驚的橋本撇了撇嘴，得到線索的四個人認命的開始在髒亂潮濕的環境中搜尋那一片微小卻又重要的證據。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原本堆在門口雜亂不堪的監視器光碟們被依照著時間整理的一絲不苟，卻始終沒有發現她們推算時間後需要的那一片光碟。

「嘖，怎麼會這樣，獨獨缺少那一片最重要的？」

眼看著天空已經露出一絲絲明亮，搜索卻毫無一點成果，若月忍不住著急了起來。

「等等，那是什麼？」

一旁已經毫無力氣的櫻井蹲坐在剛剛向外面的服務人員要來的報紙上，眼睛卻意外的看到了一雙腳印，既不屬於這裡的四人，卻又嶄新的沒有佈上太多灰塵。

「很大，是男生的腳印，而且依照大小我推測腳印的主人身高大概在178~180公分上下。」

西野起身用自己的腳對比了一下後，語氣肯定的說著。

「這片就是我們要找的那片光碟，看來被人刻意的隱藏過了！」

剛剛順著腳印走向深處的若月，此刻手上拿著一片光碟灰頭土臉的從後方深處走了出來，臉色陰沈。

「我們懷疑你有包庇兇手的嫌疑！」

再次見到被稱為老闆的男子後，橋本沉聲的說著。

「看來是有那麼一些誤會存在了是吧？」

從凝視對方的眼神中，橋本發現了對方臉上一閃即逝的困惑，卻仍然不動聲色。

「我們要找的監視器光碟，被人刻意隱藏到了暫存室的最深處，要是晚來幾天，我看這片證據就會被拿去銷毀了！」

聽到若月咬牙切齒的話後，男子才恍然大悟，可是這回露出的不是無所謂的表情，而是一臉若有所思。

「我們的清潔人員通常都是外包給人力派遣公司的，當天看守監視器的員工下班後就會把在手邊堆疊兩天的監視器光碟交給當天的清潔工，所以存放監視器光碟的工作從來都是人力派遣公司當天派遣的清潔工負責的。」

男子沈吟了一會，臉色有些奇怪的把人力派遣公司的事說了出來。

「是哪間人力派遣公司？」

一旁的橋本聽到人力派遣公司後突然愣了一下，而後語氣有些急促的追問著男子。

「名字是叫【坂】，公司總部也在這附近，他們的服務態度一直挺好的，很多大型公司或者醫院的外包清潔工都是用他們的人。」

對著男子再三道謝後，橋本一行人從高級網咖內走了出來。

「若月，山崎大介所屬的人力派遣公司是不是就叫【坂】？」

「對，妳當初跟我要的山崎大介的派遣記錄資訊組昨天已經拿到了，回去休息完後妳再去辦公室看.....」

「妳們先回去休息，等我看完資料後應該就差不多可以審問山崎大介了，光碟我會交給資訊組的過濾。」

用力掐了一下人中的部分試圖提神，橋本此刻顧不上休息以及洗去滿身的屍臭霉味，只想趕快將這件案件結案。

「妳們先休息吧，我跟奈奈未一起回局裡，她自己開車有點危險。」

若月以及櫻井聽到西野勸說的話後露出無奈的表情，但成為夥伴那麼多年，大家都知道橋本一來勁就不會停下休息的習慣，也就由著她了。

「好，小心一點，我中午再買吃的過去找妳們！」

早晨的警政署裡三三兩兩的散佈著準備上班的警務人員，檢察官辦公室內的燈卻已經好幾個晚上沒有關過，當橋本與西野疲憊的回到辦公室後，看到的就是另外幾個檢察官睡得不省人事的狀況。

躡手躡腳的繞過睡倒在地上的人，橋本打開了電腦，卻發現一旁西野眼裡的血絲。

「累了就先睡一下，我發現什麼重要的線索在叫妳好嗎？」

放輕聲音的哄了一下眼前死死咬著下唇不讓自己眼睛闔上的人，橋本無奈的說著，卻只得到西野倔強的搖頭。

嘆了一口氣後不再堅持，橋本點開了電子郵件內的資料。

滑鼠快速的滑過山崎大介入職到現在三年期間所有被派遣過當清潔工的企業，最終橋本的手指在一年前及半年前的資料上各停止過一次。

一年前被派遣至 XX 醫院手術科擔任手術室清潔人員半年。

半年前被派遣至 XX 高級網咖擔任清潔人員至半個月前。

橋本疲憊的眼神露出一絲精光，電腦上的派遣紀錄不但完美對上了他們對山崎大介曾經被派遣到 XX 高級網咖擔任清潔人員的猜測，甚至還意外找到一份小驚喜。XX 醫院，正是死者的妹妹宮村咲羽所任職的醫院。

推測得到證實，那麼剩下的就看資訊組的過濾以及.....交友軟體上被刪除的私密聊天紀錄的修復了。

當若月拖著疲憊的步伐拎著兩人份的午餐來到檢察官辦公室時，映入眼簾的就是整個辦公室的人睡得東倒西歪的畫面，雖然明白檢察官的工作有多忙碌，但每次查案需要過來這間辦公室找橋本時，都還是會被這番畫面給深深震撼。

「快吃吧，冷了對胃不好。」

喝那麼多咖啡也不好。這句話被憋在了若月的喉嚨內，橋本跟西野掙扎著從桌上爬起來，桌上已經冷掉的黑咖啡被橋本一飲而盡，然後起身再去不遠處的公用咖啡機旁倒了一杯。

「下午兩點，準備審問山崎大介。」

對著閉著眼睛，只是機械式咀嚼嘴中食物的橋本告知後，若月起身離開了辦公室，資訊組剛剛已經來了消息，交友軟體上被刪除的私密訊息已經全數修復完成，山崎大介的確只是個受人指使的共犯罷了。

至於那位狡猾而又精明的兇手，透過監視器畫面比對，已經確定了身分，只是仍然還需要更多的證據。

封閉的審問室內，若月一臉煩躁的盯著還是支支吾吾的說著自己就是兇手的山崎大介，那煩躁卻又不能爆發的情緒甚至讓人隔著透明玻璃窗都感受的到。

「佑美，我來吧！」

窗外櫻井與西野不約而同的拍了拍橋本的肩膀，一旁的記錄官識相的按下對審問室的通話鈕，隨後若月按著抽痛的太陽穴走了出來，換橋本進去審問山崎大介。

「錄音繼續！」

記錄官按下錄音鈕，橋本卻依然沉默的看著面色不安的山崎大介。

「我一直在想，親情與私慾之間，到底有沒有辦法顧全？」

「你的父母一直在看守所外想要見你，三天來每天忍受異樣的眼光在門外從早上站到晚上。」

過了許久，橋本用十分低啞的嗓音開口，山崎大介放在桌面上交叉的手卻開始劇烈的顫抖。

不動聲色的橋本發現了山崎的動搖，思索了一會後又再度輕聲開了口。

「誰都會有著自己的私慾，就像你想得到她的愛戀，而她想了結自己的姐姐一樣。」

「你其實早就知道網路上那位女性的真實身分了對吧？」

「讓一切結束吧，別忘了你的父母還在等你回家！」

當呼嘯而過的數輛警車停在獨棟的高級豪宅前時，宮村咲羽正在後院的花蒲中細心的給滿片滿片散發出馨香的金銀花澆水。

大陣仗的警察圍繞在豪宅前，宮村咲羽也絲毫沒有流露出任何緊張的情緒。

「這是搜索票，請您配合！」

隔著豪宅的鐵門，橋本與宮村咲羽對峙著，最終鐵門被緩緩的升起，而橋本一行人則是被帶進了偌大的客廳中。

「大介還好嗎？」

悠閒的泡了一壺茉莉花茶，宮村給四個人人都倒了一杯，自己則隨意的蜷縮在沙發上，看似無厘頭的開口。

「檢察長讓他跟父母會見一天，明天就要回到看守所了。」

「這樣啊.....擁有父母的關愛，真的很令人羨慕呢。」

宮村聞言後露出淡淡的笑容，語氣有些羨慕的說著。

「我第一次見到大介，是在手術室的準備室中。」

「那時因為手術稍微的推遲，導致被派遣的清潔工在門外罰站了好一陣子，我經過大介身邊的時候，剛好看到他的手機開啟的 APP 就是那個交友軟體。」

鑑識組的組員乒乒砰砰的在豪宅的後院、宅內來回的翻找著更多的物證，開啟的落地窗灑進來輕柔的陽光，金銀花的香味混著清淡的茉莉茶香飄散在空氣之中。

「大介這個人太過單純了，心思簡單到我很輕易的就可以用言語操控著他，從接近他到完成第一步的計畫，我只花了半年的時間。」

「我沒猜錯的話，妳是利用手術需要的名義取得三氟氣溴乙烷，並把整罐的麻醉液體帶入準備室中的，事先跟山崎說好妳會把裝有三氟氣溴乙烷的液體罐丟入某一個廢棄垃圾桶後，在讓山崎進去收拾時把其實還裝有三氟氣溴乙烷的液體罐偷渡出來的，對吧？」

西野七瀨詢問著著眼前臉色平靜的宮村咲美，得到後者不置可否的點頭。

「雖然在那個時候大介就知道我的真實身分了，但為了隱匿可能會被追查到的身分，我們還是用交友軟體聯絡，而我也從來只會用網咖的電腦來啟動交友軟體。」

「更巧的是，大介在半年後正好也被派遣去了那裏當清潔工，於是他就開始幫著我銷毀那些被拍到的監視器畫面，偷偷的把那一區域的光碟移到暫存室的最後面，讓定時銷毀的廠商可以優先的銷毀我留下的身影。」

「案發的當天，是姐姐病情急轉直下的第三個月，姐姐的主治醫生甚至已經讓我簽下了放棄急救同意書了。雖然聽起來很像推託，但或許我有那麼一絲的動機是捨不得姐姐在半夜發作時的樣子吧.....明明身為麻醉醫師，身邊擁有很好的醫療資源，卻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姐姐持續衰弱.....那與其被疾病折磨到死，還不如由我讓她得到解脫。」

「而我根本沒有打算讓大介直接參與動手的過程。那台噴霧式蒸氣吸入器的水盒我來不及清洗，應該已經被驗出含有三氟氣溴乙烷的成分了吧？成功昏迷了之後，我把姐姐綑綁到了地板上，然後強制給她灌下稍微稀釋過的鹽酸。」

「大介趕過來的時候，姐姐已經斷氣了，而我正要把姐姐扛到三樓的三溫暖木屋內，大概是在那個時候造成碰撞給屍體下那麼多的瘀青吧，至於擦傷是姐姐剛昏迷時從椅子上摔下來，然後我在地毯上拖動時造成的。畢竟我雖然比姐姐高，體重卻跟姐姐相差不遠。」

「為了防止加溫加濕後屍體上濕漉漉的水氣會混著血液滴落到已經清理乾淨的

地板上，大介從閣樓中找到了防水的帆布，我們利用帆布包裹住屍體，一起把屍體抬到一樓客廳棄屍。」

宮村咲美閉上眼睛輕輕的把所有作案過程說了出來，爾後起身，領著橋本他們來到了種滿金銀花的後院。

「那塊沾有我的指紋，還混著姐姐血跡的帆布被我埋在這一整片金銀花的下面，讓鑑識組的人挖出來吧。」

宮村咲羽蹲下身驅，憐愛的撫摸著金銀花的花瓣。

「最後一個問題，妳的殺人動機？」

對著眼前的宮村躊躇了一會，若月還是依照著例行公事，把最重要的問題給問了出來。

「妳們也知道姐姐的病情吧，為了能夠給姐姐最好的醫療環境，爸爸媽媽從我有記憶以來都在拼命的工作；難得的放假日，也是帶著姐姐去醫院回診，而我永遠都是在家中等著他們回來。小時候我想找他們撒嬌、無助的時候希望有他們陪伴，看到別人的班親會有爸爸媽媽來我就好羨慕，可是我不能胡鬧，因為我知道這關係到姐姐的生命。」

「只是姐姐跟志野修濊訂婚以後，就開始不願意跟爸爸媽媽往來了，父母來看兒女天經地義，而她居然把父母鎖在門外，爸爸媽媽也由著她，把照顧姐姐的任務交給了我。我想大概就是因為獲得無數父母重視的她，最後居然這樣子對待爸爸媽媽，我才會萌生殺意吧。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源自於我的忌妒，我真的真的好忌妒爸爸媽媽對姐姐的疼愛呢，一生中唯一一次請求父母能在醫學院上的加袍典禮中出席，卻被用沒空回絕，可是姐姐從小到大的畢業典禮跟班親會，爸爸媽媽就從來沒有缺席過任何一次呢！」

看著眼前已經被挖開一大片的花蒲，宮村咲羽卻意外的漾起無奈的笑容，彷彿在說著其他人的故事。

「姐姐從小到大最怕痛了，所以最後我選擇用繩子勒斃她。勒死她的繩子，還有用來清洗血跡的拖把抹布，被我用黑色大塑膠袋包起來後帶到私人垃圾焚化廠銷毀了，這批證物我不確定還追不追的到，但我想有防水帆布上的指紋就應該足夠定我的罪刑。」

沉默的聽完宮村咲羽的自白，橋本從風衣口袋內掏出手銬，輕輕地把宮村咲羽銬上。

「妳很愛妳的姐姐，對嗎？金銀花的花語是：『全心全意把愛奉獻給妳』。而金銀花同時也是妳姐姐最喜歡的花之一，所以妳才不把那塊帆布給焚化廠焚毀，而是選擇冒著風險把帆布帶回來後，用來種植金銀花以紀念妳的姐姐。」

在宮村咲羽準備跨上警車的那一刻，西野七瀨用微微哽咽的聲音開口詢問了手上摘下了一朵金銀花的宮村咲羽。

「姐姐的聲音一直以來都能讓我的心情平定下來，小時候爸爸媽媽不在家，我半夜被噩夢嚇醒時，都是姐姐用歌聲哄著我入睡的。所以我才會在昏迷的狀況下，

還用鹽酸腐蝕姐姐的聲帶，因為我怕姐姐一開口，我會因為無法下重手而讓她死得更痛苦。那些擦傷，都是姐姐昏迷時所留下的，直到她掙扎著快要醒來時我才用繩子勒斃她，因為她最討厭疼痛了。」

「山崎大介說，當天他趕過去的時候，看到的就是妳抱著宮村咲美的遺體大哭的景象。」

一旁的櫻井，眼眶同樣有些微紅，看著背對大家面向警車的宮村咲羽說著。

「那個笨蛋，居然連這個都說了……幫我轉告大介，讓他好好珍惜自己的人生，不要再那麼傻了。還有，我很慶幸我失敗的人生中曾經遇到過他。」

警車的車門「砰」的一聲被關上，卻從拉下來的車窗中伸出一雙被手銬銬住的白皙雙手，拿著有著淚痕的一朵金銀花，宮村咲羽低垂著頭，把那朵花放到了西野的手裡。

「最後一個請求，請妳們代替我，偶爾去探視一下姐姐，她最怕寂寞了。」

最終宮村咲羽因為殺害手足被判死刑定讞，而山崎大介則是因竊盜、協助殺人等罪刑被判了八年的有期徒刑。

全國各大媒體一改追案時對四位擔任要職的女性警務人員的嘲諷，一個個都對四個人的辦案能力讚譽有加。

但其實橋本自己在心裡明白，如果當時不是山崎的自首電話、那一通來自夏威夷的通訊紀錄，還有宮村咲羽淡然的配合，這件案子絕對無法順利落幕。

像宮村咲羽那樣聰明的人，或許從一開始就根本沒有盡全力的想要逃過法律制裁。

這件震驚全日本的命案終於在破案幾個月後逐漸平息風波，而通通升了職的四人，在辦公桌的透明桌墊下則是不約而同的，都押著一束金銀花製成的乾燥花。

## §評語§

### **楊錦富老師**

主要人物：橋本奈宗未、若月佑美、櫻若玲香、志野修澁、山崎大介、西野七瀨。  
故事類乎日劇偵探影集的情節，峰迴路轉，懸疑怖慄。一方面寫出殺者的悉心設計，一方面寫出偵辦者的鍥而不捨。而整個案件受理過程都由四位女生處理，提供女性不遜男性的鋪排角色。且由故事案例的發展，見出作者觀賞日劇懸疑情節有得，模仿其中情節也有得。

### **林文華老師**

故事結構完整，敘述流暢，但殺人的動機不夠充分，合理性不足。

### **曾喜城老師**

故事曲折、結構欠完整。

### **陳麗娜老師**

故事結構完整，懸疑性強，頗似日本推理劇。

### **孫中峰老師**

在懸疑的情節中呈現人性的問題，但懸疑有餘，故事張力略顯不足。

### **孫吉志老師**

情節鋪陳緊湊。

## 【花式滑冰狂想曲】陳欣伶

國際滑冰聯盟花樣滑冰大獎賽---第三戰中國站

男子單人短曲，地點是北京首都體育館。

(實況轉播)

「比賽到目前為止，各個選手表演的都十分精彩，下一位出場的是我國代表選手湯銘恩，這是他第二次參加大獎賽了，去年雖然好不容易晉級到決賽，但很遺憾的在比賽中落到了最後一名，也有傳聞說他要引退，不過今年的教練是由前大獎賽冠軍得主維克托·烏曼諾夫擔任教練同時也是編舞者，這樣的組合會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精采表演呢？」

「現在正是展現你魅力的時刻，讓觀眾和評審為你神昏顛倒。」維克托作為教練在場邊跟湯銘恩說的最後一句話。

「視線絕對不要離開我」說完這句話便向場中向滑行，準備表演姿勢。音樂一下，最開始的動作將手先從頭到腰帶過再將頭甩向右邊擺出性感的表情。

「湯銘恩選手開始他賽季首戰節目，曲目是《EROS》這個風格一改他上一季的形象，在生活中他與維克托教練朝夕相處是不是因此有了心境上的變化呢？」

為了這次的短節目，我將自己想像成是魅惑男人的女人，向認識的女性朋友教我女性化的動作，成為迷倒所有男子的第一美女。

音樂來到了中段，精采絕倫的接續步，真是厲害，湯銘恩在場上的氣勢和表現，都讓在場的選手增加心理的緊張感。湯銘恩為了在大獎賽決賽獲得冠軍，將所有的跳躍全部安排在得分更高節目後半段，這會消耗大量體力。

蹲踞旋轉後做大一字滑行接第一個跳躍3周半跳(3A)，接下來是4周後內跳(4S)，4S他在比賽中的成功率還不到30%，抓準起跳時機跳了，4S成功了，落冰後做滑行表演，為下一個跳躍動作準備，4周後外點冰跳(4T)+3T。

「所有的跳躍零失誤完成了，湯銘恩即將完成史上最高難度的節目，新生的湯銘恩就此誕生。」

場外有一名瑞士選手看到湯銘恩的比賽覺得跟他以前遇到的完全判若兩人。

「看來這次的比賽會很有意思呢！」

表演完的瞬間全場熱烈的喝采，還有他的教練維克托看到他完美的表演高興得跳起來了，對於湯銘恩來說是至今為止最高水準的表演。

在等分區的維克托和湯銘恩很緊張，不知道分數如何？

「出來啦!106.84刷新個人紀錄最高分，位居榜首。」

「接下來上場的是美國選手陳魏17歲，曲目是《Still Alive》」，透過場外走廊

上的電視可以了解目前的比賽情況，比完的選手都聚集在那。

「陳魏從首戰開始的完成度就很高了，而且編舞者還是他本人，相信他比任何人都要了解這首曲子。」正在說話的人是哈威爾他是第一個表演的選手。

「陳魏好帥喔！和美國站相比又改編了不少。」金柏洋一臉崇拜的表情。陳魏在美國站奪冠，是中國站參賽者中最接近總冠軍的選手，雖然沒有四周跳但他在曲目詮釋等五項 PCS(表演分)上獲得極高的評價。

3周後內點冰跳(3F)+3T 連跳，穩定的跳成獲得加分。觀眾的反應相當熱烈，3周勾手跳(3Lu)，最後一跳也很漂亮的完成了。

美國選手陳魏在熱烈的喝采中結束了他的短節目表演，繼美國站後再次滑出精采的表現，分數是 87.98 排位目前第 3 名。

「好厲害！」湯銘恩不自主地讚嘆。

最後出場的是瑞士選手史蒂芬·藍比爾，25 歲，去年的總決賽銅牌得主出場了，曲目是《Intoxicated》。

原本以為少了維克托的賽季會很無趣，但看到了銘恩的表演就不想輸了，因為成熟的 EROS 可是我的專利啊！

一開場就是充滿性感的挑逗動作，開頭計畫要跳 4Lu，變成了三周跳。

史蒂芬在失誤後這樣告訴自己，沒關係不要緊張，賽季才剛開始慢慢調整就行了。聯合旋轉，姿態和轉速都很完美。

「真不愧是史蒂芬，真不能大意。」維克托也和其他選手站在電視機前觀看比賽。銘恩，你那清純的性感實屬暴力，能過贏過你的全世界只有我一人。

史蒂芬在場上不斷滑出性感的動作，讓許多女粉絲為之瘋狂。

3A 接連續步伐，在跳 3F+3T。成功了，最後的旋轉會場響起震破耳膜的喝采聲。

「嗯！今天最強的 EROS 是史蒂芬啊！」湯明恩承認史蒂芬壓倒性的性感。

瑞士選手史蒂芬·藍比爾獲得 85.60 分，目前排名第 5 名。

大獎賽第三戰中國站男單短曲排名：1. 台灣選手湯銘恩、2. 加拿大選手巴特·傑瑞、3. 美國選手陳魏、4. 西班牙選手哈威爾·費南德茲、5. 瑞士選手史蒂芬·茹貝爾、6. 中國選手金柏洋。

回到飯店休息的湯銘恩一個人坐在床邊回想今天的比賽，仍然不敢相信在男單短曲裡得了第一名，現在想來一切都好不可思議，6 個月前那個男人突然出現在我眼前說是要當我的教練，而且他還曾是在大獎賽中獲得 5 連霸冠軍，也是我剛學滑冰時的景仰對象，這樣的人到底是出自甚麼原因來到我身邊的。

「銘恩，你還不休息嗎？」剛從浴室出來的維克托下半身只圍了毛巾，上半身露出了結實的肌肉，雖然當了教練但對自己的身體管理絲毫沒有鬆懈。

「嗯！要睡了。」才剛躺下突然想到什麼又爬起來了。「維克托」「嗯？」「為什麼你會來當我的教練呢？」湯明恩看著維克托小心翼翼的問。

「你想知道嗎？」邊說邊往湯銘恩的床邊靠近。

「嗯！很想知道。」

「恩～」維克托將手托在下巴，好像很困惑的樣子。「那～如果你能夠在這次的總決賽上拿到金牌的話我就告訴你吧！」維克托向湯銘恩開出了條件。

聽到這個條件的湯銘恩愣了一下，因為他覺得這對他而言是件很困難的事情。

「不是很想知道嗎？我為什麼不繼續當選手而選擇當你的教練。」維克托認真的語氣讓湯銘恩猶豫了。

「我知道了，只要我贏了金牌你就要告訴我理由。」

結束對話的兩人各自休息，等到了隔天。

花樣滑冰大獎賽系列第三戰中國站男子單人長曲即將開始

「柏洋，這是為了今天而準備的最棒的節目，你要成為中國的英雄。」柏洋的教練牽著他的手為他加油。

聽完教練的話金柏洋充滿自信地向場中央滑行做準備。

第一個出場的是中國年輕王牌，金柏洋 19 歲，曲目來自電影上海刀中的音樂《The Inferno》

雖然教練強烈推薦決定了這首曲子，可為什麼扮演黑社會殺手就能當英雄呢？

開場的第一跳 4T，順利成功了。

雖然一直在上海黑社會中打拼，但這是最後的工作了，只要有這把利刀，我單槍匹馬也能完成。比賽時金柏洋帶入感情詮釋他的表演。

3A+1 周後外跳(1Lo)+3S。成功了，比訓練時跳得還好。金柏洋暗自高興。

前半段的跳躍全部成功，看他首次參加大獎賽是否能晉級總決賽，到了後半段跳躍動作仍然繼續。

3F+3T，啊！摔倒了，但很快地爬起來重整步態接上 3Lo+2Lo。

接下來是什麼故事去了，單槍匹馬去往敵營基地的主人公，來到了組織老大的面前，為了被組織殺掉的夥伴報仇。

接下來是接續步，這如同飆車的速度感把大家帶入了節目的高潮。

儘管我的大獎賽系列即將在這裡落幕，可是還有四大洲，世界錦標賽在等著我，我要在現在的基礎上繼續提高難度，然後站上領獎台。

金柏洋最後的跳躍是 2A 也完美的成功了。

被盛大的歡呼聲所包圍的金柏洋，粉絲向他丟了一個他最喜歡的蜘蛛人玩偶，他親自撿起來帶回到等分區。

中國選手金柏洋總分 248.69 分，暫列第一。金柏洋和他的教練都覺得相當可惜，分數應該可以再高一點的。

在會場外面做暖身操的湯銘恩因為聽到歡呼聲而相當的不安，感覺到這事的維克托將他帶到比較安靜的地方繼續做暖身。

第3位上場的是西班牙選手哈威爾·費南德茲 20 歲，曲目是《Terra Incognita》這是一首相當歡樂的曲風，表演開始了，他的第一個跳躍 3A，接下來是 3Lu。會兩種四周跳和表演分一直在我之上的史蒂芬和銘恩，跟只會跳一種四周跳的我要壓制住這兩人的話，就要把四周跳都放在後半段瞄準加分。來了！第一個四周跳，成功了。再來是 4T+2T，第二個也完成了。最後是 3F+1Lo+2F 的聯合跳躍，成功了，所有跳躍動作無失誤，全場觀眾熱烈歡呼。西班牙選手哈爾威·費南德茲，加上短節目的分數是 285.76 分，超過史蒂芬暫列第一。

好不容易靜下心做暖身的湯銘恩又聽到會場傳來的歡呼，焦慮不安的眼神被維克托看到了。

我能理解越年輕的選手越容易受其他選手結果的影響，但是這次為什麼會嚴重怯場呢？

維克托走到了湯銘恩的面前雙手往他的臉頰啪一聲打下去，想讓他鎮靜一點。

「維…維克托」這一下讓湯銘恩嚇到了。

都說選手的心宛如玻璃一般一觸即碎，如果真這麼容易碎的話乾脆讓它徹底粉碎吧！

「銘恩，如果你在這次的自由滑上失敗了，無法登上領獎台的話，我就辭退教練一職。」湯銘恩瞬間定格，眼淚不自主的落下來。

「為什麼現在要說這種話來試探我呢？」湯銘恩邊哭邊說。

真的碎了，這個反應完全在維克托的意料之外，「對不起啊！銘恩，剛才那個不是講真的。」

「因為我自己的原因而輸掉比賽被指責批判這種事我早就習慣了，但這次的话還會拖累維克托，我一直很不安。」湯銘恩越說越激動，「擔心你的內心是不是有辭退教練的想法。」「我怎麼可能這麼想啊！」「我當然知道！」突然大聲說話的湯銘恩嚇到了維克托。「這種時候該怎麼辦才好？」維克托看起來很傷腦筋，「你要比我更相信我會贏啊！就算騙我也好。」聽到這段話的維克托眼睛亮了。

在兩人說話的時間裡比賽進行到了尾聲。

最後上場的是短節目位居首位的台灣選手湯明恩 23 歲，曲目是《DELETE》來到場中央的湯銘恩做預備姿勢，音樂下就開始一邊滑一邊想，哭完之後爽快了不少，以前在比賽之後也曾哭過但在比賽前哭還是第一次，那個，第一個跳躍是 4T+2T 的聯合跳躍，跳起來了，比想像中跳的還不錯，不過做為教練的維克托還真不成熟，我心理素質差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這點狀況要先做好心理準備啊！準備要跳了，4S，啊！跳成功了。

再接單足直立旋轉，向場內滑行半圈準備跳，3Lo，雙手平舉就這樣自然的滑下去做大一字滑行，再接 3A。

啊！手觸地了，有點沒控制好速度，不過總比練習時沒跳起來好。然後是 3F，再接 3A+1Lo+3S 的聯合跳躍，3Lu+3T 的組合。我想要變得更強，我也能變得更強，我也可以超越維克托的想像，最後的跳躍應該是 4T，如果改成 4F 的話會感到很驚訝吧！那就試試看吧！

「這……這是 4F，雖然跌倒了，但是圈數看似夠了，4F 可說是教練維克托·烏曼諾夫的代名詞，這樣高難度的跳躍放到體力消耗殆盡的節目最後，這種事維克托·烏曼諾夫也沒嘗試過。」主播看到這一幕激動的向電視機前的觀眾說明。回到等分區時維克托衝過來抱住湯銘恩，十分驕傲。

中國大賽結束了，哈威爾獲得了首面金牌，湯銘恩獲得銀牌，史蒂芬獲得銅牌，接下來就是俄羅斯大賽了。

能夠踏上總決賽舞台的選手只有 6 名，目前確定參賽的是美國站第二名、日本站冠軍的黑馬—哈薩克的歐塔貝克·阿爾金以及中國站第三、法國站冠軍的史蒂芬·藍比爾，而爭奪剩下 4 個名額的是，加拿大站冠軍的日本選手羽生結弦；首次參加大獎賽便獲得日本站第二名進步飛快的韓國選手李承吉；日本站第三名的義大利選手米凱爾·克里斯汀；加拿大站第三名的捷克新銳選手埃米爾·尼古拉；加拿大站第二名俄羅斯本土選手布萊恩·茹貝爾；最後是中國站第二名的台灣選手湯銘恩。

在比賽前一天到達飯店的湯銘恩和維克托到房間放下行李後，維克托就說他約了在俄羅斯的朋友敘舊，要他好好休息。這是為了讓湯銘恩在賽前放鬆自己調整狀態，這點他是明白的。晚上吃完飯後要回自己房間的湯銘恩在電梯口遇到了羽生結弦，他是和維克多實力相當的選手。等電梯到了，兩人一起搭上電梯，羽生結弦注意到他身旁的湯銘恩主動搭話，「嗨！初次見面你好，我叫羽生結弦，你是湯銘恩對吧！」「是……是的」沒想到他會主動跟我說話，「我從網路上看到了你在中國大賽的表現，真的很精彩。」「哪裡，謝謝你的誇獎」「也因為這樣我現在是鬥志滿滿！一定會贏得總決賽金牌。」叮！電梯先到了羽生結弦住的樓層，「就是這樣，我們互相加油吧！辦辦！」

恩？金牌，啊！要是不能在這裡擠進前四名的話，就進不了總決賽了，那跟維克托的約定怎麼辦。

國際滑冰聯盟花樣滑冰大獎賽——第六戰俄羅斯站

男子單人短曲，地點是莫斯科小型體育競技場。

上場的是韓國選手李承吉 20 歲，他在首站日本站用了這首《Almavivo》讓觀眾都沸騰了。

第一個跳躍是四周跳，全世界還只有李承吉在官方賽事中跳成過，先向後滑行右腳起跳逆時針轉右腳落冰左腳冰刀不接觸冰面，跳成了4Lo。

掌握了四周跳獲得與世界抗衡的武器，他依然想打破束縛自己的外殼，據說是他本人強烈要求是用曼波舞。

在跳3A跌倒了但圈數夠了，爬起來整頓舞姿跳出3Lz+3T，最後是熱情洋溢的接續步，滑出超高難度步法，GOE(技術分)應該也能期待得高分。

韓國李承吉選手獲得個人最高分91.83，目前暫居第一。

接下來上場的是湯銘恩，繼中國戰後會為我們展現怎樣的表演呢？

到場上的湯銘恩今天好像不太一樣，這點維克托注意到了，音樂一下湯銘恩魅惑的實力好像更上一層樓了，評審和觀眾看得目不轉睛。

銘恩是在不受期待的客場更有鬥志的類型嗎？維克托心中有這樣一個疑問。總之這是他至今為止狀態最好的一次。

表演到中段，第一個跳躍是大一字接3A，落冰逆行跳出4S，在向場上滑行表演，接4T+3T，最後的連跳也完成了。

繼中國站勝利後，湯銘恩再次零失誤的完成短節目，全場觀眾起立喝采。

分數是109.97，又刷新了個人紀錄，躍居第一。

而最後出場的是目前勢頭正旺的選手羽生結弦22歲，同時也是2014年的冬奧金牌得主，他準備的曲目是《Let's Go Crazy》

開場由輕快的節拍帶動氣氛，做第一個跳躍3Lo，完成的相當漂亮，獲得觀眾的歡呼聲，慢慢隨著越來越強烈的節奏感準備第二跳，啊！跳空了，變成2S+3T原本是計畫要跳4S+3T，但並沒有影響到羽生選手的表演狀態，落冰再接再換足旋轉，羽生選手的特色是即使是旋轉動作也相當專業的表演，3A接蹲踞旋轉，後段音樂帶點ROCK在冰面上展現他的獨門絕技，讓觀眾充滿驚喜，最後以聯合旋轉作結束。

表演完的羽生選手要回到等分區的時候許多粉絲向場邊丟下禮物都是他最喜歡的小熊維尼的布偶，場邊派出了許多人幫忙撿這些禮物，但還是得花些時間，看來羽生選手在男子滑冰界是最受歡迎的。

羽生選手向來自我要求很高，所以對於第二跳心裡還是有點糾結，但他也不是個會服軟的選手，相信下次還會看到更好的表現。

羽生選手的分數是97.04分，目前排位第二名。

花樣滑冰大獎賽最一站俄羅斯站男子單人長曲

在比賽接近尾聲，下面出場的是俄羅斯選手布萊恩。

「教練，我要換一下跳躍的編排，前半段四個跳躍改成兩個。」

「要在後半段放六個跳躍嗎？」「對！」「你想死嗎？」「否則贏不了那個人吧！」  
銳利的眼神中充滿殺氣。

主場俄羅斯大賽，短節目第3名，布萊恩·茹貝爾17歲，一上場就獲得了熱烈的聲援，曲目是《Allegro Appassionato》，第一次參賽就準備了以能累出心臟病著名的最高難度樂曲，首先是第一個跳躍4T，燕式滑行馬上接3A。

在場外暖身的湯銘恩看著電視機覺得這人根本是怪物，毫無喘息之機的魔鬼步伐他竟然一臉若無其事。

其實在場上的布萊恩已經累得要命了，但他的心裡只想要贏，他對勝利的執著超越了身體的疲累。

要上了後半段跳躍，3Lz，要超越其他選手必須零失誤的完成，3F，4T，接下來是接續步。「不想要在那樣輸掉了」，這是布萊恩在比賽時心中的吶喊。4S+3T非常高的精采跳躍，進入表演後半段他散發出驚人的氣勢，3Lo+2T，最後一個連跳3A+1Lo+3S。所有的跳躍全部完成了，以精采絕倫的表演回應了本土俄羅斯的期待，成為了無與倫比的自由滑。

結束表演的布萊恩因精疲力盡而跪倒在場上，氣喘吁吁的模樣讓在場邊準備上場的湯銘恩看到就在想，「超越極限的表演，就是指這種吧！」

俄羅斯選手布萊恩·茹貝爾，自由滑的分數199.87，是他個人最佳紀錄，總分297.96，目前暫列第一。在等分區的布萊恩滿臉笑容站起來向觀眾和粉絲揮手。

這時已經在場上的銘恩開始表演了。

維克多至今為止教過我的東西不希望被認為是徒勞無功，所以只能用勝利來證明，若在這裡敗北一切就結束了。

在這裡做他的第一跳4T+2T，但2T跳空了變成1T。

慘了慘了，冷靜一點，該在哪裡彌補才好。湯銘恩一邊想一邊繼續表演，突然想到之前在練習時維克托曾對他說的話，「銘恩你只要一思考跳躍就會失敗啊！」

「從今天開始我就是你的教練了。」為什麼他會知道我的心情呢？在他來之前我雖然不會自己說要拿金牌，但我在滑冰時也沒想過輸了也無所謂。

在這裡轉足圈數了跳出4S，接單足旋轉。

因為維克托相信我才能走到這一步，要是連總決賽都進不了就結束了……

3Lo，這裡雙足落冰了。

不行，現在不能想這些。逆時針滑行左腳準備起跳，3A，右腳落冰左腳不接觸冰面向自然後滑。

剛才看布萊恩最後的三連跳好像快死了一樣，比起他我更有體力能跳出來。接跳3F。

想的簡單點，沒有人比我更能展現這首曲子的魅力，3A+1Lo+3S，3Lu+3T，維克多和我一起創作的這個節目，世界最愛它的人就是我了。接續步滑行。

還沒結束，要等我拿到金牌以後才算結束。湯銘恩的表演讓在場的選手和觀眾嘆

為觀止，結束表演回到等分區分數是 172.87，總分是 282.84 目前第 3 名。

大獎賽俄羅斯站結束了，第一羽生結弦，第二布萊恩·茹貝爾，第三米凱爾·克里斯皮諾，第四湯銘恩，兩戰加起來的分數米凱爾和湯銘恩是同分，在同分的情況下，湯銘恩在中國賽時拿下的第二名算是勉強擠進總決賽。

賽後一人在外面遊蕩的湯銘恩靠在人行道上的照明燈看著旁邊車道上來來去去的車，像是在思索什麼事情。

我競技人生的巔峰已經近在咫尺了，想要奪金大獎賽總決賽就是最後的機會了。

花樣滑冰大獎賽來到了總決賽，地點是巴塞隆納，現在是賽前兩天前的晚上。

「哈啾！就算是巴塞隆納十二月也是很冷啊！」只穿一件泳褲泡在飯店露天泳池裡的維克托擤鼻涕。

「這種時候還泡在泳池裡的笨蛋，除了我之外應該就只有俄羅斯人了。」右手拿著酒杯及紅酒，左手拿著手機插腰的史蒂芬，向維克托打了招呼，「難得我想來個裸泳。」「我不會攔你喔！還可以幫你拍照。」維克托笑笑地說。

上了岸拿起手機開始拍，拍攝的內容不用說當然是性感姿勢。

坐在岸邊的史蒂芬喝了一口酒懶懶的說：「維克托不在場上我都算是長老級了，明明才 25 歲」

維克托抬頭看了史蒂芬一眼笑了笑。這讓我想到第一次看到史蒂芬是在歐洲錦標賽時他還是個乳臭未乾的小鬼，我和史蒂芬在大獎賽總決賽、歐錦賽、世錦賽中曾經多次一起站在領獎台上，對我來說沒有他的賽季是不可想像的，他也說沒有我的賽季提不起勁，結果還不是挺進了總決賽。

其他參加總決賽的選手也陸續來到了飯店，在大廳相遇的俄羅斯選手布萊恩及哈薩克選手歐塔貝克，歐塔貝克以前曾在莫斯科的訓練場和布萊恩一起接受訓練時認識的，但之後就回到了祖國的訓練場，偶爾會傳訊息聊聊趣事，實際見面的機會也就只有比賽時了。

「真是好久不見了，歐塔貝克，難得我們見面一起去吃飯吧！」

「好啊！」

在飯店房裡為了調整時差剛睡醒的湯銘恩，沒看到維克托人便拿起手機看 IG，發現他和史蒂芬在泳池場，往下滑有哈威爾在聖家堂的照片，還有布萊恩和歐塔貝克一起吃飯的照片，關掉手機螢幕躺在床上腦海裡瞬間閃過以前在比賽場上摔倒的模樣，心理突然覺得害怕，翻身把頭埋進枕頭裡。

突然房門被打開了，披著毛巾的維克托和穿著浴袍的史蒂芬一起走進來，

「嗚～好冷喔！快幫我放熱水」維克托進到房間冷到一直跺腳。

「銘恩～順便幫我泡咖啡。」史蒂芬和維克托一起跑到床邊，來不及閃開的湯銘恩被兩個濕冷的身體抱住，「啊～好冰喔！走開～不要一直抱著我。」

現在是賽前一天的公開練習時間，讓各選手在這時間熟悉場地調整狀態。湯銘恩為了獲勝在跳躍的編排非常強勢，在自由滑最後計劃要跳還沒成功過的4F，以之前的跳躍編排就算零失誤在基礎分上也比不過羽生結弦。

「那麼教練我先走了。」「嗯！好好休息。」練習完的羽生結弦先一步走了。

「哼！」看著先走的羽生結弦，布萊恩臉上充滿了不爽「布萊恩剛才的動作在確認一次。」

「銘恩你之後要怎麼辦，為了備戰明天的短節目我認為好好休息比較好。」練習也結束的湯銘恩，「事到如今別說那種教練腔的話啦！我是第一次來到巴塞隆那帶我去觀光！」維克托當下有點震驚但也馬上答應了。

兩人觀光完後到了附近的聖誕市場，那時已經天黑了。兩人走在充滿聖誕節氣氛的街道上看到琳瑯滿目的聖誕節商品，湯銘恩突然想到，「維克托的生日是聖誕節吧？」「嗯！」「有什麼想要的禮物嗎？」「嗯～在俄羅斯我是不怎麼慶祝生日的。」說完喝了一口在剛進市集時買的熱酒。「這樣啊！」銘恩表現得有點失落還以為維克托會說點什麼，注意到異狀的維克托拿著自己的酒問說：「要嘗一口嗎？」「不用了，在賽前我是不喝酒的。」銘恩用委婉的語氣拒絕了。兩人走在街上陷入了沉默，維克托的眼神偷偷瞄向湯銘恩，看著他對陌生的事物好奇的模樣心想，「銘恩在找尋答案時就算不說話眼裡也閃著光，或許現在也在尋找著甚麼，還是先不要搭話看情況再說。」

這時銘恩的手機響了便接起來，「嗯！好！我知道了，我們馬上過去。」「怎麼了嗎？」「是哈威爾打來的，聽說他朋友在這附近開了間餐廳想邀請我們去。」「是嗎？那走吧！不要讓人等太久。」維克托拉著湯銘恩的手一起走出市集。

到了餐廳看到中間有一桌坐著布萊恩，歐塔貝克，史蒂芬，羽生結弦和哈威爾，這些都是這次參賽的選手，銘恩和維克托走過去打個招呼找位置坐。

「在比賽前這樣聚在一起感覺有點奇怪。」結弦有些不好意思。

哈威爾笑著說：「那就當作是提前舉行聖誕派對吧！」

桌上已擺滿了各式各樣的餐點，有海鮮燉飯、墨魚飯、香蒜蝦和飯後甜點，既然有美食自然少不了美酒，店家拿出西班牙知名酒莊釀製的紅酒和燻火腿，大家在這歡樂的氣氛中度過了愉快的夜晚。

在大獎賽分站的激烈角逐中勝出的6名頂尖男單，為了爭奪世界第一的寶座終於登場了。

「陳魏，你那裡看的到嗎？」在和陳魏通話的是金柏洋，在中國站沒能擠進總決

賽，現在為了連網而困擾。

「嗯！可以喔！」中國站結束後回美國的陳魏現在坐在自家的沙發上等待比賽開始。

「真好，早知道就飛去巴塞隆納看總決賽了。」經過幾分鐘的奮鬥終於讓他連到了。

賽前六分鐘暖身結束，第一個上場的是由總排名第六名的湯銘恩先開始。維克托握著銘恩的右手為他注入力量，銘恩以堅定的眼神回應了維克托的想法。比賽開始，曲目是《EROS》，湯銘恩在俄羅斯戰後為了獲得更高分而和維克托討論做了變動。

「即使拿出個人最高分也贏不了羽生結弦，光跳躍的基礎分就差了5.22分，保持現在的編排是不夠的。」

「所以短節目也要換成4F？可是你在訓練中幾乎沒有乾淨落冰過吧？」

「嗯！但是還是有提高精準度的空間，為了獲勝能逼近極限到何種程度這會成為我決戰總決賽的動力，維克托也想看吧！我跳出GOD+3的4F那一刻。」

「超想看的！」維克托高興的抱住湯銘恩。

從那之後我集中練習了4F，但成功率還是很低，即是如此我還是決定要跳。

這裡做出聯合旋轉。

銘恩已經不會為了自己的決定而迷惘了，反倒是我緊張的心臟都快爆炸了。維克托用手壓著心臟看比賽。

跳出3A，接下來是四周連跳4S+3T。「Yes！」看到跳躍成功的維克托眼神透露出對他的迷戀，興奮蔓延到指尖噴薄而出，這就是此刻維克托的心情。

來了！萬眾矚目的4F。「就這樣保持速度」，湯銘恩跳躍的時候維克托也在場外跟著跳。

湯銘恩4F落冰時手扶冰了。接著旋轉動作也是等級四。（在基礎分中，除了跳躍動作以外，其他動作的等級評分，最高四級。）

在等分區的湯銘恩呼吸急促，頭一直低著，手裡握著毛巾發抖，待在他旁邊的維克托看到銘恩現在這副模樣心中有所感觸。

只要用嶄新的心情去滑肯定能讓大家出乎意料，而這也是一直牢牢架在我脖子上的枷鎖，但新的力量只能靠自己發掘，我一直是這麼認為的。

97.83分，雖然沒有到100但已經是相當高的分數了。

在公布分數的瞬間兩人同時抬頭看向螢幕，維克托再向銘恩看。

現在透過銘恩有一種全新的感情正逐漸流向我的內心，今後應當給予銘恩的到底是甚麼呢？

接受完採訪的湯銘恩和維克托坐在觀眾席上觀看比賽，剛好下一個出場的人布萊恩。

布萊恩·茹貝爾 17 歲，曲目是《AGAPE》，俄羅斯大賽短節目因經驗不足的緊張導致他沒能滑出讓自己滿意的表演，他本人是這麼說的。

比賽開始後第一個跳躍，3A 他竟然單手舉高跳躍這會增加難度，會有加分作用。再來是跳接蹲轉，表演進入後半段，先是四周跳加三周跳的組合 4S+3T，太驚人了單手上舉的跳躍動作十分完美，然後最後的四周跳 4T 這個動作也完成了，這次換雙手上舉，所有的跳躍動作都成功完成了。接續步表演，他正在挑戰以最高完成度表演完這些困難的動作，不斷成長的美麗怪獸現在又邁向新的高度。

表演完的布萊恩大口喘氣，看著粉絲紛紛向場內丟禮物，究竟他的分數是多少呢？主播高亢興奮的說：「布萊恩·藍比爾 118.56，超過羽生結弦所持有的世界紀錄。」

坐在等分區的布萊恩聽到這個分數立刻跳起來雙手舉高歡呼，轉身擁抱教練。

在布萊恩之後上場的是哈薩克的歐塔貝克 18 歲，在場邊準備的他聽到觀眾席上有人大聲的喊加油，雖然不知道她是誰但歐塔貝克像聲音傳來的方向用手勢比了個讚，回應剛才的加油。

大獎賽系列排位第二，這次是首次進入決賽，曲目是《SAMARKAND OVERTURE》。今年的大獎賽如黑馬般存在的歐塔貝克，據說他希望能將金牌帶回祖國，先是第一個跳躍 4T+3T 完成了。

從觀眾席上的湯銘恩、維克托，還有剛接受採訪完的布萊恩，看到這麼有氣魄的跳躍都迷住了。

隨著音樂繼續歐塔貝克也繼續表演。

「歐塔貝克以前不是讓人印象深刻的選手，但現在的他完全不一樣了。」現場一名觀眾看到表演後這樣說了。

以前在俄羅斯訓練芭蕾舞時，因為比不上的環境和壓倒性的才能，如果不找到這些人做不到的事情，那我一輩子就贏不了了，所以從那之後就沒再跳過芭蕾舞了，我不需要什麼正確的路，冰面之上即是戰場，我絕對會活到最後。

接著跳出 3A，這高度，步幅都很完美，這就是歐塔貝克·阿爾金的 3A，還有最後的 4S 也順利成功了。

銘恩看著表演心裡在想，「歐塔貝克的跳躍也是無失誤，他的滑行裡面沒有一絲猶豫，而那份毫不猶豫正是他的風格。」

「又要超過你的分數了。」布萊恩悠哉地說，湯銘恩聽了身體不自主地抖了一下。「他很不錯耶！特別有異國風情，好新鮮的感覺。」聽到維克托也這樣讚美湯銘恩心裡更是緊張了。

歐塔貝克·阿爾金的得分 112.38，再次更新個人最佳成績，現在是第二名，目前第一還是布萊恩·藍比爾。

回到飯店房間裡湯銘恩似乎在和維克托談什麼重要的事情，「就讓這一切結束在這場比賽吧！」「誒……？」維克托一臉驚訝的表情，「維克托已經為我付出的夠多了，因為你我才能盡全力挑戰自己最後的賽季，一直以來謝謝你，作為教練辛苦了。」湯銘恩 90 度彎腰道謝，看到地毯上有掉下來的水滴，抬頭看到維克托煽動他細長的睫毛積在眼眶裡的眼淚都掉下來的。「維克托……？」「啊～沒想到湯銘恩竟然是這麼自說自話的一個人。」「是的，我自說自話的這麼決定了，我要引退。」

看到維克托在哭的模樣，忍不住用手撥了他因洗澡而濕漉漉的瀏海，「銘恩，你在幹什麼？」「沒什麼……我只是在想原來維克托也會哭啊！」「我是在生氣。」維克托生氣的用手撥開，「做教練到大獎賽決賽為止是維克托自己說的吧！」「我以為你會需要我更多的幫助」維克托不打算回歸競技嗎？我的事你就不用管了。」「自己打算引退然後要我繼續競技，這種話虧你說得出口。」

最後兩人決定等自由滑結束再得出各自的結論。

在巴塞隆納舉辦的花樣滑冰大獎賽總決賽長曲，世界第一將於今晚誕生，以歷屆最高得分名列短節目首位的俄羅斯選手布萊恩·茹貝爾；初次進入決賽位列短節目第二名哈薩克的英雄歐塔貝克·阿爾金；短節目第三，用充滿驚喜讓人耳目一新的表演日本選手羽生結弦；從短節目第四位出發打算反敗為勝的台灣選手湯銘恩；短節目第五，以壓倒性的存在感瑞士的史蒂芬·藍比爾；短節目第六，也是第一次進入決賽的西班牙選手哈威爾·費南德茲。

首先是西班牙的哈威爾·費南德茲 20 歲，短節目時已經完全俘虜了觀眾。

第一次有這麼多人在為我加油，我一定要無失誤滑完整段表演。3A，雖然跌倒了，但很快站起來了。我能跳的四周跳還只有後外點冰跳一種，要增加四周跳的種類也不是簡簡單單就能做到的。4T，這次動作穩當的完成了。這次的比賽我有信心不像任何人但卻最顯眼。3F+1Lo+2F，最後的跳躍也成功著冰。

哈威爾·費南德茲的綜合得分是 289.56。

再來上場的是日本的羽生結弦 22 歲，曲目是《SEIMEI》，羽生選手選的曲子是日本著名的狂言師（狂言-日本戲劇的一個流派）野村萬齋曾主演的一部戲中的曲子，主要是笛聲和日本鼓。

擺出開始的姿勢跟著音樂滑行場邊逆行半圈做跳躍準備，3Lo，在冰上滑行跳出 3T 落冰接聯合旋轉，完美的轉速，還有漂亮的接續步贏得觀眾的熱烈掌聲，在接一個大字滑行，音樂來到較緩和的地方，在這裡配合音樂做簡單的滑行表演但不忘在手部做動作為表演加分，隨著音樂進入表演的高潮，4S+3T 這個跳躍讓觀

眾們起身鼓掌，音樂中的笛聲讓羽生選手的表演更加沉穩的跳出 3S+2T，後面再加上鼓聲跳出 3F+3T，落冰準備下一跳 3Lu 接蹲踞旋轉，音樂的高潮再次將他帶到入絕佳的表演狀態，加上他個人的獨門絕技表演這會為他的藝術分加分，現場的氣氛炒熱到最高點，漂亮的刨刀姿勢再接聯合旋轉，最後右腳氣勢十足的在冰場中央一踏完成表演。

羽生選手非常高興的在冰場上歡呼，場上觀眾鼓聲如雷，粉絲瘋狂向場邊丟禮物給羽生選手，禮物不外乎都是他喜歡的小熊維尼玩偶。

回到等分區的羽生選手得分是 190.85，總分 301.64，目前排在第三。

下一個上場的是湯銘恩已經在場邊準備了，維克托也在一旁陪著，「沒問題的，銘恩的話肯定能拿到金牌，要相信你自己。」伸手握著湯銘恩的手，「欸！維克托，以前我有說過吧！我希望維克托就是維克托，事到如今就拜託你不要再說出那些像教練才會說的話了，最後我想笑著站在場上。」

維克托將臉湊近靠向湯銘恩對他說：「銘恩你聽著，雖然這話要不要現在說我猶豫了很久，讓世界五連霸的我休賽來當你的教練，結果連一個金牌都拿不到，你這是什麼意思？」湯銘恩用發楞的臉看著維克托，「你打算預演練習到什麼時候？好想親吻一下金牌喔！」維克托抱住湯銘恩。湯銘恩因為維克托說的話笑了，然後緊緊的抱住他。我的目標決定了。

離開場邊到了場中央，因為預備時間是沒多少所以一上場就開始表演了。在採訪的時候湯銘恩選手曾說過，他希望用這個自由滑表現出自己內心各式各樣的愛。他的長曲曲目是《DELETE》，先是接連兩個四周跳動作，首先從聯合跳躍開始 4T+2T。

我的人生有一半的時間都是以維克托為目標，維克托謝謝你能把我帶來這裡……接著滑行準備 4S，落冰在接 3F。「把原來的 3Lo 換掉了……，銘恩……你難道……」維克托心裡有些驚訝。

不表演出無失誤以上的成績是不可能拿到金牌的，短節目以後我一直在考慮，競技生涯最後的自由滑我想挑戰和維克托相同難度的自由滑作結束。

優美的身段在場上滑行做出 3A，接下來是預定的 3F。起跳了，哇！是 4F。

四周跳……是打算再加一個嗎？維克托在場邊看的冷汗直流。

3A+1Lo+3S。我不想結束，我想一直和你一起繼續滑冰。3Lz+3T。但如果繼續做我的教練的話，就如同在逐漸抹殺作為競技者的維克托一樣，好好看看我內心深處的維克托，維克托來當我的教練這絕對不是徒勞無功，能證明這點的全世界就只有我一個了。

在場上表演華麗接續步的湯銘恩，內心有這樣的煩惱。

最後剩下的四周跳是教練維克托·烏曼諾夫的代名詞。做出準備動作向後跳旋轉 4F 成功了。現場觀眾以及在電視機前的觀眾都在為湯銘恩歡呼，最後以組合旋

轉作結束。

看到這樣表演的維克托很是欣慰，在等分區雙手張開大喊湯銘恩的名子。我不想回去……回去了……一切就結束了……

看著因等待分數而感到焦慮了銘恩，維克托安慰他，「沒問題的，那樣完美的表演肯定會有好分數。」

「湯銘恩的分數出來了，自由滑 221.58，更新了長年以來都沒有人打破的維克托·烏曼諾夫所持有的男子自由滑最高得分，和短節目合計得分 319.41，一口氣躍上了第一名。」主播帶著激動的語氣向台灣觀眾做現場轉播。

維克托伸手向湯銘恩握手，一手將他拉過來抱住，在他耳邊說：「恭喜你！銘恩，你刷新了我的紀錄，作為編舞兼教練都是無法形容的高興，但是作為競技者來看可真的不好笑呢！」「欸……也就是說，回歸競技？！」維克托並沒有回答只是笑了笑。

「據說要引退的傢伙竟然滑出了史上最高分，真令人憧憬啊！」瑞士選手史蒂芬·藍比爾在上場前心裡是這樣想的。曲目是《RAPSDIE ESPAGNOLE》我以為這次終於是大獎賽決賽獲得優勝的最後機會了，銘恩就這麼輕易超過我個人最佳成績，看來也不會讓我輕鬆拿到獎牌啊，今年的決賽看來能享受到最後呢！」

4Lo，再來原本預定是 4S 結果變成一周跳了。

「ALLEZ！」(法文裡有加油的意思)維克托和湯銘恩同時為史蒂芬加油。在場上的史蒂芬聽到維克托的加油聲，有些不高興，「因為習慣了你總是在我前面，而假裝沒注意到會被後面的人超越時不悅心情，懊悔的火焰還會再度燃燒的，不管多少次。」

史蒂芬跳出單獨的 3A，這是改成了在後半段放聯合跳躍的結構，3A+1Lo+3S，最後的跳躍也成功了。

觀眾們都起身鼓掌了，全場沸騰。自由滑的得分是 188.32，總分是 290.69，目前排名第三。在等分區向粉絲笑臉迎面熱烈招手的史蒂芬事實上對這個分數並不滿意，所以下了台後臉上的笑容立刻不見了。

短節目結束後和首位的布莱恩·茹貝爾僅 6.18 分差的歐塔貝克，目標是首次登上大獎賽決賽領獎台的他，現在站在冰場中央，曲目是《SYMPHONY NO.9》

現在才是你應該站到舞台前的時刻，全世界在等著你。4T，完成了，4S+3T。不要忘了你所期盼的是什麼，現在就是出發之時。3A。

實現你的夢想，只有你自己能讓它實現，活出屬於你自己的人生，舞動吧！屬於你自己的夢想，唱歌吧！唱出屬於你自己的歌。4S，四周跳全部成功了。3F+1Lo+3S

「好厲害！」在外面看的電視轉播的哈威爾敬佩的說。

「獨創性並不是只是由一個人的天生所決定的，19歲的歐塔貝克正在證明這一點。」哈威爾的教練看到這一幕也將自己的想法說出來了。

竭盡全力去做，盡情放縱玩耍，找出來吧！屬於你自己的道路，然後在那之上繼續前進，開始之時就是現在，活出最真的自我，開始之時就是現在，為了你而存在的時間。

最後的跳躍了3Lo，跳躍全部成功。

自由分數181.19，總分293.57，歐塔貝克以些為差距排在羽生結弦後面，排位第四，首位仍是湯銘恩。

再來上場是布萊恩·藍比爾17歲，觀眾席傳來許多的加油聲，歐塔貝克也為他加油。曲目是《Allegro Appassionato》，短節目滑出世界最高得分，首次參加成年組比賽就獲得大獎賽決賽冠軍的話，將會是男子單人史上第一人。

首先是四周跳，4S完成了。燕式步之後的3A，這也成功了。因為是較難動作進入跳躍同時單手上舉，會有相對應的加分。

不知怎麼了這個跳躍莫名的有氣勢，3F。

我絕對會贏。4T，啊～這裡明顯跌倒了，馬上起身以後接上燕式步姿勢，十分優美。4S+3T，十分漂亮的完成了，再次挑戰雙手上舉的這份氣魄。4T+2T，這裡又加了四周跳，3A+1Lo+3S完成了接組合旋轉完成了表演，全場觀眾歡呼四起。

來到等分區的布萊恩·藍比爾自由滑得分200.97，總計319.53，以僅僅0.12的分差超過了湯銘恩選手，出色的獲得優勝。

下面接著就是頒獎典禮，金牌是布萊恩·藍比爾，銀牌是湯銘恩，銅牌是羽生結弦，這可是湯銘恩首次登上決賽領獎台，也是台灣第一個站上決賽領獎台的人。

頒獎典禮結束後湯銘恩將自己的銀牌遞給維克托害羞地說：「雖然……不是金牌……」維克托笑笑的回應：「不是金牌我可就沒有親吻的心情呢！」「欸？！」

「啊～真想親吻銘恩的金牌！」維克托帶點撒嬌的語氣，「這樣一來我真是失職的教練啊！銘恩你有什麼提案嗎？能讓我的心撲通撲通跳的那種。」「啊……那個……」被逼到牆角的湯銘恩一時回答不上來，「維克托」突然抱住維克托因重心不穩跌坐在地上，銀牌也掉到了地上。「請再和我繼續一年的競技生涯吧！金牌我一定會拿到的。」從銘恩炯炯有神的眼睛裡看到了他的決心，維克托非常喜歡。

「我打算邊當教練邊回歸競技，能不能像以前那樣我也很不安哦。」撿起掉到地

上的銀牌幫湯銘恩戴回去邊說：「如果不讓你拿到世界五連霸那豈不是太不划算了。」「嗯！」銘恩哭著臉回答。

就這樣湯銘恩的賽季因為有了維克托的加入變得不一樣了。

## §評語§

### **楊錦富老師**

主要人物：湯銘恩、維克托。

體裁新穎，創意十足。沒有兒女的情感，卻有一份相識的喜悅。故事把湯銘恩設為得不到金牌的選手，把維克托作為贏得金牌的期待，雖然二者最後並未如期得到冠軍，贏得金牌，但相互的默契卻成為彼此的流通，也成為彼此最佳的聯繫，以是結構、結局均能醒人耳目。

### **林文華老師**

描述花式滑冰極為詳盡，具專業性，但故事較為薄弱，深度不足，敘述平淡。

### **曾喜城老師**

寫滑冰比賽故事入扣。

### **陳麗娜老師**

敘事流暢，惟情節單一，題旨不明。

### **孫中峰老師**

全篇幾乎皆由比賽場合貫串而成，內容緊湊，主題含具的思想空間似不夠深廣。

### **孫吉志老師**

情節發展薄弱，未見人物性格。

## 【True End】蔡宜靜

透過著敞開的窗戶，我趴在窗台上眺望著外界風景，聆聽晚風在耳邊細語。看著底下的庭院，以華麗的燈光與緞帶裝飾著會場，令人炫目，還聚集著有頭有面的人於此，互相舉杯交談，對談的吵雜聲擾人清閒。

會場中的主角，正是——自己。

想不透嗎？明明是主角卻把自己關在幽暗房間裡什麼的。

我，不想要跟人說話。每次與人談話，我——就不是我。

裝作心意相通的融入圈子裡，但其實根本不明白，就只是巧妙地讓彼此意氣相投罷了。

脫口出來的話語，熟練地將真話裡融合了謊話，謊話中摻雜進了真話。就像是調理般。

哪個是真話？哪個又是謊話？就連我自己都被弄糊塗了。

不過，即使全都是假的。

——沒被拆穿的話就不算是謊言了吧？

這僅僅是其次的原因。

尤其是正視著那人的臉，不管是眼睛還是頰肌而容易看透其心思。我知道的。一副阿諛奉承實在是令人作嘔。

每每看著人們互相諂笑的模樣，總是特別的愚蠢。說到底也不過都是一個樣。在人類社會中亦是如此，搖著狗尾巴盡情討好，是不爭的事實。

——本能？

或許真是這樣。

無聲的嘆息。將視線拉回手中翻爛的書。

童話書總描繪著皆大歡喜的結局，看似簡單又不合邏輯的結局。HAPPY END 什麼的，不管怎麼說都令人羨慕。

羨慕到令人煩躁。

我不自覺地緊抿著嘴唇，不斷地反問自己，到底在欲求不滿著什麼。

完美，原來是這麼無聊的一個定義。

那麼人們口中的理想鄉，是否也是個過於安逸而無聊的一個世界？

真無趣哪！

我可以輕輕鬆鬆地解開教科書上的答案，卻問不出內心的解答為何物。

一頁一頁地撕下，像是把氣出在童話書上一樣，撕成碎花拋丟於空中，任由碎紙如雪般飄在房間各處。

手中唯獨剩下的皮製書封也被我扔在腦後。已經怎麼樣都無所謂了。

我拿起放置在窗台上已盛好紅酒的高腳杯，輕微的左右搖晃，接著舉高了手，透過著清澈的紅褐色液體望著滿月。彷彿月亮都納入我手中似的。

我，曾經有個夢。不過，早已隨波逐流了。

夢也好，希望也好，總而言之，這些不是一定要有的，對吧？

環顧身後的四周，這間房間，都被送來的花束給佔據了全部空間。完全沒了閒情逸致。

鮮花的氣味瀰漫整間室內，就如同所有的顏料混雜於一體。真臭。快要被這味道給弄暈。

——都快要沒辦法呼吸了。

紅酒的香氣也都被覆蓋而過。我說的話，也不具有任何意義。

沒有品酒興致的我打破高腳杯的平衡，將紅酒傾倒於地上，順便把高腳杯給放了。看它受著重力自由落體、支離破碎倒也是種雅興。

黑貓無聲無息地跳上我的大腿上嚇著了我，那雙圓而大的瞳孔直勾地盯著我看。

貓，這個生物明明是療癒的一個存在。順著牠的毛撫摸，卻無法撫平我內心的煩躁。

煩躁，就在於枯燥。

不同於凡人，只是早早通曉於一切在世界上的所有真理。

無知，是一種罪。但有時候，知道的太多，也是一種罪。

沒有上進心，一天一天度過著已知曉的無趣日子裡。只能渾渾噩噩的度過接下來的每一天。

在舞台上，站在聚光燈下迎合觀眾的目光而演出。

人們眼中的我，是什麼樣？

我就是我，但是這個我又是誰？

即便疑惑，只要保持微笑便能自得。因為我是由期望所構成“我”。

——『這樣，不就是個人偶一樣了，不是嗎？』

黑貓以看不透的雙眼依然注視著我，幾乎像在與我對話般。

不對，才不是。至少我是活著的

——『沒有了心，沒有了情感，那麼，就跟死了又有什麼兩樣？』

黑貓慵懶地打起了哈欠。

無法辯解。我靜靜的倚靠在窗緣尋找可以否定的解答。

——為什麼？

那還用得著說，其實早就得出解答了吧？

我，也是其中一個愚蠢又厭惡的人哪。

「真差勁——」

我不禁為這樣的自己感到可笑。放下腿上的黑貓，我走向了小陽台，抬起臉接受銀白月光的洗禮。

——好累。

好幾次好幾次，我曾雙手合十向神明許願，願望亦沒有實現。

如今，終於如我所願。為此，我特地為特別的今天身穿著死者衣服，迎接最

終最終的命運。

「晚安哪！偉大的學家。」

聲音悠悠地從天空傳來，是天使，亦是死神，那是未曾聞的美妙聲音低語。

一眨眼間，一個人影優雅的從天而降，輕巧地佇立在白色的欄杆上。

月亮懸在他的背後，背光的他有種說不上來的魔力。

不管是怎麼樣，那個人，是一個為了救贖我而存在的吧？

「看來，你連自己的死期都預料到了呢！」

一名男子說道，臉上裂嘴而笑，僅以嘴來表達笑意，眼神無情。

——『想死嗎？』

他手中的刀刃反射著朦朧光暈。彷彿可以聽到它這般詢問。

「當然唷？」

沒錯，我無須逃避。

不像其他人面臨死亡的斷崖，亦哭，亦求，亦討價還價，為的就是要活下去。

——何必呢？

我大大地張開雙臂，根本無意要逃離現場，心臟因期待而興奮地加速跳動。戰慄竄過全身，因為太過興奮，顯得我快要發瘋似的。

終於，我的願望將要實現了。

「像您這樣還真是識貨呢！」

那人以輕鬆的口吻說道。

「那麼，有什麼遺言嗎？」

「沒有…」

話未下落，我便看到他被濺上了紅色液體，身上像彼岸花一樣朵朵綻放。那模樣，多麼的美。

一點痛都沒有，眼前的景色很快被轉移到天花板上。

我，也要迎來我的結局了。

正在感受到失溫狀態的我，瞄到一旁鏡中的自己，和那人一樣也是沾染上那漂亮的顏色。身上的鐵銹味依然被花的氣味給掩蓋過去。

睡意襲來，視線開始模糊，眼皮非常沉重。

黑貓靜靜地坐在我的身旁，仰頭望著。我順著牠的視線看去，一輪潔白的明月高掛在夜空中。

月色，好美。

——『晚安。』

黑貓就好像這麼說一樣，盯著倒在尚存溫度的血泊中的我。

晚安——

\*

一覺醒來，又是在這沒有任何洞口的一個純白房間裏頭。

沒有冷熱，沒有時間概念，也感受不到飢餓。即使不用出去探索外面，我竟然能夠知曉外頭所有的發生經過。

詭異的是，這裡白到一點陰影都沒有。

室內四面環堵，空空如也，唯有牆上的一面透光的落地平面鏡和一隻白貓陪伴著。

靠著手中的遙控器轉換故事頻道，透過著如電視直播放映的平面鏡來消遣時間。

我能知道，是傻瓜的人魚犧牲自己而化為了海中的泡沫。

我能看見，是愚蠢的公主因好奇碰上了針便睡上了千年。

我能目睹，是笨蛋的公主坐等在高塔等待著王子的營救。

每天上演了同樣的戲碼，既定的過程，老套的路線，已定的結局。

即便神通廣大，以小小 NPC 的我來說，我的一句話無法為這裡改變什麼結果。

大野狼依然被草食性動物和紅衣女孩打敗。對於大野狼來說是 BAD END 吧？

公主依舊和王子過著美滿幸福的日子。對於王子和公主來說是 HAPPY END 吧？

無數次無數次，像是陷入了輪迴一樣一再的重複。不過這種的 FINAL END 真的就是 TRUE END 嗎？

沒有擦出火花，沒有任何變化。對於這相同的每一天感到索然無味。

我頓時為自己的處境感到悲哀。

畢竟此時的我像極了一隻鳥，被人眷養於牢籠裡的家寵，莫名被限制了自由。

也像極了一個囚犯，在這封閉的房間裡哪裡也去不成。

我在這個不大不小的空間裡什麼都不能做。就連死都有困難了。

一直待在這樣的地方，像魔法，亦像詛咒，一點一點的剝奪了生氣，快要把真正自己給忘了。

——我，是誰？

我本能般努力地維持自我，不懂為何這麼做。只知道，如果就這樣消失了，將會後悔而已。

不過每個今天，都會失去某些小碎片。至於都是什麼樣的碎片也都忘了，也懶的回想。

我習慣性地看向了平面鏡，分秒不差——

「魔鏡啊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

畫面突然被插播進來。

又是同樣聲調的聲音，同樣的台詞。

一位化著濃妝的女人站在鏡外，以充滿自信的口吻問著鏡內的我。

「是的，我的皇后陛下，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是白雪公主。」  
今天的我，又是無可抗力地講著同樣的台詞。  
看著鏡外的那位女人像是重播般氣呼呼地直跺腳，一臉怨恨，一副不甘心。  
不用說，我知道她這時的腦袋裡肯定又想著一堆詭計要準備陷害那個名叫白雪的公主。

砰——！的一聲，皇后甩門走出去。  
我內心默默的數時間，邊等候於崗位附近，邊與白貓玩。  
因為接著一定又——

「魔鏡啊魔鏡，誰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看吧？

「是的，我的皇后陛下，全世界最漂亮的是白雪公主。就在森林的小矮人屋子裡。」

我說道。

「什麼？！」

皇后一副大大吃驚，接著又氣憤不已，說著被獵人騙了之類的話語。

又甩門而出。

我暗自嘆氣。

「台詞還真是一字不漏，對吧？」

我望向白貓，明明知道牠不會回我的話。

而白貓，也只是眨眨眼睛側歪著頭表示聽不懂，然後用後腳撓了撓牠的耳朵。

有時候，我不禁為那位皇后感到可悲。

究竟是什麼致皇后的身心都被黑暗給腐蝕？

原因嘛——

當然是起因於人哪！

——人，都是殘酷的。

儘管說著內在是很重要的，但到最後都還是憑第一眼的印象去做區別。  
長的抱歉，就算個性再怎麼溫柔都會被嫌棄。  
身材不夠好，再怎麼才華洋溢也都被說成噁心。  
嘴巴上說不在乎，其實都只是表面話而已。到頭來還是以眼見的外表作定義。  
心血來潮的緩緩張開嘴巴，打開嗓子歌唱，白貓成了我的聽眾端坐在我面前聽。

——『為誰高歌？』

白貓如是說著。尾巴在地上左右擺動。

但，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就只是想唱罷了。

柔情也好，嘹亮也好，將富含著的情感融入我的歌聲裡，也許只是期盼我的歌能夠傳出室外，傳遞我的聲音給某人聽見。

來個奇蹟般的——邂逅。

想想可笑，我不也成了那笨腦袋的主人公了嗎？這種事根本無事於補吧？

我停止了唱歌，自暴自棄的躺在地上，看著天花板發呆。

我，曾經想像著外頭的世界是什麼樣子，也曾經幻想著上頭的天空是什麼模樣。

因為透過著這框起來的平面鏡，永遠就只能看到人物特寫鏡頭罷了。

「一層不變啊……」

我對著空氣發發牢騷。不過即使不變，只有作夢，內容稍稍比較有趣可言。

我蜷起了手置在胸前，反問自己。

我，是人還是魂？

煩悶一如往常的席捲全身，我裝作不知道的闔上雙眼努力忘卻它。再度將自身投入夢鄉的懷抱——

「咳、咳！」

呼吸困難的我頓時感覺到有人正狠狠的掐住我的脖子，眼前的人雖是熟面孔，卻一時想不起來是誰。

——是誰？

努力地吸取空氣中的氧氣。快要無法呼吸。

一股陰冷的氣息爬上背後引起雞皮疙瘩，全身神經繃緊，竟連血液都要凝結了一樣。

幻覺看到一名死神正拿著一把巨型鐮刀抵在我的頸旁，大概只要輕輕一抽，便能輕鬆俐落地頭身分離開來。

我無力的掙扎，懸空的雙腳胡亂的前後擺動著。

我，竟然會對死亡感到恐懼。

緊接著意識到，我的脖子不是被眼前的人所掐住，而是被由天花板上垂吊下來的繩子網綁著。

而這人，是來解救我的。

那人神情表現的非常緊張，嘴巴無聲地開開合合，似在嘶聲力竭的傳達什麼訊息給我。

聽不到啊——

我秉持著意識，試圖讀著唇語。

——『不要放棄啊！』

一個一個咬字。那人雖然含著淚，眼神卻帶著一絲的堅定和一絲的憤怒。

深吸一口氣，從夢中驚醒來。我提起手背擦拭著額頭上的冷汗。

不久，便感到些許不對勁。沒錯，雖然還是被關在這間白色空間裡。

我左右張望去尋找那一丁點的不對勁之處。

「喵——」

白貓朝我這邊走了過來，此時才發現到奇怪之處。

腳下竟然有影子了！

我確認性的環顧四周，或許是錯覺，無形的齒輪因彼此互相吻合而開始轉動著。我可以感覺到時間正在流動。

內心似是蠢蠢欲動著，一時分辨不出正在萌起的芽名叫什麼。

這股難耐的感覺是什麼？

我緊抓著衣襟，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我的這裡，心臟在鼓動著。

猛然的坐起來，明明白白地知道這是什麼樣的心情。

——高興。

呆呆地望著我的手掌，有些顫抖。因為有所變化而感到高興。

白貓爬進我盤起的雙腿中央，喬了下最舒適的位置便窩著。腿邊頭一次感覺到白貓身上傳來的溫度。

白貓抬眼望著我，從眼睛便能得知牠想要表達什麼：摸我頭。

我回應般的撫摸牠，牠則滿意的從喉嚨裡發出微弱的咕嚕聲。

一直以來，我尋求著這個房間存在於這裡的意義是什麼，而我，被囚禁在裡頭的原因又是什麼。

事到如今，直至今日，答案也就豁然開朗了起來。

像是要把握希望地握緊了手。這裡是某個最深之處。

——心。

是我。淺意識的最先把想法納進這裡。

日復一日，身體像是陷入泥沼般動彈不得，情感被吞噬進去，最後，就連真正自我也無意識地跟著沉溺於這海底的深淵。

最後就來到這個空間。

總歸一句話：這是惡夢。

手用力的搥在地上。雖然得出了答案，但對於怎麼離開這裡倒成了另外一個問題。

在我煩惱之際，白貓起身離開，抓了抓那光滑的鏡面排遣無聊，我走了過去打算摸牠。

一瞥，見到鏡外的景色，永遠就只是看到幽暗而詭異的另一房間。

「好想快點回去那個世界。」

我喃喃自語著，手觸摸上冰冷的鏡面。

已經厭倦了啊，這裡也好，這個世界也罷，總是以“但是”來搪塞住自己，對於這樣任命運擺布而不想改變的自己感到憤怒。

白貓跟隨在我的身旁，用身子磨蹭著我的小腿，就好像在表示說——

「我就在你身邊。」

「也對，還有你呢……」

拍拍牠的頭。過了幾秒才反應過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所聽到的，我便瞪大眼睛看著這隻白貓。

「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白貓輕笑，提起手舔舐來整理儀容。

注意到鏡中反射著的自己張嘴成○字形的模樣，實在是不怎麼雅觀，便迅速閉起嘴巴。

調整過於驚訝的情緒，冷靜。

「你會說話？」

說的話有些抖音。手伸向牠的腋窩下舉起來，左翻右找，就是找不到類似機器該有的零件外觀。

「是你讓我說話的，可不是嗎？」

白貓垂著四肢仰視著我，嘴巴開開合合，聲音確實是從牠嘴巴那邊發出來的。

「我嗎？我不記得有對你下指示之類的。」

蹲下身體輕輕地邊將牠放回的地面，邊回想著從醒來到現在曾講過什麼話。

「的確沒有，是你的心境上有所改變。」

白貓揚起右手，以那粉色的小小肉球壓在我的左胸口。

那點觸感，那點份量——

雖然說是很正經的話題，不過眼下的牠這副模樣，根本不適合套用嚴肅的形象。不管怎麼說，可愛到令人有點把持不住。

「啊？你笑什麼？！」

白貓注意到我撇開頭掩著嘴忍笑，氣憤的炸起毛來。

「抱歉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這句話像是在提醒著我。那之前的都是有意的？

或許，真是如此吧？

「手借我下。」

「喵？」

白貓還未反應過來，可手卻很配合的放置在我的手掌心。

我握。

上下晃著手，趁機用手捏捏那有療癒效果的魔力肉球，對於這個東西無法自拔。

「撲哧……」

我忍無可忍的嗤笑出來。

「你！竟然利用我的動物本能欺騙我！」

白貓驚覺牠自己又被我玩弄，手一拉，抽離了我的手中。

而我的手意猶未盡地握放，雖然手中已經沒有了貓手。

因為白貓那可愛的激動反應，我笑得開懷，一手擦去眼角的淚珠，一手捧著隱隱作痛的肚子。已經很久，都沒有這樣笑過了。

曾幾何時，最後發自內心的笑是在什麼時候？

我只知道，現在的我此刻非常的輕鬆自在。

「要來了唷？」

白貓說著。

是什麼東西要來了？

——明知故問不是嗎？

鏡中的畫面像平常一樣被插播進來。

「魔鏡啊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

同一個時間點，同一個女人，同一個台詞。不過，有個地方卻開始起了變化。身體沒有像之前一樣被瞬間移動到鏡前，而嘴巴不再被迫說著台詞。

我呆愣的仰望那位皇后。

「喂！魔鏡！竟然不聽主子的話！快點出來！」

皇后不見我出現，不耐煩地提高嗓音呼叫我，手還不時叩叩！的敲著鏡面。

「你，要怎麼做？」

白貓貼在我的腳邊，以明亮而有神的眼睛與我對視。

對啊。浮現在心中的種種問題不能再視而不見。

「你的答案是？」

嘴巴開合。毛茸茸的白尾巴圈著我的腳環。

「誰你家的魔鏡啦！我不屬於任何人的，我就是我！」

我迅速現身在皇后的鏡前，直指著她的鼻頭，為自身的存在向她大聲宣告告白。

鏘銀——！

話畢，平面鏡如有了個小小契機而無預警地被炸裂開來，玻璃在眼前支離破碎。就連這房間也開始由框口往外周圍延伸點綴著顏色。

框外照進耀眼的光芒，彷彿原本是皇后房間的景象是個假像。

外面的風大量的灌了進來，在室內產生了一股強勁的旋風，雙腳因為快要站不住而蹲低身子穩住重心。

「怎麼突然碎掉了？」

即使我這樣說著，但我的話語被風聲給掩蓋過去。

「快去吧！」

瞳孔縮放。

我耳邊傳進了聲音，肩膀感覺有一些的重量壓著。餘光一看，我的左肩被人類的手搭著。

「回去，你的世界。」

低語著，溫熱的氣息噴在耳邊。

下一秒——

我就這樣被推向光芒之中，我咬牙奮力的側過身，就為了瞧瞧究竟是誰在我的背後。

入眼簾的是那個人，不管身影還是臉孔，既熟悉又有些陌生。

——我怎麼會把你忘了呢？

我伸手欲想一把拉過來，不過礙於距離而溝不到。明明，就差這麼一點。

“你”眯起了雙眼微笑，揚起了手小幅度的向我揮手道別。

——「掰掰。」

嘴巴開合，唇語大概是這樣說著。

\*

嘩！——嘩！——

心電圖儀器有規律地發出聲響，我緩緩的睜開眼睛，但又因為窗外的光芒格外的刺眼而眯了半會兒適應。

濃重的藥味和酒精味撲鼻而來，不禁皺起了眉頭。我果然不怎麼喜歡這個味道。

我艱難的爬起來，游移著視線觀察周圍，最終，視線停在自己的手臂上，被插上了點滴。

記憶只到被殺的片段而中斷。

腦袋默默地得出一個結論：這裡是醫院，吧？

「你醒了？」

熟悉的聲音，語帶哭腔。

我緩緩往旁邊的聲音來源處看過去，是我的家人。母親，雙手掩蓋著嘴巴，

極力抑制不斷流下來的淚水。父親則嘴裡嚷嚷著要去找醫生護士而飛奔出病房。

為什麼要哭？

我不理解。這個反應應該是高興，才對的吧？

「笨蛋兒子！這叫喜極而泣啊！」

母親看透了我心中的想法，展開雙臂把我狠狠地埋入她的懷抱裡。

喜極而泣？確實有這種說法。

不過，我感覺呼吸有點困難就是了。我輕拍母親的背示意要她放開。

而母親知道這一點，急急忙忙地把我鬆開。

正當鬆口氣的同時——

啪！

響亮的聲音響遍整間病房，耳朵瞬間短暫耳鳴，我的臉頰慢半拍的感覺到有火辣辣的麻痛感。我，被賞了一巴掌了？

足足傻眼了幾秒。我喬回臉的角度，手撫上被打的臉頰，腦袋盡充滿著問號。

「會痛嗎？」

這次是帶著氣憤的口吻，不，是憤怒。母親現在是呈現非常生氣的狀態。

我又不明白了。剛剛又哭又笑的，這次，則是為了什麼而生氣？

——其實是知道的。對吧？

因為身上被寄予著太多的期望了，要是沒有達成理想，想必能讓好幾千人失望吧？

如果就這樣從世界上消失了，會讓好幾萬人感到喜悅吧？

不被期望，也不會失望。感覺周遭會響起如雷的掌聲慶賀著。

『不要再那樣看著我了啦！』

多少次多少次，曾經的我都想對著天空咆嘯。

然而，這一巴掌確實打醒了我，還是有人，會因為我不在而哭泣的吧？這裡會痛，是存在於這世界上的證明。

——我，還活著。

「痛嗎？」

我緩緩執起母親的手反問，藉由自己帶有涼感的手冰敷那通紅的手掌。望著母親的臉由生氣轉為悲傷。

「當然會痛啊！可是我的心更痛啊！」

反握住我的手痛哭。

眼前的母親像極了失去最重要寶物的小女孩一樣，天真又單純。心稍稍的有

點刺痛。不過，不討厭就是了。

「我作一下檢查。」

醫生出聲。看他上接不接下氣的模樣，大概就猜得出是被我的父親所催促而趕過來的吧？

「嗯？你哪裡痛嗎？」

醫生一臉驚訝的看著我。

「沒有啊？」

我一開始不懂醫生為什麼這麼問，畢竟，嘴角還保持著上揚。手為了做確認而摸上臉頰，手指被濕濕的淚水沾濕，接著，便明白其中。

——大概，我在哭吧？

可是，感覺這種的哭不太一樣。

我花了點時間理出頭緒。

再度望向醫生，回答他所提出的問題。

——「我在高興呢！」

—The End—

## §評語§

### **楊錦富老師**

故事寫在醫院迷離的過程。以恍惚入夢，似醒非醒中似看到自己的相貌。奇特的是陪伴在身旁的竟是一隻貓，雖是貓，卻有著人性化的語言，牠給了病中人許多建議，也給了病中人許多鼓勵，以是在獨白的情節外，憑添許多可喜可愕的樣貌，由此亦見出作者豐富的想像力。

### **林文華老師**

本文乃自殺者的內心獨白，但故事情節較為呆板，想要表達的主題也不夠清楚。

### **曾喜城老師**

文句順暢、主題欠明。

### **陳麗娜老師**

呈現一個人內心的獨白，惟題旨不明確。

### **孫中峰老師**

主題思想稍嫌隱晦。

### **孫吉志老師**

夢中囁語式的獨白過多。

## 【巨人受苦記】陳紀杏

「我都會這樣了，你也要多注意自己的身體才好啊！」躺在病床上的母親，剛從 ICU 轉入普通病房三天，用慈愛一如往昔的口吻，殷殷叮嚀坐在床榻邊滿臉愁容的我。「媽媽希望中風的苦，由我一個人承受就夠了，別讓它再發生在你們身上！」慈母這番話，恰似強力催淚彈，讓我一再決堤的眼淚瞬間又氾濫；停不了的淚水如同壞了開關的水龍頭嘩嘩流不停。才短短幾天而已，竟已經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人生大海嘯。如果，不是因為親愛的母親受中風之苦，我不會知道自己這麼脆弱又這麼愛哭。如果，沒有這個如果，該有多好！

已經數不清，像這樣被慈母心融化了多少回？惋惜一向身體健康、性格溫和、既注重健康概念、又保持身材適中的母親，怎麼可能會中風？怎麼捨得讓這樣一位被里長公開表揚的模範媳婦受身體折磨之苦？古人曾有「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的感慨，而今聽聞此事的街坊鄰居和親朋好友們，個個亦莫不傷心難過！

記憶拉回 20 年前，無常找上門的那個夜晚，哥哥緊急來電，說媽媽中風送往高雄醫學院急診中，要我盡快到醫院一趟。晴天霹靂的消息轟向腦門，霎時天旋地轉，方寸大亂！明明那晚稍早前，媽媽出席親友結婚喜宴時，一切都還好好的呀！手足無措下趕緊連絡老公回家，載我和兩個稚齡孩兒一同前往醫院。驅車途中，忐忑不安的心情，加上止不住的淚水，模糊了眼前視線，更模糊了我整個世界。

一直以來，媽媽成功扮演以柔克剛的角色。看似柔弱，卻是我心目中不折不扣的大巨人。在四代同堂的家中，日常生活瑣事，全靠不愛多言的母親默默打理。平凡中的偉大最容易被忽略。平時最沒有聲音的母親，正是家中舉足輕重的擎天柱。身為母親獨生女的最知道，她是維持家中平衡的重要樞紐。我倆總有聊不完的心頭話，時常結伴逛街出遊，母女感情十分緊密良好。但願媽媽平安無事！

汽車行進間，腦海中不斷盤旋母親種種的好，清晰畫面一幅接一幅像跑馬燈自動連續播放。思量未來不知會變如何的同時，胸中不由自主湧上五味雜陳愁滋味，像排山倒海席捲而來，不斷翻騰攪動，叫人好難受。天可憐見！我深愛我的母親！擔心、害怕、懊惱、感恩、祈禱……沿路交織，糾結著我心。

好不容易到了醫院，三步併兩步衝入急診室，見到意識模糊、無法言語、雙眼無神迥異於平常的媽媽，氣若游絲地躺在病床上。已做了部分檢查、也剃光了頭髮、等待安排進手術房接受腦部開刀手術。整個虛弱的形象和記憶中的媽媽完全不一樣！意識到眼前緊急情況比原先想像還糟，心急之下，見面前好不容易擦乾的眼淚，瞬間不聽使喚又串成行；上一秒剛調整好的情緒，也因著母親風中殘燭孱弱模樣而受影響。強烈害怕失去的心情像不受控制的雲霄飛車，忽高忽低、百轉千迴、上下不定。天哪！前所未有的難過不安與恐懼感，該如何煞車才好？心中不斷默禱，祈求上蒼：拜~託~千~萬~不要…、不要…、不要帶走心愛的媽媽！

無奈無情的院方偏偏在此時發出母親病危通知書。老天爺哪！可不可以不要這麼殘忍？母親還年輕，才 57 歲，都還沒開始享清福…。望著幾近昏迷的慈母

容顏，忍不住伸手摸摸媽媽的臉，挨著在耳邊輕輕說：「媽，我來了，您的女兒來陪您了。」「哦…。」母親從喉嚨發出不甚清晰的呶語。「媽，您辛苦了，身體累了需要好好休息一下，馬上就能好好睡個覺，但請您一定要記的醒過來喔！」「哦…。」母親用呢嚨聲音二度回應我，像是要解除我的不安。

進入開刀房時，已過午夜 12 點鐘。家人徹夜守候，不敢離開，深怕隨時有急事要聯絡。母親和我們現在雖然只有咫尺之遙，僅隔著一道手術室的門；但這一門之隔，最怕變成了陰陽兩隔！哥哥、弟弟和我，為幫慈母集氣祈禱，齊聚於這道生死門前。門裡的母親正在拔河，拔一條生命之河；可門外的我們，則面對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正經歷前所未有的最難熬、最恐懼、最無助與最長的一夜！手術進行了近七個小時，直到天空完全破曉後才結束，隱約像是上蒼打暗號：黑夜過後，黎明到來。由黑暗開始，至光明結束。母親是我心中的巨人，巨人不會被中風擊倒。

手術成功。與母親再次見面於 ICU 加護病房裡。麻醉藥效退去後初甦醒，臉上仍戴著氧氣罩，意識清楚，眼睛有神看著家人，母親表示有話要說，但因為口腔中還插著呼吸管，試了幾次，終究無法說清楚。示意我們拿來紙筆後，母親寫道：「冰箱裡有水果和菜，記得吃。」這是媽媽重生後的第一句話。絕對是令人淚崩的一句話。一句很不符合比例原則的家常關心話。心疼她自己差點命都沒了，還牽掛家人吃不吃這等雞毛蒜皮小事做啥?! 勇敢如她，竟可以將死生大事置之度外，心中所思所念，唯有放心不下的我們而已！老天爺啊！您給了我怎樣一位無私奉獻、極度縮小自己的好母親啊！

難以丈量，究竟蘊藏了多大的母愛能量，驅動我的媽媽願意這樣「燃燒自己，照亮兒女」。難以想像，才剛經歷過一場生死之役、從鬼門關前搶救回來的母親，甦醒後沒有怨天尤人的牢騷，也沒有自憐自艾的哭啼，只如往昔那樣，把關心兒女擺第一順位，所以莫怪乎「有媽的孩子像個寶」的滋味我深有體會。

中風導致母親左半邊身體癱瘓，左手左腳完全喪失基本功能，連帶身體失去平衡。正常人能輕鬆做出的行、立、坐、臥等動作，變成無法自行完成的難題。因此為保握黃金復原期，前後又住院了數次接受復健治療。再者，腦部開過刀後出現癲癇後遺症，發作時把家人嚇了好大一跳！也曾因腦瘤壓迫視神經再次開刀住院，另有幾次則是腦積水必須引流治療，還去做過針灸治療，復健訓練仍持續沒中斷。結果經過各種努力和受苦，病情一樣沒有明顯起色，身體再無法恢復到從前，註定 24 小時皆需有人照顧日常生活起居。

生病就醫時，台語常言「先生緣，主人福」。母親當年幸得華陀再世才保住性命。歷時長達六七小時的開腦手術是名符其實開大刀，除了醫術高明，尚須有過人體力和耐力才有辦法完成之。仁心仁術的醫療團隊對母親的再造之恩實是筆墨難以形容！據主治大夫王醫師說：母親的腦下蜘蛛網膜破裂出血，即一般所謂的腦斷筋或腦中風。腦中風出血面積若達 3 公分即有生命危險，而母親的則多達 4.5 公分！正因為右腦出血壓迫傷害到神經，致使左半邊身體偏癱。很遺憾神經一旦壞死就無法修復。母親健康雖然受損嚴重，但感恩上蒼，至今仍健在安享晚

年，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走過了別人所謂的「一人中風，全家發瘋」的心路歷程，我為我們全家還能和樂融融聚在一起而感恩。為哥哥、嫂嫂、和弟弟這些年來偏勞最多，付出最多心力照顧母親而感恩。往事刻骨銘心，歷歷在目；轉眼瞬間，倏忽已過二十載。

母親是生命的鬥士，是家中的巨人。為我們示現不怨天、不尤人的生活態度。我愛我的媽媽，我愛我的巨人！祈願我心目中的巨人能蒙天賜福，活到天年，安穩度餘生，再不用承受其他苦痛。

## §評語§

### **楊錦富老師**

前為首尾呼應，中則切入主體，架構明朗，遣辭流暢。由往昔的追憶，聯結現今的感觸，寫中風媽媽的悲情及家人的孝心，呵為一體，令人感動。

### **林文華老師**

文辭洗鍊，情感真摯，內容主題明確，描寫親情令人動容。

### **曾喜城老師**

寫母中風，母女之情躍然紙上。

### **陳麗娜老師**

敘事抒情流暢，孺子之情洋溢其中。

### **孫中峰老師**

文字練達，情思深摯。

### **孫吉志老師**

個人情緒書寫太多，書寫母親「受苦」相對少。

## 【英雄】宋晏綾

大部分的人心目中的英雄大概像是電影、動畫中那樣的勇猛、強大，而我心中的英雄也是一樣，雖然沒有那麼的浮誇，卻是我心中百般崇拜的目標。

電影中的英雄都是武打、智慧、新科技等，但我的英雄不是。現在就向你們介紹我的英雄——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在我三歲時，就跟媽媽離婚了，因此他必須一肩扛起家裡的經濟，不過因為他小時候只有念到國中就開始工作了，一方面不喜歡念書，一方面是要幫忙家裡，所以之後也是做勞工這方面的工作養我們，像是板模之類的。

對我們來說，這樣的生活已經很幸福了，但是，好景不常，我的爸爸在二零一二年被檢查出口腔癌，得到消息的我們立刻趕到急診室，看到插著管子，手被綁住的爸爸，心就像被子彈打穿一樣，除了揪著心，流著眼淚，當下真的是說不出話來的痛苦。當下真的是想著，為什麼我的超人爸爸會變成這樣……

接下來，隨著時間的流逝，爸爸開始進行治療，各種檢查、放射性治療、抽痰等，看著爸爸痛苦的模樣，我們的心也與他同在般的難受；看著爸爸一步一步的完成治療，我們也跟著他一起加油；看著爸爸始終沒有放棄的樣子，我們又怎麼能先舉白旗呢？

二零一三年，來到了手術的前一刻，大家都緊張兮兮的，只有我什麼都沒想，就想知道他此刻的心情，就這樣看著爸爸，直到他被送進手術房，此時大家忐忑的心情更加緊繃，我們就在這整整等了十個小時，這中間的時間，如空白一般，我完全不知道怎麼渡過的。當醫生走出來時，每個人都屏氣凝神的詢問結果，醫生拉下口罩說：「恭喜，手術成功。」這時候，大家都鬆下了一口氣，畢竟切除腫瘤有一定的風險，就在我放心之時，大姑姑走過來告訴我：「你爸爸會這麼努力都是為了你跟妹妹。」聽完這句話，儘管醫院不能奔跑，我還是一路跑到了爸爸的病房探望，即使爸爸還沒醒來，我還是想說：「我愛你。」我才知道，爸爸對我們的愛，是連文字都無法形容的。

休養之後，過了兩年，被檢查出癌症轉移到骨髓，住院後的某天晚上，在我睡著後，隱約聽到爸爸跟護理師的談話，爸爸似乎一直跟護理師拿安眠藥，這時候我就知道了，爸爸想不開。後來我把這件事偷偷告訴家人家人也告訴我我要多多鼓勵、多多稱讚爸爸，果不其然，我的英雄還是獲得了這場硬仗的勝利。

二零一六年，又被檢查出肝或胃有黑影，不過，他一定可以的，除了我們的陪伴，還有他非凡的堅持力，他可是我的英雄呢。後來，因為生病長期沒工作的爸爸，只能在家裡無所事事，漸漸的，他開始會看電視學做菜、買東西、整理家裡等等的，看到他的努力，我也開始更拚命地念書，不只是為了拚獎學金，也是想與爸爸一起努力也為了自己。

經過了一座又一座的荊棘林，才終於看到了回家的路，對我來說，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是生命鬥士，我的爸爸也如同媽媽的存在，是我永遠的模範，是最強大的英雄。

## §評語§

### **楊錦富老師**

寫爸爸抗癌的經過，那是一層層身體的打擊，也是生命灰暗層面的投射，但爸爸終於克服病魔，值得鼓掌稱讚。如文中再增加爸爸心裡的想法與對子女的期許，將更具感動力。

### **林文華老師**

描寫父親生命奮鬥之歷程，情感真摯，文辭流暢。

### **曾喜城老師**

溫馨感人。

### **陳麗娜老師**

孺子之情透露生命的堅毅。

### **孫中峰老師**

患難中的親情，書寫真實，自然感人。

### **孫吉志老師**

笑與淚交織的好文章。

## 【出口】鄒昀珊

一條昏暗的巷弄，刺骨的冷風呼嘯而過。那奔如雷霆的風聲宛若一把淌著鮮血的匕首，在沉寂中毫不留情揮舞著憤恨；又如一匹被放逐的野獸，在幽暗中展露尖銳獠牙。兇狠不受控制，企圖逃脫出前方透著柔和月光的，出口。

曾經，我天真的以為，只管安於平庸的生活，就能避免突來的危險，想像自己如同風一般，伸縮自如的穿越任何阻礙，進而對於眼前的顛簸視而不見，才總是把自己摔得遍體鱗傷。然而隨著肩上的包袱日漸沉重，當被現實狠狠踐住影子，才恍然驚覺自己多麼可笑，漸漸埋首於不見光日的絕望之中。

為此，我不再處於安逸，戰戰兢兢踏上每一段陌生的路程，儘管前方虛無縹緲、儘管一路塵埃飛揚，只盼望習得在險惡之地還能夠置身事外的心裡。

虛偽在人群中公式化的低吼，當信任早已不再為彼此間繫上韁繩，淡忘了相見時那單純地初衷。我明白了，原來只剩下自己在這條寂寞的道路上，為生存而前進、為現實而低頭。

只是，日亦復日，路走得越漫長，隱藏的了左心房上的累累傷痕，卻瞞不了眼底的疲憊憂傷。

在承受不住襲來的強風，即將墜落深淵之際，一雙強而有力地雙臂緊緊拉住我已無力求救的瘦弱身軀。當那厚實掌心暖和了攀在絕望上的冰涼雙手，彷彿在血海中被救贖一般。

當記憶開了匣，當一段又一段的往事剎然湧出，當鼻頭一酸紅了眼眶，才發現，原來深藏在心底那抹如漣漪般晃動的身影，是使我憤世嫉俗的源頭。曾經的少女情懷，誤把纏綿一時當作了無垠的永恆，卻忽略了漸漸被剝奪的時光使愛情崩塌。而那雙陌生卻溫暖的手，在這一刻，融化了我內心塵封許久，對承諾的渴望。

黑暗漸退，換來的是陽光溫暖地灑脫，還給自己一張燦爛的笑靨，再次相信、再次尋覓愛情裡的精華。把心底一隅的曾經，交還給時間，偶爾記起、偶爾遺忘。從惡夢的餘韻中，承載著風，迎向未知的出口。

## §評語§

### **楊錦富老師**

寫情感的失落，見出無奈與徬徨，但能放下憂懷，追尋另一生機，亦同於找到生命的「出口」。至於文句敘述，辭以合宜順口較佳，譬如「原來深藏在心底那抹如漣漪般晃動的身影，是使我憤世嫉俗的源頭。」前後用語不甚切當，可多考量。

### **林文華老師**

文詞暢達，用語精巧，遣詞用字高妙，呈現個人的心情感受。

### **曾喜城老師**

文句雖好，太簡略。

### **陳麗娜老師**

能精確書寫心中情感的轉折。

### **孫中峰老師**

生命體驗深刻，文字表達亦佳。

### **孫吉志老師**

點到為止，華而不實。

## 【看山】胡文馨

山——雄偉地坐擁在這片土地上在它的眼中我們都是最渺小的。

在我家後面就有一座山，是自從國中練了拳擊運動就開始愛上看山景，為什麼呢？因為在那時候我的心情因為運動成績不理想，負面情緒太多沒辦法負荷，於是結束了疲憊的訓練我騎著腳踏車回家，吹著徐徐清風看著路上的花花草草形形色色，看到野草就讓我想到雖然野草很渺小，但它有著堅韌的生命力不怕風雨不怕日曬的，即使生長在惡劣的土地它也不會輕易的低頭枯萎，之後我打算抬起頭來深呼吸告訴自己要振作起來，抬起頭那剎那我一眼望去看到那清晰的山景，竟就在我面前壯觀的讓我目不轉睛，看著看著第一次感覺到山帶給我的感受，不論是視覺上或是心靈上都讓我感到充分的紓解，更讓我想像著被許多山巒包圍著我可以在山間裡自由地穿梭，無限遊玩無限自由！視覺上的享受是那夕陽！雄偉的山景搭配著在山最高處的夕陽被山擋住的那若隱若現光芒四射的美景，果然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啊！美景盡收眼底！心靈上的則是山景帶給我一種樂觀且充滿能量的感覺，或許是它那威武及壯觀吧！似乎鼓勵著我遇到了挫折及失敗都不要氣餒，還有我在！再努力往前衝吧！這時候我深深的吸了好大一口氣告訴自己不要被自己給打敗了，這是讓我成長的轉捩點，不僅僅是在拳擊運動方面也可以培養當我面對挫折失敗的時候我還可以迅速地爬起，所以我得好好的調適，之後我就微笑著因為我已經愛上了看山景的視覺及心靈上的雙重感受！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人生中練拳擊第一次與外校的選手比賽時，我學了更多東西！不論是體力或是技術上更是那不輕易放棄的鬥志！雖然實力的差距有點大，但我很感激我的對手因為有他們擊敗我，我才能夠靠自己力量站起來！才有現在拿冠軍的我，那時被教練載回家的路上，剛好經過沿山公路這有連綿的山巒，剛好又是傍晚時分，夕陽那橘黃色的光芒灑在天空還有雲朵，此刻的景色就好像一副藝術的畫作映入眼簾！我凝望著山景並默默的在心裡說，「感謝一路上當我最低潮的時候，有你鼓勵著我突破自己！」剛好其中三朵白雲的圖案似乎是組合起來是一個可愛的笑臉，它緩緩地飄在山巒的旁邊，或許它能感應的到我在跟它道謝吧！

但其實我只有心情跌到谷底或是感覺自己迷失了目標，我才會凝視著山景，不然我不會有那麼多的啟示，因為高大且威武的山，彷彿是我的靠山！讓我燃起重新突破自我的勇氣，然而有一次我看到當烏雲密佈天空的顏色灰濛濛的時候，且如果剛好想看山巒怎麼辦？山巒被烏雲籠罩住了，原本要抬頭就能看到的山巒，但現在整片都是烏雲！沒辦法看到那雄壯的山巒！剛開始覺得心情低落的時候，突然想到「雨過天晴」之後我就馬上回家等待著放晴的時候，在去欣賞各各景色！還好我趕緊回到家，因為外頭現在就下起傾盆大雨了，在家裡我望著天空不斷地一直掉雨滴烏雲更加沉重，看著看著眼皮就越來越沉重，於是我就睡著了。睡夢中的我，耳中漸漸聽到我家客人燕子的叫聲，我睡眼惺忪的看著外面，太陽照射地面「耶！放晴了！」我就從沙發上跳起來，趕快去外面觀察雨過天晴

的景色，哇！果然所有的花草樹木都被雨水洗淨一般，格外的光鮮亮麗！之後我就走去最能看到我家後山的地方，真是不可思議！剛剛被烏雲籠罩的山巒天空被洗淨後更加的清晰！天空好乾淨，這時候看著山巒彷彿在它上面的樹木及動物我都能一覽無遺！而現在的心情則是「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啊！所以這就是我所迷戀山景的原因。

雖然它不是個生命但它讓我在低落或是快樂的時候都有個啟發和紓解，那您呢？是否也有同樣的感受呢？不妨下次看山景的時候，也一起體會它所帶給我們的真正的體會吧！

## §評語§

### **楊錦富老師**

把心中所感投入山巒水澤中，平直寫景兼抒發靈性的美感，筆法運用，不落俗套，非只是外在的描繪，乃是心靈的通達貫串。

### **林文華老師**

由觀看山景連結到內心的啟發與感動，具有說服力，文辭暢達。惟段落區分需再清楚一些。

### **曾喜城老師**

寫山景有情。

### **陳麗娜老師**

敘事平順。

### **孫中峰老師**

意境宏闊，情思與自然渾融合一。

### **孫吉志老師**

標點太少，前後連貫稍嫌勉強。

## 【莫忘初衷】梁家婕

「莫忘初衷」這一句話寫起來很容易，但真正去做卻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然而有多少人還沒成功之前就放棄，就先退縮了呢？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抱持著理想，走到成功的道路上，身為運動員的我，一直都把這句話放在心中，深怕自己遇到瓶頸、挫折會一蹶不振，害怕忘記當初堅持走到這一步的決心，莫忘初衷這四個字是我前進的動力，也能讓我在想放棄的時候，給予我重新站起來的勇氣。

國三踏入體育壇的我，選擇了大家認為暴力的運動—拳擊，這項運動在別人眼裡或許很殘暴很血腥也帶有危險性，但其實它並沒有想像中的暴力，它是一個需要靠頭腦分析、肢體協調，以及力量運用的一項運動，拳擊不只帶給我無限的成就，也是我人生的老師，它替我上了「堅持」這個課程，拳擊是一項需要很多體力和強大肌力的運動，訓練心肺耐力的時候，在身心已達疲憊之餘，我們得咬緊牙根靠意志力撐下去，夠堅持而且有目標的人才能完成這些艱難的訓練課表，然而並不是一切都能如自己所願的順利，會遇到低潮期也會遇到許多誘因讓你想放棄。

我是一個體力不好而且肌力很差的選手，常常無法完成教練給的課表，每次訓練心肺耐力的時候我永遠都是墊底的那一個，常常跑到哭跑到不想跑用走的，甚至有時候為了逃避練習，請假不去學校上課，但我身邊有一群不時給我鼓勵的同伴，會陪我擦乾眼淚繼續完成訓練的課表，會找我自主練習加強自己的不足，會給我心靈上的安慰，就這樣我們一起熬過許多大大小小的比賽，從縣內的比賽到全國的比賽，然而在老天的安排下，去年我順利取得國手資格，在5月份的世界女子拳擊錦標賽中代表臺灣出去比賽，當下很開心但壓力也很大，我不是條件很好的選手，沒有身高優勢沒有體力和肌力上的優勢，膝蓋又帶著傷，怎麼跟國外的選手拼呢？害怕自己的表現讓所有人失望，當時陷入低潮期，不管打拳的技術還是體力都沒有明顯的進步，所有人再怎麼給我鼓勵我依舊提不起勁，直到身邊出現了一個貴人，他沒有多說什麼也沒帶領我練習，就只跟我說了一句：「不要忘記當初堅持的目標」，這一句話深深把我打醒，原來我忘了自己打拳的目的是什麼，忘了身邊有看重我的老師、教練，更忘了還有一路上陪伴著我支持我的隊友們，所以我又回到原點重新再出發，調整自己的基本動作，慢慢練回體力甚至自己加重課表，並在訓練過程中，帶著開心的心情面對所有挑戰，那樣的日子過了一個多月，在那次比賽中我拿下了世界第三。

初衷，對一個運動員來說相當重要，它是調適心態的一個重要角色，當選擇逃避或選擇放棄以後，成功一半的路會瞬間化為烏有，當遇到瓶頸的時候，記得停下腳步回想最初堅持的信念，別急著做出決定，因為一個小差錯或許會讓我們走上不正確的路。

## §評語§

### **楊錦富老師**

題意甚佳，頗具鼓勵性。寫拳擊的運動員始終堅持不懈，取材立意均佳，惟如能在艱辛的過程中，穿插一二師長訓勉用語，使轉折之間有其活潑性，言述或更得體。

### **林文華老師**

描寫自身經歷，主題明確，具有奮發向上之精神。

### **曾喜城老師**

親身說法、說理清楚。

### **陳麗娜老師**

敘事平順，文辭流暢。

### **孫中峰老師**

層次分明，表達真切厚實的人生體會。

### **孫吉志老師**

結構完整。

## 【途中】吳達人

「要是能在遠離都市的地方落腳就好了。」這是住在吵雜都市中常常聽到的一句話，要是真的離開都市，從而居住在寧靜的村莊，應該會有不同的感想。別離都市那些刺耳的聲音、那些燈光。踏上火車，過三個小時就到站，鬧鐘上的時間也設定好了，就算睡著也沒關係。

「北上上去的地方一定很繁榮。」、「真好，記得帶名產回來啊。」腦海中莫名地出現聲音，不是北上就是去繁榮的都市，也不是每個地方都有名產可以帶回來的、不是甚麼都可以留在身邊的。在我身旁的總是不斷替換著，幸好是從大站座車，很容易就可以有窗邊的位置。小火車緩緩行駛向目的地。慢、慢、慢，腳踏車的速度都可以快過小火車。沿途上的山路風景或許很美，可惜那種感覺是屬於遊客而不是常客。沒得選，有時候甚至開始擔心會不會突然掉下落石，再上頭條版面。

夜裡沒有星空，剩下清晨的鳥叫聲。聲音像是老鼠，音調在更高些、清澈些。空氣相較於都市比較乾淨，能見度也較廣，不過四周都是山丘也看不到多遠去。步行十分鐘就可以到火車站，由於是盆地主要道路也很少。到市區一趟就是一個鐘頭，出門就是耗上一整天。早市則成了很重要的商圈，能夠滿足日常所需。從大橋望去，可以看見比市區還豐富的色彩，最特別的是偶爾會有划船活動，也有釣客守在溪邊，不時垂下釣竿。可是我卻從來沒見過大魚，倒是見過不少在溪邊洗衣服的人。

晃啊、晃啊、晃。也許用一個字就可以形容我來這裡的目的。移動在於步道上，有些時候我喜歡用雙腳漫步，那樣可以留意到更多。鐵馬是好夥伴，他可以帶我去更遠的路，見識更多風景，或是前往秘境。心的秘境中。有一艘漁船，從甲板上的痕跡不難聯想到，他的曾經有多輝煌。而現在他已經衰老，被置於河畔中央。這可不是每艘漁船都能有的榮耀呢！。周圍的河畔裡有蓮花，雨水完全蒸發就能看見，四周則由堤防，包圍而起。

我喜歡這裡，雖然他不完美。不論船上的哪一處，往外看，總會有其他樹擋在視野中央。乘坐船上，閉上眼，風吹過，搖晃著。雖說船身已被鐵條盤紮起，仍微微顫動。彷彿就像在訴說：「我還可以繼續前行，遨遊在海上。」秘境的盡頭，異常的單調，似乎甚麼都沒有，只會讓人想往回走。會不會，我是說；「我，經歷的，是否也是如此呢？」。我很怕，怕到頭來甚麼都沒有，盡是一場空。

我靜坐在船上，想用這一片安寧來接受恐懼，試圖接受這個到頭來甚麼也沒有的恐懼。最後一次坐在這裡，是不是該多欣賞一會，他如常的豎立著，那我也像平常的走吧。

終點越是平淡，反而回頭的路程，更是吸引人。無奇的秘境、清閒的村莊、繁榮的都市。

回到我所僅有的一切，那使我悲傷、氣憤、擔憂未來。卻也使我安心、開懷、健康富足的日常，使我學習如何去愛。

你的存在  
是象徵著黑暗  
還是為了襯托光明  
無聲的，你伴隨在我身旁  
即使強風大雨，依舊無所畏懼  
你是個活潑好動的好孩子  
還是位歷經磨練的長者呢？

人們總是說  
你與太陽是相反的存在  
然而，光芒越是強烈  
映射出的影子，也越是黑暗  
所謂的色彩，是光的反射  
無法觸碰太陽的你  
只能仰望光明的你  
在人們眼中，是一片漆黑  
或許是因為這份渴望、這份孤獨  
才成就了你今日的樣貌

影子，或許你就是我  
但我不一定就是你  
你是一面能映出我內心的鏡子  
只需一個念頭  
你就能變成任何顏色  
而正因如此  
我知道你真正的色彩  
那個，絕不是黑暗

挺直胸膛，正向天空  
不管怎樣活著  
直到最後一刻  
我也會向著太陽筆直的活著  
只因這樣  
才能在我身後  
清楚看見  
那熟悉的身影

## §評語§

### **楊錦富老師**

寫詩以情韻為要，字句亦能濃縮為佳，本詩用語略略冗長，稍修剪更好。若全篇看去，鋪排整齊，譬喻、擬人手法時而托出，仍能見其佳處。

### **林文華老師**

呈現影子與自身之關聯，文辭平順，結尾有巧思。

### **曾喜城老師**

影子與我之間，渾然一體。

### **陳麗娜老師**

以光明、黑暗對比，以身影映襯昂揚的人生姿態。

### **孫中峰老師**

形影之虛實辯證頗為精采。

### **孫吉志老師**

有沈思的歷程，但語言邏輯稍嫌怪異。

他是遊走在夢裡的精靈  
有著一雙清明透徹的眼睛  
會靜靜窺看靈魂的悲喜  
豎耳傾聽我心中的聲音  
淺意識裡便是茫茫大海  
足以讓冰山融出水面

你的雙手攏著一絲光明  
將燎原帶來無限生機  
在斑駁不堪的心牆日日種上木槿  
待到人間的七月天與我相逢欣賞花期  
即便是投身漫漫歲月 也無懼

幾許 幾個一年四季  
直到夢醒  
我捧著滿手蓬勃生機  
笑著對你

**楊錦富老師**

不說怎樣名為心理師，卻用旁敲的方式說出心理師的種種，寫法頗特別。

**林文華老師**

文辭平順，內容未見新意。

**曾喜城老師**

細緻描寫。

**陳麗娜老師**

語意平順。

**孫中峰老師**

詩歌之意境與韻律皆營造得宜，惜文字略有瑕疵。

**孫吉志老師**

心理師對個案的期待。

【〈考試〉】林奕辰

當鐘聲響起  
考試就成了一場戰爭  
學生就如同士兵  
紛紛提起武器準備進入戰場

戰場上安靜的有點恐懼  
手上握的筆就是我的槍  
腦袋裡的知識就是我的子彈  
作答聲如槍聲  
在緊迫的時間裡不斷擴大  
噠噠噠噠噠噠噠

當鐘聲響起  
發現我的子彈並不夠多  
但也已來不及

戰爭失敗了  
戰後的傷痛還在後頭  
手上握著失敗的證明  
受傷的不是身體  
是血淋淋的心

## §評語§

### **楊錦富老師**

用考試譬喻戰爭，構思、用語、均潔瑩有致。

### **林文華老師**

考場如戰場，譬喻尚可，但不夠有創意，文辭平順。

### **曾喜城老師**

以考試入詩，頗富創意。

### **陳麗娜老師**

比擬生動有趣，結構完整。

### **孫中峰老師**

譬喻巧妙精當，情思則稍淺。

### **孫吉志老師**

頗形象化考試前後的心理。

【阿弟仔】蘇卉純

四年前

玩具娃娃，糖果餅乾  
無限供應  
舉手投足總有掌聲  
可愛，是最平凡的稱讚  
公主，也不過如此

四年後

呱呱落地，細心呵護  
專人準備的食膳  
微服出巡，臂彎就是王位  
你不是弟弟，比較像王子

爸爸開始要我自己學習走路  
卻用暖而有力的手臂抱著你  
媽媽開始教我禮讓的重要  
卻把全新的一切都給了你

你的哭鬧是因為肚子餓  
我的哭鬧是因為鬧彆扭  
總是對我跟前又跟後  
卻又無法把你丟掉

我想說我不喜歡你  
你奪走了所有焦點及我的愛  
我也很厭煩你  
總愛用天使臉孔掩蓋惡魔般的本性

歲月如梭，時光飛逝  
你開始擋住我的視線，我才發覺原來你長高了  
還會居高臨下的嘲笑我  
你的身高和心智並沒有成正比  
打我、欺負我、頂嘴、嘲諷，益發惡劣

但是，你不再對我跟前跟後，關注我了  
你有自己的交友圈和生活

也許，我總是掩飾自己的感情  
因為我想多跟你相處，但我不知道怎麼開口  
所以開始埋怨你的不合群  
即使我只是想要你多加關心我

阿弟仔，其實我很愛你  
就算你總是沒大沒小  
姊姊我還可以保護你  
若你被欺負，那就是欺負我  
我想說，我會當你的好姊姊

也許，我們都會長大  
你會離家、離我很遠，我們會更疏遠  
但你一定要記住  
我永遠都是你的姊姊  
覺得筋疲力盡、身心俱疲時  
姊姊都在你轉身可觸及之處  
不會有到期的那天、也不能讓你退貨

## §評語§

### **楊錦富老師**

對阿弟的寄語，關懷中寓著濃濃的期待，使兄姊的溫情躍然而出。

### **林文華老師**

用語淺白平實，情感真摯動人，頗能呈現姊弟情誼。

### **曾喜城老師**

姊弟之間，複雜的心思。

### **陳麗娜老師**

敘事平順。

### **孫中峰老師**

有結構，稍嫌直白。

### **孫吉志老師**

反映親情實況，饒有意趣。

【妳不在了】李婉菱

家附近的大海還彷彿如以前一丁般潮汐，  
海風拍打曾經有妳蜷縮著的左肩，  
那是離心臟最近的位置。  
世界的某個地方，  
是誰在伴妳走過另一片沙岸呢？

妳不在了，  
艷陽下的海灘少了熟悉的身影，  
照片也缺失了曾經天真的笑容。  
天空中逐漸隱去身影的海鷗，  
好似記憶中妳當初離開時的堅決，  
在不自覺流下淚的眼中相互重疊。

妳不在了，  
突然間的翻身，  
我在淡默無光的月色下醒來。  
夢中是最後一次的相擁，  
妳輕柔的嗓音還迴盪在耳旁。  
那依靠起來太過纖細的身軀，  
脆弱中帶有著不容忽視的倔強，

直到無法擁抱後才深刻明白失去的惘然。  
心裡縫紉著撕心裂肺的缺口，  
卻始終不願面對那份真實，  
妳不在了。  
妳，不在了。

## §評語§

### **楊錦富老師**

以回憶筆法寫往昔相處情形而托之以詩，在回味上，容有一股愴的哀傷，這毋寧是本詩的優點。

### **林文華老師**

段落分明，情感濃烈，掌握詩的節奏與韻律性。前三段以「妳不在了」開頭，第四段則以「妳不在了」作結，變化中見巧思。

### **曾喜城老師**

寫友情或愛情，結尾入詩。

### **陳麗娜老師**

抒情平順。

### **孫中峰老師**

失落之情見諸形象表達，自有動人之處。

### **孫吉志老師**

末三行佳。

【遺愛】張藝馨

緊握我的頸椎，  
注射你的關愛。  
剪開、切開，不必猶豫，  
你將會是最了解我的人。  
給你我的雙眼，  
當你手中的紅寶石。  
給你我的心臟，  
拼上你心中的空缺。  
給你我的大腦，  
添上你腦中的見聞。  
將我浸入福馬林，  
我就能永遠屬於你。

【滿路香 | 飄滿鄉】張曉鈞



【心安之處】黃伊廷



【恭送王駕】許清祥



【問】鍾又欽



【文化采風縮影】曾奕瑄





【照耀前途】徐瑋呈



【大武山的孩子ㄋㄚˋㄩˇ~麼美】鄭宇涵



【籤櫃】劉峻修



【收成】楊欣宜

